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輯
沈雲龍 主編

羅忠節公（澤南）遺集

郭嵩燾編

——羅山遺集及年譜

文海出版社印行

羅山遺集



羅忠節公遺集序

羅忠節公所著書曰西銘講義人極衍義姚江學辨讀孟子劄
記周易附說小學韻語總若干卷刊行於世其爲詩古文辭凡
八卷蒿叢爲編次校定旣卒業而序其畧曰古之君子不求盡
夫事之變也治其身而已不期當夫言之文也明其理而已自
詩書六藝之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誼天地民物事爲之著
政教之繁皆其身之內自足焉而窮理以居之是以修之身而
無歉著之文而不疑於其心施之國家天下而無待外求傳之

後世而俟人之取則焉古之君子待其身之重也如此公以武功立名天下卒殉國難其視天下之事盡然而如傷其思以一身奠安天下泰然而自任而其深究夫治亂之原輕重緩急之勢充然若有以自得也蓋公之學出於西銘博求夫仁之體而得其理一分殊之用研之精而辨之晰而其爲道又在夫嚴理欲之防而明義利之辨其於富貴貧賤禍福死生泊然無足動其心者而自其少時艱難困苦獨處荒山之中而世變之繁曠民生之疾苦無一不返之於身以求其變通屈伸之理其言語

動靜又一皆本之以敬而達之以誠反復夫陸王之辨以爲其流必至於放誕此其心之所存造次細微立言之旨無或踰焉者也公旣以書生視師討賊其時若李忠武王壯武及今李希菴中丞皆故從公遊明天人性命之旨體中正仁義之實起爲將帥功成身顯誠所謂古今事局之變者而公之自命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固其生平身負天下之重有如此也吾故論次其文以明夫學者道德之歸文章事功之盛繫夫其身之自重後有君子以覽而興焉湘陰郭嵩燾

羅忠節公遺集目錄

卷首

序

卷一

詩 里中草

望嶽

登祝融峯

羅山吟四首

羅山雜詠十首

宿九峯山

石門

筆峯

繞鶴峯

分水嶺

春日偶吟

哭丙兒辛兒

壬辰五月先祖忌日述痛

夢先兄清漪

雪僧

雪相

家居六首

秋興六首

試罷還家哭兒兆傑

哭姪庚兒

見亡後妻目雙瞽兼病疫

遊南嶽遇雨宿大銘寺

祝融峯晚眺

嶽興

望日臺

有僧

衡嶽有懷昌黎韓先生

初一曉復上祝融峯

遊嶽歸途口占

松亭渡旅舍

遊南嶽歸述懷五首

登仙壇嶺

遊雲門寺

長沙旅邸書懷

哭陳厚齋師二首

謁蔡江門先生墓

留侯

題桃源圖

社日見燕有感

七夕

夜過瓦子嶺

城南送友 集南軒句

曉過湘妃祠 集句

卷雲亭

月榭集張子朱子句

秋日偕李泚秋張尊德遊一筇亭次壁間秦小峴侍郎韻

弔蔡江門先生

放蝶

送別

湘江春望集唐

春晴

南山

春日懷劉大霞仙

春眺

晚眺妙高峯

秋日別謝健菴

別劉克菴

別高旭堂

補裘痛懷先祖

乙巳客長沙清明感懷

感懷

無雨嘆

種松

喜雨

題寒梅圖

清和既望月下偕諸生夜坐得七絕四首

春日偕館中諸生登芭蕉山

讀杜牧赤壁懷古

道光戊戌秋遊嶽題詩大銘寺壁題今十年重經此寺
拂拭舊句見和作甚多因成一律以誌今昔之感云

半山亭

登祝融峯

瀟湘舟中

白果道中

九日登芭蕉山贈左孟季

卷二

詩 軍中草

古劍

軍行萍鄉道中呈夏憩亭觀察

登章江門城樓呈江岷樵廉訪

安福道中望武功山

別安福士紳

吉安懷古

吉安謁文文山先生祠

和謁羅整菴先生祠

昌山

癸丑臘月念二日週四十六歲是日平永興賊

探野

郴州道中

郴州除夕

又

登郴州城樓

春遊

小龍駒

題三元及第圖

遊岫巖峯

禹碑

遊方廣寺

衡州懷古

石鼓書院懷古

衡州城南晚眺

衡州謁趙忠定公祠

弔李忠節公第

弔尹公穀

迴雁峯

石鼓書院懷朱子

西湖書院懷胡澹菴先生

登昭山

長沙別夏憩亭觀察

軍行湘陰道中遇雨

駐新牆驛

岳陽

苦熱

運會

登岳州城北城陵磯

甲寅八月十三平咸甯洪溝橋賊贈李石仙

甲寅九日同會滌笙侍郎劉霞仙學博登黃鶴樓

半壁山

克復黃梅縣

蒙

恩賞賜葉普鏗額巴圖魯名號口占紀事

潯陽江

對鏡

思親

壁壘

九江營次望廬山

重修周濂溪先生墓

寄劉霞仙

接左季高書

題大士閣

德化道中望廬山

撫州道中

弋陽道中聞布穀有感

離家

漁翁

軍中

遊鷺湖山和程臥梅韻

戲題鷺湖寺

上饒道中望靈山

題一杯亭

乙卯端午景德鎮營次書懷

端午

讀兵書

烈女吟

廬山吟

和曾滌笙侍郎會合詩

病中吟

雨後登江西城樓

乙卯夏余平廣信賊旋師南昌六月幾望偕甘子大主

政李篠泉吳竹莊兩刺史胡仲瑛徵君劉豫川明府

家芸皋孝廉泛舟東湖聯句

泛月聯句後自成一律時余將有義甯之役

江西送家錫菴寅伯新齋歸湘鄉

馬上銘

又

行路吟

駐營武甯

克復義甯州示同事諸君

通城九日

克復蒲圻書懷

冬至後一日江夏道中

遊白雲洞

曉發紫坊

駐營洪山南岡晚眺

泛舟南湖

立馬

丙辰正月十二日移營洪山絕頂

欲行

二月初六日督兵攻鄂城馬上口占

偽國宗韋政有馬甚雄偉投誠者獻之余試之於戰甚

善軍中有戲呼爲國宗者作國宗吟

征婦詞

卷三

論

天地

仙佛

鬼神

性理

道德

學問

文章

卷四

序

重刻六字箴言序

重刻呻吟語節要序

陳氏墨譜序

羅氏墨譜序

積祭費序

送左生孟香仲立省親徐州序

易筠亭先生七十壽序

王石峯先生壽序

楊母某孺人七十壽序

節母陳母李孺人六旬壽序

李母羅孺人六旬壽序

鍾母徐孺人六旬壽序

節母康母胡孺人七旬壽序

卷五

記引紀事說銘

遊天井峯記

遊南嶽記

遊龍山記

遊石門記

遊洗筆池記

羅山記

恥不逮齋記

此君樓記

覺夢軒記

惜字爐記

修羅氏宗祠記

思孝堂記

重修父魚亭記

重修濂溪先生墓記

重修謝疊山先生祠引

修祠紀事

號梅泉說

健菴說

悔過銘

卷六

書

寄謝大春池書

與高旭堂書

又答高旭堂書

與譚硯農書

答劉孟容書

與劉孟容書

與某友書

答雲浦書

覆某友書

答友人書

答劉克菴書

寄謝健菴書

與蔣瀛海書

寄郭意誠書

與劉孟容論水陸各分兩軍進攻書

與曾節帥論責成重任書

與曾節帥論益山退軍利病書

與曾節帥論進攻湖口利病書

與左季高論湖南協饑書

與曾節帥論東南戰守形勢書

與曾節帥論分援江西機宜書

卷七

傳

謝星垣先生傳

族祖又希公傳

賀彝齋傳

外祖蕭公蔗圃先生傳

伯祖亭樹公傳

節孝蕭母羅孺人傳

節婦羅舒氏傳

節母康羅氏傳

龔叟傳

卷八

事畧 墓表 誌銘 哀辭附

先大父六藝公事畧

蕭處士墓表

彭丹亭先生墓誌銘

劉公燦華先生墓誌

殤姪殤子哀辭

糸一列金

目録

二

羅忠節公遺集卷一

詩 里中草

望嶽

嵯峨凌萬壑突兀近三台閣向層霄出人從上界來巖前霞欲
墜天半鴈初迴待躡青雲去臨風望眼開

登祝融峯

衡嶽高難及千程與萬程風雷山下盪日月掌中攀弔古千年
蹟懷人萬里情徘徊無限意何事絆浮名

羅山吟

家住羅山第幾曲破屋三間白雲覆翠帶翻風草葉長暖聲喧
曉禽言熟夜深雨露響丁東夢裏糟牀鬱奇馥起來高旭照庭
除春睡朦朧猶未足

家住羅山第幾曲碧水繞門清可掬南窗捉絮倚垂楊北岸跳
珠挂飛瀑渴來烹茶自汲水游魚上下紛相逐垂鈎終日不得
魚高歌一曲湘水綠

家住羅山第幾曲幾株叢桂

竹青帘競沽遊客酒碧田多

種鄰翁粟日暮鄰家糶新米拾得生柴煮淡粥炊烟未熟客忽來挑燈共展奇書讀

家住羅山第幾曲百年松枝大如轂老鶴歸巢卽友朋連林積雪皆珠玉小爐無炭冷風侵好是西牕對紅旭新詩裁成無人和落落梅花香滿屋

羅山雜詠十首

羅山非一山也羣峯鈎連四面羅列居其中望之如垣如城周約百餘里其峯之奇特者不可勝紀詠其最著

者得絕句十首

黃龍山

黃龍山乃羅山西藩四面諸峯皆由此發脈橫亘十數里矯若游龍能興雲雨

湘雲繚繞影沈沈萬壑千巖醞釀深莫道深山人不到蒼生終

歲望甘霖

荆紫峯

在黃龍山西北雙巒挺峙紫色奪目

鬱鬱蒼蒼紫氣濃夕陽斜射兩三峯欲尋歸路無人問古寺空

山打暮鐘

桃林

山由荆紫峯來羅山諸溪之水匯其趾北趨于拱壩

煙雨蒸成太古春
桃林夾岸渡芳津
斯人自是羲皇侶
莫向漁

郎話避秦

石屋嶺

由黃龍南折岡巒疊起石屋嶺特立西南隅上有洞相傳爲昔人修煉之所

幻說神仙住丹邱
石牀茶竈景悠悠
梨花冷落春雲淡
三十年

前夢裏遊

余十歲時曾遊之今三十年矣

皺芭嶺

自石屋嶺蜿蜒南向翠嶺聳秀其下多異泉

石磴蜿蜒絕俗氛
古松屈曲舞斜曛
泉聲時雜春聲到
知有人

家住白雲

天使嶺

天使嶺特立南藩氣勢雄峻如天使下降

疊嶂層巒勢不休江山勝蹟任搜求雙眸已是窮千里更有奇

峯在上頭

仙峨山

山在天使嶺東南

澗邊綠水沿廚出屋角晴雲逐燕飛對坐不知天欲晚佳山水

處自忘歸

九峯山

此東藩也自黃龍南折至此皆衡岳祀幹由此一支結祝融一支結雙峯

勢壓塵寰幾萬重青天削出玉芙蓉登臨莫道羣山小人在湘

南第一峯

雙峯

雙峯與桃林諸峯會兩岸對峙爲羅山門戶

登臨到處盡銜杯
面面芙蓉眼界開
好水好山觀未盡
雙峯又現白雲隈

千拱壩

在雙峯桃林兩山間羅山之水皆由此出

江門應是五丁開
萬澗奔流觸石迴
兩岸青山渾不辨
嶺雲長自過溪來

宿九峯山

梧桐夜雨響淙淙欲數前峯霧正濃古寺鐘聲剛報曉白雲缺
處露芙蓉

石門

巖巖石壁水潺潺短短橋連兩岸山怪底紅塵飛不到深林長
有白雲關

筆峯

誰將健筆畫蒼蒼萬里長天紙一張掃盡烟雲無覓處幾行鴈
字挂斜陽

繞鶴峯

摩天萬仞快遊翱
眼底烟雲捲怒濤
莫怪同遊人不到
此峯原是最孤高

分水嶺

寒泉屈曲瀉峯巔
半入蒸湘半入漣
幻作波濤千萬里
源頭一滴響涓涓

春日偶吟

何妨年少歷艱辛
幾篋殘書略等身
才不若人須守拙
世難窮

我是安貧夜深敲句來風雨醉後添杯失主賓杳杳飛鴻雲路
遠一聲嘹唳楚江濱

哭丙兒辛兒

盡羨吾兒骨相奇誰知一病莫能醫夜臺有伴兄隨弟妝鏡無
心母哭兒藥豈傷人疑有誤德難延嗣祇增悲歸家誰復牽衣
問忍向樓頭聽子規

壬辰五月先祖忌日述痛

榴花零落影參差試罷歸來黯自悲回首當年無限恨寒衣與

盡送孫時

先祖在日屢次典
衣送澤南應試

夢回孤枕影淒淒欲覓音容路轉迷讀罷招魂聲斷絕不堪重
聽子規啼

夢先兄清漪

生前親愛翻疑夢夢裏相逢轉逼真草滿池塘人不見一輪明
月照清淪

雪僧

天花片片舞寒風妙相莊嚴立梵宮錫杖飛從明月夜紅塵隔

斷白雲中此心悟徹形原幻半偈俱無色是空待待扶桑義馭
上不將枯骨惱韓公

雪相

瑤瓊閣下水晶盤腰佩圭符上玉鑿霜鬢似綠憂國老白頭應
嘆救時難公衙冷淡心如水晶海波濤騰自寒奏罷明年豐稔
表歸來明月滿欄杆

家居

岫嶼南來第幾峰半天削出玉芙蓉山臨衡嶽千巒合水匯重

湖萬派宗怪石向人蹲虎豹長松盡日舞虬龍
逍遙已是神仙境不向桃源更問蹤

山泉奔瀉響淙淙一曲清流繞釣缸幾處桑麻人太古百年耕
稼俗敦龐裁箋欲畫山當戶對酒無朋月到牕日暮兒童歸興
滿樵歌爭效郢人腔

疎疎落落浸支吾富貴難注大丈夫事到不平惟按劍恩如可
報每忘軀笑談自若襟懷曠與會飄然芥蒂無世事升沈何足
問浮雲片片自縈紆

不到奇窮總不奇田園鬻盡忍長飢家貧幸免官催稅事少惟
來友索詩日出尙眠宵坐久客來待借午炊遲窮途莫道生涯
盡儘有文章作酒貲

西風浙瀝動江村作賦難招月下魂萬事榮枯隨氣數百年天
地一晨昏漢唐事業風雲變鄒魯遺經日月存望斷斜陽秋色
裏悠悠千古與誰論

潦倒眞成涸轍魚一編聊復度居諸詩循漢上期存古文自唐
還已失初憂世難忘天下事放懷願讀十年書齊廷自識吹竽

好羞向侯門濫曳裾

秋興

金井凋殘一葉桐平原盡處戰西風
年華半老秋懷裏血淚難銷
遠夢中俠骨翻嫌詩債長
愁城合藉酒兵攻
牢騷滿腹誰堪訴
漫擬昌黎送五窮

才不如人命又乖卞和空泣楚王階
裏尸絕域英雄志擊楫中流壯士懷
已溺已飢同感慨人嘲人笑任談諧
中庭落葉無人掃依舊歸來傍冷齋

平生何地不風波賦盡長歌續短歌到處有詩緣客久平生善
病爲愁多夜臺路隔孤魂杳衡嶽峰迴旅鴈過死別生離無限
恨蕭條此後更如何

天時人事兩茫茫旱疫頻仍民氣傷鬼送青燐寒夜月秋生黃
葉怨斜陽萬家砧杵波聲泣一笛關河野氣涼遊子未知身健

否征鴻消息斷他鄉

時弟曉屏
往洪江

頻年世事亂如麻回首青春歲月賒蘆葦江空橫雁陣鼓聲霜
冷接龍沙經天日腳三秋迴放眼風塵百感加我欲去尋陶靖

節亂山深處採黃花

二百年來未用兵謳歌處處頌昇平兒童不識烽煙氣將士誰
親戰鼓聲雲雨巫山朝暮變滄桑世事古今更寄言當路簪纓
者好把忠肝報聖明

試罷還家哭兒兆傑

試罷歸來已失歡誰知一子命先殘家人欲諱情難禁瞽婦無
言淚不乾問藥翻疑醫有誤詢期始信夢多寒

兒死日余在長沙夢兒中寒

連年三抱西河痛獨立中庭弔影單

哭姪庚兒

兒亡妻病涕潸潸一姪生存似
姪更辛酸泉途自應逢諸弟
孤魂何處覓衣襟終日染痕斑

兒亡後妻目雙瞽兼病

哭兒長日有啼痕一病纏綿

在更何言愁眉懶畫封塵鏡

寂愁看明月對芳樽

遊南嶽遇雨宿大銘寺

路遠臨奇徑更深叩佛關孤燈然暮雨旅酒醉秋山塵世千年
夢浮生一夜閒歸鴻天際轉應帶遠書還

祝融峰晚眺

峻峻衡嶽峙蒼穹落日殘霞一望中記得三番遊此地年年秋
色認飛鴻

歲興

衡嶽之高九千七百三十丈嵯峨崔巍難圖倣祝融天柱磨青

積七二奇峰角雄長煙雲萬壑資吐納九曲湘流隨震蕩上捫
日月星辰之光芒下俯吳楚閩越之宏做鴻雁高飛不可度古
洞仙巖闕榛莽溼雲未捲秋雨歇躡屐獨步青霞上夜投佛寺
待晴明詰朝天宇豁清明眾峰怒出陳秀奇萬里山河瞭指掌
寰區渺渺供雙眸四顧徬徨慨以慷吁嗟哉泰華何高宇宙非
廣後人未來古人已往大造鼓機緘高厚倚參兩一十二萬人
千年幾人長自存天壤我生此地已三遊兩鬢微霜異疇曩浮
沈奔波總故吾後世誰人弔骯髀銜盃醉臥祝融巔虞夏黃農

歸夢想

望日臺

曉色開天地孤峰接太清
白雲山下合紅日海門生
今古須臾事關河萬里情
好沽醪酒綠倚石幾回傾

有僧

有僧有僧年廿六稜稜骨格脫塵俗
書法好摹鍾與王落墨揮毫走珠玉
見余合掌喜相識夜坐談心翦牕燭
借問身從何處來欲語不語淚盈目
身本衡陽故家子蓬門舊是簪纓族
父母

卷一
二
△我原劬勞飢寒痛割胸前肉皈依佛地經廿年終日蒲團拜
天竺熒熒未堪家多難父死不能反喪服有兄傳燈已圓寂有
弟侍母復不祿一家骨肉悲凋零百年宗禋誰似續白髮老母
年七旬氣息奄奄臥牀褥秋風冷冽寒無衣炊烟荒涼食無粥
佛子身不生空桑十月前孕母之腹彼鳥反哺羊跪乳微物猶
能知鞠育欲依吾師親誰養欲事吾母身難贖吾母吾師果孰
親終日傍徨心躑躅語罷咽咽還失聲坐客聞之皆欲哭我見
此僧已愛惜重聞此語亂心曲混沌開闢蒸民生懿德至性誰

不足漢明引佛入東土四海赤子遭荼毒吁嗟誰無人子心忍
棄劬勞與顧復誰能爲之人其人拔身沈淪脫蛇蝮請君試看
叢林閒老牛濕濕舐黃犢

衡嶽有懷昌黎韓先生

秦火暴烈佛氏東沙門寂寞耽虛空堯舜不作孔孟死誰爲叔
季開羣蒙壯哉昌黎伯矯俗羞雷同危言斥佛老原道醒瞶聵
佛骨一表流潮州道經衡嶽登祝融甘心竄逐彌慷慨不事禳
禱邀神功雲煙頓開霧氛掃正直自足乎蒼筤嶽石何蘊蘊嶽

雲何溶溶古人不可見千載欽英風

初一日曉復上祝融峰

曉風吹我上清虛紫蓋朱陵縱目初大地山川歸吐納九天星
斗挂襟裾碧巖敲月鐘聲遠古樹棲雲鶴夢疎滄海不經紅日
照斯人長自在華胥

遊嶽歸途口占

不到衡峰千萬丈浮生那得俗情刪天浮海氣催人老詩帶秋
心伴我還腳底烟雲猶縹緲山中蘭蕙自幽閒可能福地供吟

嘯一洗迂儒面目頽

松亭渡旅舍

浙浙西風兩岸葭孤燈掩映醉流霞誰家玉笛操歸鴈
七十二峰頭月影斜

遊南嶽歸述懷五首

觀水不到海波濤空有無遊山不登嶽培塿生嗟吁
燕雀朝夕謀鴻鵠千里呼所志各有別大小安能符挾瑟
升高堂愛憎分斯須古調久不作莫厭時世趨我自鼓我瑟
王自好王筭

坤輿奠萬古海水長不溢日月轉鴻濛西降復東出造化呈機
臧運行無停刻天地自闔闢古今一呼吸人生百年中輕若蜉
蝣翼一身卽天地萬物共消息所負良不小性真忍斷失世無
濂溪翁誰爲圖太極欲語無其人蟲聲響唧唧

出門貴擇交入門貴擇書擇交不得人利盡交乃疎擇書不得
書古人長我愚嗟彼漢唐來著述盈寰區卑者談功利高者淪
虛無所言日以多吾道日以孤典謨懸日月卦象呈河圖斗室
友千古聖賢揖堂除一編抱風雨慙慙心與俱

人生若朝露落落綴清曉去者何紛紛來者何燥燥奔逐名利
途瞬息卽衰老名教有至樂日用有大道立命以待時終身免
煩惱武帝求長生始皇泛海島至今秦漢陵萋萋長春草

采采衡山芝將以遺所思所思不可見迢迢千里期長江風波
惡太行雲霧迷惑此重躑躅馨香徒自披貧賤自有命富貴不
可期南山有藜藿採之可療飢北澗有甘泉飲之無盡時春鳥
鳴樂意秋月生清輝此中有太古莫問皇與羲

登仙壇嶺

危峰俯萬仞，半日躋山巔。
攀蘿倚危石，豁然開林泉。
方池廣數畝，流水聞涓涓。
長松伴孤鶴，疎柳鳴寒蟬。
老翁驚客來，長揖導我前。
呼童烹新茶，山肴列滿筵。
自言居山久，喜結世外緣。
臨風發長嘯，莫辨隱與仙。
薄暮下深林，明月浮東川。

遊雲門寺

湘城墮寒雲，古寺快遐矚。
瘦柏盤虛空，年深帶頑綠。
賢侯事修葺，斂費及眾族。
萬金不足惜，且示瞻拜肅。
佛像森莊嚴，金身三丈六。
寶鼎施檀香，數里噴濃馥。
老蛟噤無聲，古井水堪掬。
世人

慕慈航所期在煦育風雨生高秋窮民歎無屋

長沙旅邸書懷

人生最樂在天倫寸草春暉感性真無母已深千載恨何人能
保百年身晨昏屢曠緣爲客菽水無供始覺貧卻羨當年毛義
檄博將微祿等奇珍

哭陳厚齋師

野景荒涼月色遲少微星墜不勝悲逢人說項偏憐我載酒從
雄憶訪師白雪凝階空入夢春風識面費尋思傷心最是彌留

日猶拂華箋擬寄詩

小住蓬萊祇自奇

先生自號蓬萊小住山人

半生不受世塵羈字規魏晉翻

疑古文慕周秦懶入時傳世有書多未了封侯無相更誰知幾
回烟雨空濛候淚灑東風聽子規

謁蔡江門先生墓

居平誰不談忠義臨難如公見幾人殉主獨推凌國俊偷生常
恨尹先民殘碑斷續青苔長華表荒涼白鶴馴欲弔忠魂何處
是一輪明月照湘濱

留侯

博浪沙中膽氣橫
老人納履亦常情
胸中自有避秦計
不向桃源隱姓名

題桃源圖

避秦竟不識秦亡
洞裏風光迥異常
不種桃花千萬樹
誰從渡口引漁郎

社日見燕有感

東西萍跡度年華
春日風光處處賒
入幕都非相識侶
未知舊

燕傍誰家

七夕

終歲機絲夜寂寥
一年樂事祇今宵
嫦娥亦恐佳期誤
早放清光照鵲橋

夜過瓦子嶺

石路盤空老樹疎
荒山何處可停車
猿嘯野寺鐘聲斷
鬼哭深林月影虛
緩逐螢光尋古道
遙聞犬吠識茅廬
涼宵寂寂逢人少
獨自徐行憶舊書

城南送友 集南軒句

亭亭隄上梅源源錫潭水花落洞庭波佇立以望子

曉過湘妃祠 集句

東風道路長 皇甫會喚起牕全曙 韓子欲弔舜時人 崔塗竹聲覓何處

朱子

卷雲亭 亭在長沙城南

南山雲氣深雲卷南山靜二叟下深林脫簑汲古井

月榭 集張子朱子句

杖策下庭柯

張

月色三分白

朱

風吹渡頭雨

張

照作寒露滴

朱

秋日偕李泚秋張尊德遊一笠亭次壁間秦小峴侍郎韻

日落孤亭映佛幢
疎櫺面面倚平杠
九秋斷鴈添歸思
一片征帆隔遠江
樹老漸能同佛瘦
愁多翻欲借詩降
西來嶽麓渾相識
坐聽山鐘自在撞

弔蔡江門先生

今古興亡感慨同時窮
世亂見孤忠會聞夢繞熊湘閣
公泣潭

州我泣公

宋李芾殉難熊湘閣人稱爲李潭州先生至長沙時夢李公接之因哭奠於其廟

放蝶

何事紛紛過畫牆鄰園花放幾枝香
勸君莫入疎窗裏免得詩人午夢長

送別

君自南歸我獨留愁懷兩地幾時休
遙山隔斷行人影蘆白楓

黃一色秋

湘江春望

集唐

百尺樓臺水接天

李商隱

楚江橫在草堂前

趙嘏

娟娟戲蝶過閑幕

杜甫 杳杳漁舟破暝煙鄭谷歧路未關今日事揚巨源離人獨上洞庭

船李頻牡丹花下簾鉤外唐曹定有笙歌伴酒仙無名

春晴

嫩寒天氣放新晴雨後山光一角明窗外玉欄人小立楊花如

雪聽曉鶯

南山

南山有鳥名曰鳳凰徘徊曠野我心憂傷山空天陰於彼深林
鳳凰高飛實獲我心

春日懷劉大霞仙

去年春滿衡山麓與君花前挾書讀今年春滿洞庭湄故人不見長相思長相思隔江水長夜漫漫古人死大道由來坦如砥
男兒莫受虛名累七尺頑軀忍拋棄叱咤風雲生遠心酒酣拔
劍蛟龍避兩地相思二月天班超投筆誰少年誰少年默無語
讀書之樂樂千古篝燈獨聽瀟瀟雨

春眺

下帷絕車馬不辨天地色偶爾步林皋風景異疇昔湘水綠生

波湘山黛凝碧嫋嫋江上柳昨寸今已尺咄哉大造奇鼓鑄妙
翁闢人生百年內迅若搏風翮屈伸各有時莫爲形骸役人事
有盛衰大道無消息此意誰與言危坐讀周易

晚眺妙高峰

城南多勝蹟薄暮獨登臨晴雨殊朝暮江山自古今春風添客
思白髮老雄心寂寞南軒子孤蹤孰與尋

秋日別謝健菴

道光庚子春余作城南客閉戶無友朋一編長自適三月與君

逢一見成莫逆氣味清如蘭芬香供採摘願爲鸞與鶴振此丹
霄翻胡爲秋風起歸計倏已迫人生宇宙開天爵生則獲保之
不外求寸心卽安宅出當展吾志勲業炳竹帛處當完太璞愛
身同珪璧窮達各有命世網等山積我年三十三光陰坐虛擲
一事兀無成負重安可釋感君獨年少願君自愛惜勿謂成名
易循之實難核勿謂歲月長轉盼成今昔努力愛春華味道資
麗澤聚散自有緣結交戒未隙抱此區區心不在形與迹送君
秋月明浩浩湘天碧

別劉克菴

昨送謝子歸悠悠繫我思今復與君別風雨增淒其君居瀉水
濱我居湘水湄白雲橫碧空各在天一涯春初憶逢君桃李芳
滿蹊轉盼涼風高落葉堆空幃人生幾朝暮譬彼秋露滋德業
炳宇宙道義相扶持處世一無補百歲空奔馳松柏傲霜雪花
草爭春暉歲寒見本性何用趨時爲君年正少壯抱負偉且奇
一編汲修綆勵志追軒義至樂敦天倫歸求有餘師嶽麓峰巒
瀟瀟湘水漪漪孤舟一揮手萬里征鴻飛

別高旭堂

憶與君叔交一見消我鄙潘之不可濁汪汪千頃水因得把君
臂一家羨濟美君性特恬靜靈臺滌塵滓閉門揖古人風雨讀
經史立身等圭璧攻借他山砥我本山中人侯門絕珠履貧賤
兀自甘味道步先軌愛君不我棄結交蘭臭比臨別索贈言中
心何疊疊大道無古今至性飭人紀養之非外鑠幽微嚴視指
如遊九折阪失足絕所恃如撐逆水舟鼓棹難中止自卑而登
高眾山空眼底願君保初心慎終如其始濼溪有的派遺澤挹

湘沚風月橫碧空庭草長青紫

補裘痛懷先祖

冷雪凝階二月初羊裘補得勝華裾風霜記否當年苦典盡春袍送讀書

乙巳客長沙清明感懷

兩年旅邸過清明佳節重逢倍愴情麥飯遙憐諸弟薦松醪獨少一人傾高堂白髮貧中老遊子青春客裏更嶽麓峰頭雲霧暮不堪重聽鷓鴣聲

感懷

一程又有一程過躑躅中途遠若何不忍窗前臨鏡照新絲恐
比去年多

無雨嘆

丁未三月清明節愆陽亢旱龜兆裂溪河乾涸桔槔停九仞寒
泉不容掘農夫抱鋤那得耕隴頭悵望語嗚咽去年飢饉民莫
聊五月以來雨腳絕自秋徂冬少冰凍欲飲無水競若渴可憐
十室九已空倉廩乏糧鼠罷囓今年家家畏魃虐歲倘再饑民

靡子我聞隆冬宜冷冽陽氣潛藏不可泄春來生育始暢茂天
道鬱久後乃發憑誰具此回天力滂沱一雨三農說

種松

種松須待時十年不成樹種桃經兩載桃花滿春路我有一畝
園正爾饒佳趣種松兼種桃愛惜還保護春來花爛漫灼灼綴
輕露遊客時吟賞蜂蝶紛爭附但見桃著花不見松吹雨青松
長成時紅顏不可駐

喜雨

茅簷一夜雨農家百萬粟清晨荷鋤出長歌綠水曲

題寒梅圖

冉冉寒香渡水涯溪南溪北影橫斜
含情最耐風霜苦不作人

閒第二花

清和既望月下偕諸生夜坐得七絕四首

皓月凌空照綠波廣寒宮裏舞嫦娥
憑誰掃卻蟾蜍影天下清光應更多

一曲笙歌弄晚風青松翠竹影玲瓏
今宵何處無佳月照到騷

人便不同

白雲吹散鏡磨空萬里山河一望中料得故人今夜樂銅絃鐵板唱江東

看到三更酒力微月移花影度柴扉一宵好景休辜負不得新詩不放歸

春日偕館中諸生登芭蕉山

春風習習收殘雨白雲行盡山當戶引領重霄遊興飛欲上青天攬寰宇攀石捫蘿躡絕壁河山放眼成今古湘江波浪射白

日衡嶽迢遙接天柱一聲長嘯山欲搖
萬里風烟歸納吐窮年寂寞處深谷
雙眸欲放岡陵阻到此始知天地闊
眾山夷俟那足數若有人兮期不來
吾將奉之以爲此山主

讀杜牧赤壁懷古

誓掃奸矚氣不銷周郎遺恨咽江湖
英雄不爲妻孥計報國何心到二喬

道光戊戌秋遊嶽題詩大銘寺壁越今已酉重經此寺拂拭舊句見和作甚多因成一律以誌今昔之感云

佛關重叩興飄然閣歷風塵又十年兩鬢霜添新歲月數峰青
繞舊山川氣吞雲夢千波闊人在瀟湘萬仞巔勝地卻尋鴻爪
跡諸君和句意纏綿

半山亭

亭前多松樹靜坐其中
幽然意遠得絕句一首

古寺青松幾處栽半山亭畔共徘徊憑欄莫道窮千里造到峰
巔眼更開

登祝融峰

衡嶽蒼蒼峙南極磅礴萬古那可測紫蓋天柱輔祝融七十二

降爲羽翼風雲變態朝暮殊岡嶺迤分冷暖易秋高攜手怯登
臨四顧傍徨天地窄宇宙正氣自卓卓上爲星辰下山嶽北斗
潛運成元會五嶽鍾毓無南朔人生其中何渺小太倉之中一
粒粟況復光陰飛駛馳誰與大造參橐籥君不見洪水滔天龍
蛇居元璧告成莫海若又不見唐李陵夷道晦盲五星一聚啟
濂洛廟堂山林縱殊異大業同撐天宇廓負此昂昂七尺軀願
與茲山並削嶠朔風九月生霜威草木搖落鴈南飛手捫參井
入襟袖歸途且逐涼雲低

瀟湘舟中

昨日望山山在前今日望山山在後山前山後何蒼茫一片征
帆挂南斗瀟湘自古稱清絕水道西流復東折漁村網曬夕陽
煙古寺鐘打江城月江城月照影朦朧桂魄團團今又缺人生
光陰等置郵轉盼朱顏成白髮感茲慷慨柰何許欲問青天
不語醉坐艘頭意不怡只有青山千萬古

白果道中

七二峰頭繞翠微夕陽斜照吐清暉行行中路頻回首爲愛名

山不忍歸

九日登芭蕉山贈左孟香

九日朔白衡嶽歸看山無心日掩扉重陽共爾泛樽酒芭蕉嶺
上一揮手手披荆棘導先路翠壁峻嶒破煙霧霜前白雁凌空
飛萬木槎枒不知數河山縱橫幾百里四顧傍徨白雲起憶昔
高眺祝融巔奇峰嵯峨高刺天天柱石嶺出足底蒼蒼萬里橫
秋煙到此始知眾山小眼看落日低飛鳥男兒當爲天下奇
麟威鳳世所稀勿以一得遂自足名山大業何窮期悵望峰頭

夕照落紅霞滿袖天如削樵歌

三

夕照落紅霞滿袖天如削樵歌一路送君歸夜深且共樽前樂

羅忠節公遺集卷二

詩 軍中草

古劍

仗劍天下遊延津不可渡不平事尙多莫便化龍去

軍行萍鄉道中呈夏憩亭觀察

平生不出鄉關內今到他鄉倍悵然
萬里雲山吳楚隔滿城風雨地天連
江村黯澹旗搖影嶺路縱橫馬踏烟
六月出征周吉甫元戎端不讓前賢

登章江門城樓呈江岷樵廉訪

突兀高城接上台千重雉堞倚江開
浙閩山向雲中繞章貢水
從天際來相見適逢多難日
持危全仗濟時才興懷往昔情多
少聊坐高樓共舉盃

安福道中望武功山

萬峰爭插白雲隈吳楚分從嶺上來
樹向崖邊懸日月天從山下
鼓風雷中原烽火經年見上將軍
書幾度催欲躡仙人最高
頂征途日暮獨徘徊

別安福士紳

無端小醜掠安成

安福古安成地

鼙鼓喧騰四野驚天爲域中驅寇盜

人從夜半掃欃槍

八月十三帶勇抵安福甫傳餐素和大股匪至一夜平之

連旬虎帳資羣

策

駐營安福一月興諸紳招集練團以圖善後

他日魚書繫遠情運際中原多事日

書生還欲請長纒

吉安懷古

吳岫參差吳水深吉州人物舊傾心文山正氣彌天地永叔文章轍古今烟靄鷺洲秋澹澹月明螺嶺夜沈沈伊人不見蒹葭

老獨酌金樽理素琴

白鷺洲在郡城北上有鷺洲書院螺嶺在城西下有文山先生祠

吉安謁文文山先生祠

孤臣長往道長留 一代垂亡壯志酬
宋室崇儒三百載 文山樹節幾千秋
燕雲慘澹悲前事 吉水淙泓記舊遊
十七史從何處說 崇祠高枕贛江流

秦和謁羅整菴先生祠

邪說喧騰遍九區 困知一卷闢荒蕪
千秋道脈延濂洛 一代醇儒繼薛胡
南贛江頭風浪險 西昌城外月輪孤

秦和古西昌縣

吾宗原

自豫章衍細認淵源守舊模

昌山

在袁州府北
爲一郡要害

吳楚咽喉一徑危橫江鐵鎖度遲遲蒼崖夾峙排天柱綠水中
流拂地維雲雨時隨朝暮變山川不逐古今移安邦在德還憑
險此地能當十萬師

癸丑臘月廿二日四十六歲初度是日平永興賊

盛筵忽向戰場開羅拜階前盡將才願共斯民登壽域春風齊
醉紫霞杯

探野

殘冬萬物盡凋摧
閱歷風霜又一回
探野直疑生意盡
寒梅嶺上報花開

郴州道中

層冰冷冽路羊腸
立馬懸崖問大荒
一步前行一步滑
未知何處是康莊

郴州除夕

腥血濺中原
江湖鼓角喧
四郊未全復
一勝何足言
蘇自湖南

出師從嶺北屯好將除夕酒今古事重論

又

窮年萬里握兵符將士歡聲徹夜呼未識江南歌舞地管絃猶似去年無

登郴州城樓

孤城斜倚白雲端南北咽喉路幾盤嶺上風烟連粵管磯頭波浪下湘灘事當潰處幾先見瀾到狂時挽更難消息應隨生意轉萋萋春草滿欄杆

春遊

萋萋春草滿江頭
江上春遊幾酒徒
山鳥不知人盡醉
花閒猶

自勸提壺

小龍駒

有馬較諸馬獨小臨陣奮迅過之疾徐進退無不如意呼爲小龍駒

兵家勝負決須臾
幾度疆場得意驅
莫訝將軍天上到
出羣應

識小龍駒

去秋平安福時有天上將軍之語

題三元及第圖

馬頭爭看狀元紅
玉絡金鞍紫苑東
試罷三場喫不盡
好將溫飽與民同

遊岫巒峰

孤峰凌碧落
奇石洩氤氳
綠野千家雨
空山一片雲
碑摹神禹

字嶺覓巒殘墳禹碑在岫巒寺後峰巒有亂石一堆人稱爲巒殘和尚墓樽酒逢僧話鐘聲

幾度聞

禹碑

滔天洪水蛟龍舞
鑿河疏江夏大禹懷
襄日抱生民憂
不矜不

伐神刊旅後人詠古率好事紀功勒石鎮寰宇茲碑久已峙衡
嶽有唐迄宋祕莫覩昌黎晦菴勤搜求空見猿猱泣烟嶼南荒
日月暹光怪七十七字蝕不腐天生樵客何子一捫徑肯受山
鬼侮句奇畫詭識者少諸家詮譯自莽鹵渾渾無涯姚姒書顧
此譏劣那足數我來登峰秋色深岫嶮咫尺阻風雨把酒高歌
醉莫辭欲問山靈默無語

遊方廣寺

蓮花簇簇擁龍湫澗水琤琮漱石頭

寺在蓮花峰峰下有黑龍潭瀑布飛懸石壁鐫海南

龍湫登嶽從知天下小臨風曾記古人遊
名山論道朱徽國子朱

偕張南軒先生遊南嶽宿方廣寺唱酬最多今有二賢祠駿馬籌邊李鄴侯鄴侯隱衡山今有鄴侯書院

惟祝長江烽火靖殘書一卷著丹邱

衡州懷古

重鎮清湘據上游煙雲縹緲望中收
蓮花嫋娜西湖月柳樹鬢

鬢石鼓秋九死不移趙沂國孤城獨殉李潭州
今來古往成何

事山自青青水自流

石鼓書院懷古

幾載浮沈念故吾登臨一望倍踟躕朱陵洞外漁歌續春草橋
頭月影孤學問不緣科舉重經綸當自性天敷紫陽碑記今猶
在未識人從展讀無

衡州城南晚眺

湘水灣復灣祝融不可攀生民幾治亂萬古此江山波浪迷三
楚風煙入百蠻樓蘭猶未斬何日解刀鏢

衡州謁趙忠定公祠

小人肆奸僞快逞一時意君子樹勁節沈寃萬世雪一時一何

暫萬世一何久蓋棺論乃定梟鸞各妍醜重華不朝年復年御
批八字誰敢傳先皇夢授湯鼎重身負白龍飛上天志安社稷
事從容宗室微臣那論功京鏗側目侂冑怒一網打盡朝爲空
堂堂太學六君子爲公訟冤不怕死昨日上書哭金門今朝編
菅五百里罷公相位怒不休福州旋向永州流暴卒衡城毒何
急操戈者誰曰錢鏊公出知福州胡絃奏其圖謀不軌安置永
州過衡衡守錢鏊承侂冑密諭暴卒於闕
福忠魂淒淒泣雨雪正氣耿耿壯日月百代清議畱丹書千秋
廟貌倚城闕拜公之祠對公歌宦海波濤柰若何秋風蕭蕭度

湘水坐讀離騷弔汨羅

朱子聞公死註
離騷以誌憤

衡州弔李忠節公芾

元兵長驅圍潭州潭城夜半鳴梟
鷓壞雲慘澹殺氣壯赤河洶
湧腥血流安撫李公建大纛力捍
孤城勢窮蹙臣力已竭分當
死臣家百口義無辱慷慨登樓命
沈忠先殺家人後殺公公既
殉國忠殉主主僕堂堂各千古節
義之聲動三湘盡願死節無
生降或身自焚或投井或縊林木
遙相望朝廷養士三百載到
此日月爭光采忠魂耿耿羞仇讐
君臣浮海同千秋

弔尹公穀

公爲衡州守與李公芾殉難長沙

潭州破湘城圯尹公穀命兒行冠禮流離之際何從容正欲爾
曹冠帶見先公禮成舉家赴烈火死生關頭見真我

迴鴈峰

鴈峰城南一小阜佛閣參差擁烟柳平坡聳起十餘尋胡爲列

之七十二峰首

南嶽七十二峰昔人謂迴鴈爲首嶽麓爲足

衡州城下匯蒸湘萬岫

千巒繞滄浪我欲一窮千里目遠山蔽之徒心傷忽憶昨者登
衡峰嵯峨窮劣凌蒼穹紅日浴殘滄海隘白雲洗盡天宇空顧

此區區一塵微芥子那能擬須彌不知何人誤位置遂使迴鴈
之名長與紫蓋祝融齊世事茫茫類如此何須更問非與是烟
雨池邊醺酒熟倚欄醉倒瀟湘水

石鼓書院懷朱子

天不生尼父萬古矇其視天不生紫陽百代聳其耳元氣會南
宋哲人應運起上探鄒魯奧下契濂洛旨天人辨危微理欲融
渣滓著述垂古今名言發至理懇懇開羣蒙孤詣百世俟落寶
七百年誰人繼芳趾嗟彼小儒輩紛紛肆謗毀浮雲自朦朧日

月自光輝我來石鼓濱殘碑聳湘沚讀罷意瞿然獵獵秋風起
西湖書院懷胡澹菴先生

丞相主和議天子忘前恥今年貢歲幣明年奉臣禮偷活小朝
廷計墮金人詭凜凜通直郎抗疏冒萬死正氣薄風雲危言泣
神鬼欲洗社稷羞那投丞相喜丞相怒不休孤臣徙萬里

登昭山

懸崖蒼翠俯汀洲清絕湖南一望收衡嶽雲開三楚勝洞庭波
匯九江流斜陽樹影留僧榻古寺鐘聲墮客舟萬里兵符星火

急憑欄四顧意悠悠

長沙別夏望亭觀察

波浪重湖險風烟蜀道清
況當兵火後共此別離情
車蓋連新驛旌旗出故城
茫茫滄海事何以慰平生

軍行湘陰道中遇雨

戎馬書生腰佩刀
頻年征伐擁旌旄
新泥亂滑中軍驥
細雨斜侵戰士袍
寇盜有心營免窟
將軍無意讀龍韜

時賊陷岳州陷常德湖北兵勇

潰散撫鎮南走旅亭寂寞憑誰語
自檢軍書對濁醪

駐新牆驛

慘澹新牆驛招搖大將營從來征戰地不盡死傷情白骨餘芳草青燐雜短檠莫誇麟閣績

聖主慎佳兵

岳陽

洞庭南北古名都萬里河山入畫圖楚粵咽喉連五嶺荆襄形勢控三吳先生自合求龍臥小醜甯容負虎嶠惆悵岳陽無限事好憑舟楫濟江湖

苦熱

苦熱鬱江城三軍不可行炎雲蒸大野赤日亘長營戡亂將軍
意思歸戰士情莫言征戍遠寇盜害民生

運會

運會今如此胡爲獨遠行一身將老大四海未澄清慷慨千秋
志艱難百戰情人生有大節何事問君平

登岳州城北城陵磯

城陵磯下浪如雷渺渺雙流亦壯哉已蜀水從三峽下洞庭波

百九疑來西南鎖鑰資雄鎮今古艱虞識將才烽火纔經人跡
少不堪重上望江臺

甲寅八月十三平咸甯洪溝橋賊贈李石仙

戎行奔走幾書生吳楚東南次第平記得去年今夜月揮戈會

共掃欃槍

去年是日克復安
福城池石仙與焉

甲寅九日同曾滌生侍郎劉霞仙學博登黃鶴樓

參差城郭水雲隈黃鶴樓高接上台遠樹半緣烽火盡寒花獨
對戰場開古來興廢無成局天下安危仗異才江漢滔滔古如

此西風落日且銜栢

半壁山

大盜扼重險王師據上游一朝攻壁壘萬骨積山邱

初四一戰殺賊數千

墮崖死者以萬計

崖石千尋立長江一帶流殺人忍盈野爲復匹夫仇

克復黃梅縣

窮寇踞山城雄師一戰傾奇功歸上將大難靖蒼生荆楚籬纔設徐揚盜未平憑誰守此地將士好東征

蒙

恩賞賜葉普鏗額巴圖魯名號口占紀事

巴圖魯號錫 神京伴食軍中浪得名夾道士民齊拍手馬頭
原是一書生

潯陽江

水驛荒涼月色寒美人停撥夜長歎經年兵火潯陽道縱有琵琶不忍彈

對鏡

中原亂未休血戰幾經秋無以慰黔首因之垂白頭人心懷北

宋天意祚炎劉無事傷遲暮誓殲天下仇

思親

豈無四方志高堂柰老何思親雙淚落親淚比兒多

壁壘

壁壘老江潯將軍慮患深安危天下計憂樂古人心鄂渚雲千

里聞賊復廬山瀑萬尋東南兵未解長劍起龍吟

九江營次望廬山

烽火滿神州匡廬付臥遊地分衡嶽秀峰壓贛江流鹿洞人何

在潯陽戰未休蕭蕭鳴駿馬誰與賦同仇

重修周濂溪先生墓

關閩延道脈伊洛接心傳不有濂溪子誰開宋代賢
言餘書以外意在畫之先千載墓門下萋萋草色鮮

寄劉霞仙

此地纔平彼又傾一軍難望大功成合應有客籌全局
江北江南兩路兵

接左季高書

事業極伊呂浮雲過太虛矧茲一戰績已出二年餘世事知胡
底臣心敢負初亢龍終有悔珍重故人書

題大士閣

危樓百尺俯江濱寶相莊嚴費萬緡銷盡湘南兒女血梵王宮
裏現金身

德化道中望廬山

清清山下泉鬱鬱山中木煙雲何蒼茫不見真面目

撫州道中

不知春欲暮春景日空濛
烟雨二三月甲兵千萬重
劍光飛電白袍血染桃紅
相對無窮恨銜枯問太空

弋陽道中聞布穀有感

山禽何事苦相催江上田疇半草萊
幾度欲耕耕不得亂離空自見春來

離家

不遂居山願離家萬里遊此身一許國
艱險復何憂建業山東向瀟湘水北流
藉誰平海漕歸臥楚江頭

漁翁

萬里鯨鯢鼓浪行湖波山立海雲生
漁翁孳網艖頭立見慣風濤總不驚

軍中

幾年戎馬度雄關百萬軍中亦等閒
笳動五更明月曉營連萬幕夕陽殷
羣謀定後閑拈句一戰歸來飽看山
世事多因忙裏錯好從靜處制羣蠻

遊鵝湖山和程臥梅韻

鵝湖山在廣信西南鉛山縣境賊平後遊之鉛山大令
程臥梅至相與覽石井觀音巖諸勝蹟臨行臥梅以詩
餞次韻四首兼別鉛山人士云

爲愛名山駐戟牙白雲深處問僧家鵝湖山下紅千樹知是潘
君縣裏花

出山猶是在山清石井琮琤水一泓溪上良田千萬頃餘波到
處潤蒼生

鉛山無石不玲瓏玉筍班班琢化工尋到幽巖深窺處當頭一

綫見蒼穹

浙隘閩關接信州東南形勝望中收軍行非戀登臨樂快觀斯
民與共遊

戲題鵝湖寺

粵匪所至輒焚寺觀諸佛菩薩無不在劫數中賊踞弋
陽將及鉛山余督勇平之得免於難偶遊鵝湖寺僧謝
焉時四月八日浴佛期也

佛場劫火不曾饒此地莊嚴幸未燒再造何人君識否好將今

日作三朝

上饒道中望靈山

靈山有七十二峰與南嶽相似嵯峨萬狀東南勝境也
記別祝融道路長夢魂猶是繞衡陽參差七十二峰頭石卻認靈
山是故鄉

題一栢亭

亭在廣信城南乃宋趙忠定公遺蹟黃勉齋先生詩有
一栢復一栢之句

羽書飛楚越烽火燼樓臺醉後渾忘卻一栢復一栢

乙卯端午景德鎮營次書懷

香蒲綠艾挂營邊走馬疆場歲月遷偶住此閒逢令節未知何處是來年荆襄地據中原奧江浙雲連海國天豈爲封侯馳遠

域

王師急欲解民懸

端午

久不作歸計中原亂未平忽逢端午候頓起故鄉情白髮高堂

鏡青燈稚子檠何時淨蠻雨脫劔返龍城

湘鄉古龍城地

讀兵書

至仁原無敵湯武兵書祖惟使三軍心共知萬姓苦飛揚猛士
風靈霖王師雨逆命有苗民兩階舞干羽

烈女吟

德興縣武生朱步衢之女名嘉順無兄弟誓養父母終
其身賊至隨母避亂山中爲賊所逼不從死之

妾身如白玉晶瑩淨渣滓與爲賊子辱甘作刀下鬼妾死何足
惜高堂誰甘旨

廬山吟

秋風船向巴邱泊高樓遠瞰天光落嚴冬駐馬潯陽江廬山未
登心已降雄師轉戰幾千里逸興橫飛寄山水山水迢迢勢奔
放章門城郭屹相向匡公舊游闕陳跡崖壑青巉列仙仗五老
尊嚴雙劒削香爐鐵船角雄長瀑泉倒瀉康王谷銀河陡落三
千丈樹鬱鬱兮峰迴雪霏霏兮雲開虎爲嘯兮猿爲哀山之靈
兮翩然其欲來長江東流流不去鄱湖巨浪胡能摧一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此山與之終崔巍我來潯陽心如煎我望廬山倍

黯然山色蒼茫自終古人事榮枯時變遷憶昔九江繁縟時牙
檣錦纜連城西琵琶亭畔管絃作甘棠湖外楊柳垂遷客騷人
聚於此競訪名勝凌丹梯自從粵管飛羽檄長江千里少人迹
夜深鬼火泣秋風山門轉盼成今昔馬蕭蕭兮江草肥旗紛紛
兮陳雲飛將星明兮妖氛微凱歌歸來兮相與共覽蓮華鹿洞
之清輝

和曾滌生侍郎會合詩

人生如荷露聚散無常期矧當爭戰後死生不可知寇盜起粵

管蚩尤揚天旗承平二百載文武爭恬嬉以此長驅入天下喧
鼓聳江漢吼鼉鼉金陵窟狐狸誰敢攫其鋒卵翼我黔黎

天子詔令下侍郎起南維水師駛鳧鷁陸師飛熊羆舊交入帷
幕經濟酬所知老筠與腐公朝夕參軍機軍旅我未學末座聊
追隨憶昔癸丑夏妖氛逼江西老筠偕我出往助岷公威賊聞
膽已落一戰旋解圍筠車漢水回我馬吉水歸共知才不逮誓
各隱衡疑侍郎何慇懃葑菲不我遺更得塔將軍拔之由偏裨
忠勇冠三軍士氣隨轉移甲寅六月初旌旗下湘磯洞庭倒巨

浪大江燃靈岸巖巖半壁山滔滔富池涓長江沈鐵鎖荆楚復
藩籬射蛟潯陽江王師欲東之胡爲江水沸長鬣鼓鯨鯢封姨
吐鬼火堅城頓雄師物論遂紛紛尤吹腐公疵成敗以論人西
施亦可媿蘄黃路迢迢鎖鑰者阿誰賊旗復西指鄂渚填積尸
東道曠與饒浙閩路嶽巖賊又搗其虛多方令我疲侍郎曰否
否禍者福之基丈夫誓許國艱險復何辭旌節駐匡廬樓船修
彭蠡塔公擬西征我兵靖東陲堂堂數路出不自惜奔馳調度
雖有方未免傷際違老爲知其故翻然出書幃欲紆侍郎憂用

慰腐公思我方戰信水不得晤鬢眉斯人既死世事尙可爲
嗟哉賊勢猖六年已於茲長江幾千里嗷嗷鴻鴈飛吳人或越
奔南人復北棲父子不相見妻孥長別離何時清寰宇大旱慰
雲霓普天兒女子共作會台詩

病中吟

炎威逼南極五月天如燬夜深涼露滴寒復襲我體體弱不能
拒表虛旋及裏腸胃失關鍵泄瀉伊胡底撫之病轉劇攻之亦
不起以是元氣傷砭此復潰彼大吏軍書下烽火驚西鄙軍行

有程期欲止難遽止吾病何足惜四海尙瘡痍

雨後登江西城樓

綿綿西山雲飛向東皋雨雨後色蒼然莫辨雲起處

乙卯夏余平廣信賊旋師南昌六月幾望偕甘子大主政

李篠泉吳竹莊兩刺史胡仲瑛徵君劉豫川明府家芸

皋孝廉泛舟東湖聯句

萬家烟柳繞東湖

羅山

夜放扁舟暑氣驅

仲瑛

香吸碧筩邀月

醉

豫川

涼酣清簟帶雲銷

芸皋

幾聲玉笛生秋思

竹莊

一曲銅

鞬起壯圖

子大

此會竟成千古勝將軍駐馬在洪都

篠泉

泛月聯句後自成一律時余將有義甯之役

東郡還騶日西郵建節初我行猶未已天命竟何如
酒吸香荷淨琴彈月影虛茫茫滄海事消息驗茅茹

江西送家錫菴寅伯新齋歸湘鄉

遊子懷歸切軍中送客難我行無定在君且報平安
憂世情何限思親淚欲彈孤舟天際去烟柳滿江干

馬上銘

茫茫堪輿賦與性真頂天立地惟賴斯人顛而不扶危而不持
保全此身將欲何爲氓之蚩蚩誰溺誰飢撫之翼之護此羣黎

又

安樂易共患禍難測疾風勁草歲寒松柏浩然正氣充塞天地
死生聽之吾集吾義

行路吟

大路灣復灣行行客意難小路不甚長征夫示周行羊腸一綫
荒草裏忽臨峭壁忽水洑大車轆轤莫能容小車麟麟行復止

行復止兮夕陽低荆棘縱橫兮宿鳥嘯欲問道兮行人稀進不能兮退安歸縱然僥倖無所失此心戚戚長歔歔如何攬轡康衢中日邁月征殊從容勸君無或求速效王道自古無近功

駐營武甯

幾經兵火後景色倍淒涼細雨新笳角秋風古戰場官貧緣短俸民散尙徵糧此事知何極銜杯夜未央

克復義甯示同事諸君

雄關四塞路難行閒道潛屯大將營艾國河山皆失險修江草

木盡成兵狼奔差幸消江右兔狡猶聞據鄂城惆悵中原多少

事流離何以慰民生

甯州四塞兵無可入之路余督勇從鼂嶺進賊失其險因以制勝義甯古艾國地修

江其水名也

通城九日

百萬貔貅擁將臺旌旗簇簇拂雲迴 王師再向南中下 帝

詔頻從北地來萬里金湯資地勢一朝事業待人才瘡痍滿目
無窮事忍向東籬醉菊杯

克復蒲圻書懷

奇陣還從閒道來將軍萬幕倚山開角聲終夜孤城破血戰經
時五壘摧幾處樓臺消劫火中原禾黍半蒿萊進攻雖險守非
易安撫尤需救世才

冬至後一日江夏道中

迢迢萬里羽書馳驛路梅花綻幾枝知是一陽初復候那堪多
難未紆時朔風金鼓山河震時雨旌旗海甸思莫道頻年征戰
苦東南大局望 王師

遊白雲洞

戎馬馳今日巖松臥昔年偶來佳境坐如與故人聯流水咽危
石重門豁洞天功成身便退一壑認前緣

曉發紫坊

走馬向無前軍書不可延霧殘迷四野星曉朗中天大局東南
急戎行歲月遷好先平武漢表裏舊山川

駐營洪山南岡晚眺

長江萬里流波浪日悠悠建業負東海武昌臨上游白沙今日
壘黃鶴古時樓無限心頭事城西月一鉤

東山先生集 卷二
泛舟南湖

水落何庸畏石尤南湖一葉盪蘋洲往來有約凌霄鷗出沒無
常狎浪鷗大策端從難處定兵機好向靜中籌金戈百萬行無
事坐聽漁翁唱晚舟

立馬

立馬洪山最上亭中原萬里入眸青粵滇風雨連南極秦晉河
山奠北滇業有千秋期攷訂時如四海尙羶腥長江漠漠蠻烟
繞得勢端須建屋瓴

丙辰正月十二日移營洪山絕頂

絕頂亘長營將軍天上行氣雄聯百里峰峻壓雙城老樹迎春
發殘烟到晚平循環今古事脫劍話孤檠

欲行

巨浪立滄海危石飛絕壑欲行即便行任他風頭惡

二月初六日督兵攻鄂城馬上口占

寇盜滿江磯中原樹義旗一夫未得所其咎將誰歸細雨花遲
放春風鴈早飛國人如望歲努力著戎衣

偽國宗章政有馬甚雄偉投誠者獻之余試之於戰甚善
軍中有戲呼爲國宗者作國宗吟

昔爲賊子騎今爲將軍用所事得其主甘與爲控縱中原誓長
驅艱難百戰共不諱國宗名晚節白珍重

征婦詞

戶外流鶯囀江干戰馬嘶思君不得見殘機理遲遲國難猶未
解無爲念深閨

羅忠節公遺集卷三

論

天地

邵子曰天地之大陰陽盡之矣其說可得而知之乎曰可太極
既判兩儀以立純陽之氣浮而爲天蒼蒼之色非形質也人望
之而所見如是也一晝一夜周行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而未嘗
息者所以稱爲健也地以純陰之氣凝結於天之中天之氣甚
厚循環不已故常聚而不散天有以施地得有以成之易之所

謂承天時行也有形者陰也無形者陽也有形之陰質攝於無形之陽氣如人之百骸五官各有定位精神血氣時灌輸於筋節脈絡之間也陰陽之最著者莫如日月日爲眾陽之宗其光乃陽精之氣所溢日質本陰者不過如火之中闇非真有形質也月則有質借日之光以爲光如水本明無日月火光以照之其中亦無所見是亦地之無成而代有終也陰氣斂陽於內陽欲出而不得則激而爲雷陰氣格陽於外陽欲入而不得則噫而爲風陰氣出而陽驅之陰不能拒陽則集而爲雲陽氣升而

陰壓之陽不能勝陰則持而爲雨此二氣之交感也物之得陽者親上物之得陰者親下飛也動也陽也潛也植也陰也鵠且求陽陽生而鵠且鳴反舌感陰陰生而反舌無聲凡物之生死伏見鳴已皆二氣之消長也是孰非陰陽之所充周者哉雖然布濩天地者氣也而綱維天地者理理生乎氣理卽存乎氣之中也氣載乎理氣實統乎理之內也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常存覆載無私天地之所以不息向使無理以主宰於其間則此陰陽之氣將游散而無紀安得資生資始化育流行之若是

哉然則天地無消息乎曰物有息必有消卽天地會有盡時繼此而爲天地者將不知其凡幾是亦惟此一理以遞嬗之也氣有消息理無消息也然則天地有內外乎曰物有內卽有外卽天地亦有盡處此外之爲天地者又不知其凡幾是亦惟此一理以統攝之也形有內外理無內外也是固以理推之合當如是耳人處天地之中微矣五官得其宜萬事得其理天以之清地以之甯是以聖人體天地之理持天地之化而天地順之故曰天地人謂之三才

仙佛

率天下之人而盡歸之無用者佛老之教乎佛氏嘗語實際一
若吾儒之所謂誠也者而究其所以爲實際者則以空寂爲性
人世之事爲盡從而屏絕之以歸於真空老氏絕去生理專守
清靜謂道在太極之先而溯乎元始者以尊之仁義禮智皆棄
之而不用二氏之說愈近理而愈亂真高明者恆溺之焉閒嘗
卽吾儒之道而折衷之太極之初渾然一理空者卽爲實之所
由寓無者卽爲有之所由寄故天之所以命諸人者謂之性固

無理之不備人之所率乎性者謂之道亦無理之不該聖
而裁成乎其閒飲食之衣服之宮室之冠婚喪祭之刑政
之禮樂陶淑之以正君臣親父子和兄弟別夫婦信朋友
得以綱維天地而不壞而天覆地載之功用亦因以彰如
未有天地萬物之先以爲真性超乎天地萬物之外以爲
是不特人事爲幻妄卽天之健行不息亦幻妄也地之承
行亦幻妄也充佛老之教不盡滅天地而不止且旣空諸
而祖其說者又欲傳託衣鉢持護沙門修煉息養以冀長

爲也哉三代以下聖學不明二氏之說因以簧鼓於天下儒者不能學聖人之學反自壞其藩籬以爲足信不知佛老之害甚於楊墨無論其敗壞聖教充塞仁義也卽此愚民之供養佈施修宮觀造塔寺設道場事祈醮聚天下之僧道食之糜之一歲之中所費不知其幾千萬計矣耗天下之財亂天下之俗始作俑者直天下萬世之罪人也已尙可信之乎哉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孔子之道不著佛老之害不止晉魏以來非無沙汰僧尼燒毀寺觀者特以未能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人心無

所依據是以旋禁之旋興之耳向使立學校明人倫俾天下之
人才盡習乎大學之道而後禁人子之喪其親者不得令作佛
事父母之有子者不得度爲僧尼而又諭僧尼之還宗者寺觀
中之田土任其耕種之貧者其父母家之宗族從而資助之知
學問者考試之昌黎所謂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禮義
之道以教之者必如是而後二氏之教可除聖人之道日著矣
惜乎其不出此也吳與弼曰宦官佛氏不除欲天下治難矣夫
宦官害及一時者也佛老害及萬世者也宜何先焉

鬼神

問有鬼乎曰有問有神乎曰有何以知其有也曰天地之大無非此陰陽之氣運行而已張子曰物之方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其所謂至者神也其所謂反者鬼也無鬼神則無萬物無天地矣曰然子之所言造化之迹也敢問人既死之後猶有所謂鬼乎曰否人之魂陽氣也魄陰氣也陰陽之氣交則魂凝魄聚而人以生陰陽之氣判則魂升魄降而人以死既死之後其氣已散安有所謂鬼者物物也人亦物也人

物共以此氣聚而生共以此氣散而死物死不聞其有鬼人死
獨有鬼乎佛氏輪迴之說則確謂其有之信如斯言天下之人
庄生死死止有此數天地生物之功用亦甚冥頑而不靈矣程
子有言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不資其既屈之氣以爲復伸之
氣夫氣之已屈者尙不可復伸安有既死之後猶有鬼可以輪
迴受生也哉曰伯有之厲晉景之夢將亦不足信乎曰有之人
有不得其死者其氣鬱鬱不散以爲淫厲是爲戾氣誠有如子
產之所言者然亦未久而不散者也至於晉景之夢由其不

義殺人心常驚悸恐其爲禍及其病也精神已失心之所思遂形於夢寐妖由心生人之夢爲鬼所擊者大率如是無足怪者然則先王之制祭祀不亦甚無謂乎曰先王之制祭祀也報功德也追孝養也天地日月風雲雷雨江河山岳其氣常在於宇宙大聖大賢有功德於民死則其氣雖散而其正氣自有不可磨之處人之氣日與往來屈伸之氣常相接續致齊致潔盡其誠敬萃一己之精神以與之爲感召未有不相應者若子孫之精神卽祖宗精神之所存一氣相傳自有可格之理謝氏謂有

其誠卽有其神祭祀亦惟視其心之誠與不誠而已矣非其鬼而祭之則我之氣與神之氣不相屬雖極其誠亦不能動之也世人昧於此理崇信二氏之說日競爲淫祀以邀福禳禍其誕妄不經不已極哉鬼神之道非窮理之至者未易言此孔子所以不語吾何敢爲之論說於其閒哉然而人心迷惑於無益之端以濁亂天下有不得不爲之辨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性理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人得陰陽之氣以成形卽得太極之理以成性孟子曰性善斯誠足以開斯民之愚蒙啟萬世之聳曠者也但性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命之性者維皇降衷厥有恆性全體渾然初無偏倚此溯原於太極者也氣質之性者天以此理賦之人必隨是氣以與之氣有互陰互陽之不同故質有或昏或明之各異得木之性居多者清則仁慈濁則柔靡得火之性居多者清則高明濁則暴烈推之於金於水於土亦然此稟受乎陰陽者也告子言性惟因其氣質之不同而不

能溯其大原孟子明辨乎天命之初以揭其本然之理特未指
言乎氣質故終無以祛斯人之惑有宋程氏出始以天命之性
兼言乎氣質之性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故朱
子稱程子闡性之功爲最大焉雖然人之所以稟乎氣者不同
人之所得是理者未嘗或異有人於此其性急躁一日自知其
失痛自損抑其人則爲平和之人也其性柔緩一日自知其非
勉自振作其人則爲剛健之人也自古至今其得氣之極清而
爲聖人者少其得氣之極濁而爲下愚者亦少其餘奮其力皆

可以爲聖賢縱其欲皆可以爲庸昏蓋從容中道者渾然太極也修身體道者復反此太極也困知勉行百倍其功以至於明至於強者仍不失此太極者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言也特人自不爲之耳丹朱商均氣質固自不美又不肯用力於道雖有其父亦無可如何向使自深其克復之功未必不可以任天下之重桀紂昏庸詬病萬世苟能充其聰明才辯之資以求道當不至於如此如水之在河昏濁已極汲而澄之可以使清也珠之在泥光輝已掩出而滌之可以使明也人不能自

致其力而反謂其性之不善其爲自暴自棄亦已甚矣聖學不明人性日失牛山之木徒供伐收可勝惜哉

道德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無一理之不具於心者道之體也率其性之本然發之於日用事物之間者道之用也大禹之治河也鑿龍門疏底柱淪孟津循其自然之迹以輸其水於海更千餘年天下無水之患至漢黃河決水失故道潰浸盈溢之禍迄今終不可救人之於道也亦然苟得其道以之齊家國育萬物參天

地而無難苟失其道以之治一身而不足中庸言道推
命之原是蓋明道之所以爲道實吾性之固有而其體
則必求之於卑邇而不求之於高遠蓋爲父爲子自有
道盡其道則太極之理見於父子也爲君爲臣卽有君
盡其道則太極之理見於君臣也爲夫爲婦自有夫婦
其道則太極之理見於夫婦也爲兄爲弟自有兄弟之
道則太極之理見於兄弟也誠能竭人事之當然固無
天命之自然者有人曰吾欲成秦華之高而此一簣之

屑覆之也吾知其必不能成其高也有人曰吾欲成湖海之大而此一勺之水吾不屑聚之也吾知其必不能成其大也舍日用事物之端而求道於荒茫微渺之域無怪其不知道也已夫修道者君子也悖道者小人也敦我天倫植我天紀序我天秩復我天常君子之所以吉也隳名教壞綱常毀忠信崇奸究小人之所以凶也遵道者安棄道者危守道者存叛道者亡人而自外乎道而猶謂其能誠此身也豈理也哉唐虞以降傳道統者數聖人而此數聖人者亦不過盡一身當然之則堯舜性之

也全此身之道者也湯武反之也體此身之道者也禹皋伊且
孔曾顏孟存此身之道者也達而行道於天下是以此一身之
道以教天下之共由此道者窮而明道於萬世是以此一身之
道以俟後世之繼任此道者人無異人道無異道古之聖賢豈
欺我哉有宋諸儒發堯舜之薪傳續孔孟之微脈聖賢之道益
以大明於天下後有作者讀其詩書考其緒論身體而力行之
可無餘事矣

學問

人欲行道必先存理人欲存理必先擴識人欲擴識必先立志
其所謂立志者何曰學聖人也今人一言聖學動輒驚疑先自
安於卑陋於身之所固有者置之而不求於身之所不有者反
汲汲以求之不思太極之眞妙合而成人生知安行雖爲吾所
不逮而其所以得於天之理者究未嘗於聖人有異程子曰學
者當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此何如遠大之任也哉自顧何人竟自小其性之若是耶此其
弊在於志之不大而其端又在於知之不明蓋擇善者固執之

基思辨者篤行之本孔子以生知之聖尙欲好古以求矧吾輩
普柔之質也哉欲陟遠也必知其道之所經而後行之不差也
欲觀物也必恃其目之能明而後辨之不謬也六經先儒之書
載義理之精微發性道之蘊奧誠爲萬古之長炬惟究其理之
所當然復辨其理之所以然凡仁之所以爲仁義之所以爲義
禮之所以爲禮智之所以爲智信之所以爲信無不因前聖之
所言以驗夫吾心之所有天人之界審之分明善惡之幾析之
毫髮始可以入德而不惑矣見理未真而曰吾欲存理吾欲祛

欲是何異由京師而不知其路察秋毫而已盲其目也哉識之不可不克者以此雖然窮理矣理固未易言循知性矣性固未易言盡知之而不行之所知尙爲空言究與吾身無補古之聖賢必以居敬之功爲要者心之出入無時莫知其向瞬息之間不加提撕天理遂因是而日亡也一念之微不加審慎人欲遂因是而日滋也惟能敬以直內則靜時存養動之所本者已立動時省察靜之所存者不虛聖學之功未有不由於此者夫立志者大學之知止也擴識者大學之格致也存理者大學之誠

意正心修身也志大則不安於小成識擴則不惑於歧途理存則不雜於物欲由是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是亦何有也哉學者不可不知之也

文章

士之不能明道者以今日之士皆文章之士士之不能行道者亦以今日之士皆文章之士非文章之士之不欲明道行道也惟徒習夫記誦詞章之學則不復求乎身心性命之學不求乎身心性命之學則道遠不能明而不能行夫文者所以載道者

也無文則道無所寄無道則文無所本古之聖賢曷嘗不有文章也哉其平日於天人之微危古今之治亂無一不會之於心而體之於身其道既得不得不以告之天下傳之後世如詩書易象春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諸書並懸諸天地而不磨者以其言皆道德之精微人生之實用非若後世文章之士徒誇其藻思已也今日之士莫不以文章爲急務鼓篋授業之後師友之所講求者亦惟此之是勉卽或涉獵乎往聖之典籍博覽乎先王之謨誥不過採其緒論以佐筆端而於其所言者曾不知

身體而力行之不思士之所以貴者以其能守綱植紀由義居仁處則以道善其身而爲醇儒出則以道濟天下而爲王佐耳如天之所以爲天者在其有健行不息之德非以其雲霞日星之光華卽得謂之天也如地之爲地者在其有坤厚載物之體非以其有草木金玉之燦麗卽得謂之地也徒竭一生之精力爲此無益之文吾不知其與百工技藝曾有區別乎哉且其文亦無可取者三代以上合文與行而一之而其文之理益精三代以下離行與文而二之而其文之理益雜試觀秦漢晉宋隋

唐之閒其卑靡漫緩詭弔繁縟富麗者無論矣卽有所謂言道
之文論道德則舍本而求末論政治則迂王而雜霸求其有合
於聖人之旨者不數數見何也其道未體之於身心無聖賢之
德而欲爲聖賢之言不能也故吾嘗謂孟子以來惟周子太極
張子西銘之書其道與大學中庸相表裏而其文之純懿亦非
後世所可及者或曰選舉之法廢士未有不由科舉者如子之
言將遜世而不出乎曰不然予非欲人不爲今之文也但不可
專精於是耳居恆致知以充其識力行以踐其實以己之所知

發爲文章出之有本其光自有不可掩者況今日科舉首重經義尤足以發明聖賢之蘊奧舉業固無礙於聖學聖學實有益於舉業也向使孟子生於今日使作時文其議論闡發必有大勝於今人者已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知乎此可以作聖亦可以論文矣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羅忠節公遺集卷四

序

重刻六事箴言序

五經四子天下幾部大陰陽文也先聖先儒古今善言陰陽者也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卽有親義序信別之理古聖賢於降衷之原性善之旨屢發明之無非欲人盡人道以全天命非有所爲而然也今之言陰騭者不然矣論身心性命之旨旣淪於虛無語天人感應

之端又泥於果報不知人之行事行己所當爲者而已爲臣必
忠豈因有報而後忠爲子必孝豈因有報而後孝古今來忠臣
孝子義夫節婦信友悌弟其忠誠正直之氣發於天理人心之
不容已富貴死生禍福利害皆不足以動其心而奪其志所以
能植綱常扶名教撐持天地爭光日月當其行之之時使有一
毫私見參之則瞻前顧後畏此慮彼未有不至於墮其節戕其
性者張南軒先生曰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
利也因有果報而後行善私心也亦市道也聖賢正心修身之

學豈如是哉吾友謝子健菴幼信因果之說欲刻近日陰騭書
行世後因讀書有得知吾人行善原爲分內所當爲非可假以
求福利者見葉玉屏先生所輯六事箴言言近而旨遠詞約而
義微最有益人身心因付之剞劂公之當世此其好善之正與
人同善之心誠不可及吾知健菴奉是編而讀之必將戒欺求
慊以不背乎五經四子先聖先儒之道以不賊乎惟天陰騭之
原凡人世一切功利皆有不足動其心者因卽其所見序之以
明其無所爲而爲此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知乎此可以言陰騭矣

陰騭二字見於世所傳文昌陰騭文其義猶漢書所謂陰德

也與洪範陰騭義別

郭嵩燾謹註

重刻呻吟語節要序

咸豐壬子曹君竹蘇偕其姪荇泉荇舫等重刻呻吟語節要於
長沙呻吟語者有明呂新吾先生所著也先生殫志聖學省察
克治既嚴且密自視其身如常在病中呻吟不已必得所以治
之者因錄其所言曰呻吟語今觀其書條暢痛快字字從天理

人情中體會而出眞足備吾人藥石桂林陳文恭公復從而節錄之欲人知其要也吾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萬物皆備惟拘於氣稟蔽於物欲遂不能無所失故人不患其有病矣患其不知病知之矣患其不求治其病其病治斯其受於天者可復竊嘆天下之士日讀虞夏誦孔孟風雨研思不遺餘力幾不啻朝採金匱莫索岐黃者足以砭膏盲而起沈疴宜乎其病無不知知無不治矣乃觀其生平顛倒於愛惡攻取之交昏潰於聲色貨利之場安危利蓄絕無所呻吟於其閒抑又何哉蓋其詩書

坐誦以爲工詞章邀利祿之具不以體之於身心心術之邪正
人品之得失國家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初不爲之繫念故處則
爲病於一身出則爲病於天下不然聖經賢傳皆修己治人之
方得其一二語卽可獲效於無窮又何至終身沈迷自蹈於危
亡而不悟耶讀先生呻吟語其亦知所反矣竹蘇叔姪性沈篤
均年少有志於學方求古聖賢所以明善復初者欲以擴其識
見保厥身心因讀是編有得亟刊之以公世自醫醫人皆於是
可見吾知其必有瘳矣昔陸稼書先生序呻吟語謂其以正大

篤實爲學其言與程朱相表裏閒有出入者少矣若節要一編則其所謂出入者亦無之也覽是編者心維而力體之勉至於望賢之域七年之病何患無三年之艾哉

陳氏墨譜序

流南塘陳氏里中望族也其先世某公自新化遷居湘鄉家聲日振道光己亥新化各戶修輯族譜達卿先生偕從兄紀堂暨三才往勸其事是歲先生主講雙峯書院執經問難者林立譜未竣而先生歸紀堂年亦就邁矣以未暇檢校中多譌缺先生

懼異日之失考也癸卯冬復協房眾自某公以下修輯墨譜缺者補之畧者詳之錯譌者改正之附於印譜以爲傳信之書其所以爲宗族計者固已詳且慎矣閒嘗讀西銘一篇乾父坤母兩大覆載民物之生其中者莫不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古之人民胞物與一視同仁身膺阿衡之責一夫不獲則墜爲予之辜誠以爲一體之相關也矧茲宗族爲一祖之所自出者哉蓋宗族之誼至親也以我視之則爲族人以祖宗視之何莫非其子孫譜牒之修正所以清源流辨親疏派別

支分以明其爲一本之所生雖歷世既遠亦不至等若秦越漠然不關於心生者一有未紀則失其人矣歿者一有未錄則失其墓矣歲時日月一有未校先後遂失其序矣以祖宗之心爲心者必大有不忍於此先生今日墨譜之修亦有不得已而爲此耳李文貞公曰以祖宗之心爲心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爲心無不愛之民物人能克此待宗族之心以仁民而愛物必將使此同類並生者各得其所而後安分雖殊理則一也先生修輯墨譜時澤南親稽其校閱之盛謹序其事以告之陳氏

他日之續修族譜者

羅氏墨譜序

羅氏墨譜者譜灣洲羅氏之族也羅氏之譜肇於含章公再修於乾隆甲戌三修於嘉慶庚午前之譜與臺洲合庚午始與臺洲分也祖灣洲者賜宴賜松兩公季一郎之裔也祖臺洲者文用公季五郎孫也譜以三公同遷湘故合之合而復分者仍不失其爲合也今日墨譜之作踵庚午譜爲之爲吾灣洲作也夫宗族者祖宗一人所自出也一人之身衍爲數千人數千人之

身卽一人之身也人以祖宗之身爲身則當以祖宗之心爲心
一族之內俊秀者尊之象賢者也孝子悌弟義士節婦則欽崇
之立身行道貽先人以令名者也有位者慶之大吾門閭者也
富者衛之能克家者也貧者弱者孤者獨者鰥者寡者疾厄者
患難者相與救助之賑恤之吾祖若宗所不忍視者也不肖者
教戒之懼辱其先也老者安之幼者慈之宗支賴以遞續者也
使或隔膜相視嫌隙互生路人也秦越也仇讎也一本之親等
之路人秦越仇讎何以告無忝於身之所自出也然而世系必

明也親疏必辨也斬衰至於總麻至於無服隆殺必別也本雖
一支則分也其支分則親親有其等其本一則雍穆不容傷道
無往而不在也況夫能睦族者必先能愛兄弟能尊祖者必先
能孝父母未有不孝不弟能尊祖而睦族者親者親而後疏者
可親也今日墨譜之作正欲吾族之人卽其支之分以溯其本
之一無不處之以道也吾族自遷湘而後世處灣洲世十餘世
人數千人聚族而居親愛日篤喜相慶也憂相恤也急相救也
美相成也忠厚之意世世未替也特懼世日遠人日厭其誼亦

日疏自必嘗思此身卽祖宗之身此心無戾乎祖宗之心一族之內允若一體之相關庶不失所以作譜之意也推而上之臺洲亦一本也不可以譜之分而忘之也

積祭費序

代作

祭祀之義大矣哉祖宗既沒其音容已不可復見惟歲修簠簋潔粢盛求陰求陽與先人之神明相對越仁孝之思亦於是乎克盡報本追遠固無有甚乎此者我祖考某公妣某氏勤儉持身忠厚處世好行善舉以爲後嗣法迄今孫枝之繁衍者莫非

其德澤之所留貽某山之原祖考妣之墓在焉其邱木多爲附
近者所竊伐遂以其樹易錢合積之以爲祭祀之費特訂公簿
註載以期垂之久遠夫積公費者猶之乎積善耳勿以善小而
不爲也積而累之可以由小而至大勿以數少而難恃也積而
聚之可以由少而至多我同堂昆季能以我祖好善之心而積
善則善無不臻且以我祖積善之心以積費則費亦無不豐門
祚垂慶俎豆孔庶皆可由此卜之矣詩曰神保是享報以介福
吾竊願與諸昆季勉之也

送左生孟香仲立省親徐州序

歲丙午左生孟香偕其弟仲立自太湖歸從余遊三年性高明無流俗卑瑣態語以聖賢下學上達之要能潛思其旨趣慨然欲以道自守己酉秋省親徐州臨行請余一言以爲贈余嘗觀自古豪傑之士具不世之德者必有過人之量彼其抱光明俊偉之氣其識足以燭事物其才足以應萬變意其英氣奮發必不可乎一世進而觀其處父子兄弟至於家國之大事委曲詳盡能忍人所不能忍而人之以善告者又莫不嘉納之敬從之

飲然其不自足亦何其慮之深而心之虛與蓋人之以氣用事者惟自恃其心之所是不能廣集乎眾善且其意主於必勝一有所觸則決皆起舞勃勃然不得自持無義理以涵養之故也古之君子知氣之必有所養也窮理以擴其識戒懼慎獨以定其性一事一物必求其義理之所在惟恐有所或戾血氣之剛皆不得而乘之是故投之以萬善而不見其盈歷之以萬變而不見其屈至大至剛塞乎宇宙其爲量甚宏故其所至爲最遠耳昔成王命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舜告禹曰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蓋惟能下人者而後可以當大任孟香有志於學其亦知所以取法也乎吾聞徐之南境長江自岷蜀而下過洞庭匯漢沔合彭蠡東趨於揚州之域其北爲黃河波濤洶湧挾泥沙而下與長江並注於海日夜奔流未之或息而海卒不見其或溢者虛而能愛也吾意其地必有其大量者學北方之學以聖賢之道爲己任嘗思東遊以訪其人卒不可往孟香至是邦其必能擇而從之矣孟香年十七仲立少其兄三歲余懼其負少年剛銳之氣

故以德義之勇進之然而仲立之能養又恃乎孟香爲之法也

祝翁筠亭先生七十壽序

道光戊申易生芝生遊於泮其尊翁筠亭先生以聯語勸之有振奮精神做好人之句余聞而異之謂何其貽謀之善也已西芝生從余遊與之講明德新民之學先生以書示之曰爾師之教以居敬窮理爲要此讀書下手真工夫卽聖賢心傳奧旨爾試體之一日所行果不欺於心否王介甫之學非不博創置新法適足以禍宋室未從事於大學故也余讀其書更異之急欲

一見其爲人冬十二月遊銅梁叩先生之廬謁焉先生貌豐偉
言笑不苟舉止彬彬有禮法所坐之室几屏戶牖閒悉錄先正
格言惟恐其立心制行稍悖古訓因相與論古今人物及成敗
興廢之迹撚鬚曠談卓卓有特識謙虛之氣尤溢言表因嘆先
生之貽謀盡善由其立品之端而擇學之正耳近日士習率皆
以工詞章掇科名爲急務父兄之於子弟亦舍是無以爲教每
得一第忻忻然自足與之言聖賢之法多從而疑之迂之私利
之意勝義理之心益微求其如古人之明大義撐持世教者不

可遽見非今之人材有限學有以聞之也先生獨能以古道自持守其身勵其子孫世俗之見不得以入之豈晚近中多見者哉庚戌秋九月先生壽七旬芝生以壽言請且錄成忍齋先生六十壽序進余受而讀之見其道先生之厚待族黨周恤貧乏邑里義舉罔或吝倦而於其侍高堂之孝養待季弟鳧山先生之友愛尤明晰言之忍齋先生吾鄉篤行君子也其教授岳陽時以明正道爲己任吾知其所以頌先生者爲不誣特其於心術隱微所以求合古人之學文中未之及蓋是時忍齋宦遊於

外與先生見之疏故未能言之詳且年益高德益劭立心制行
又密於十年以前是則忍齋之所未言正吾之所以壽先生者
矣銅梁山在邑之東南隅峭壁萬仞其西爲荆紫峯稍北爲昌
山羣峯鉤連挺拔森秀其鬱積磅礴之氣莫可名狀固扶輿之
清淑所鍾者先生之居在其麓高年矍鑠其又有得於山氣之
靜者與先生哲嗣二長君春浦事經史吾知其兄先弟後必能
奮然自立以振家學於未艾東籬菊開挹露掇英介鷁之餘命
二子攜茱酒躡羣峯吾將隨先生之杖履而共登之得與概論

古今云

王石峯先生壽序

歲戊申王生璞山偕其弟仍從余遊皆有志於學余以女字仍納吉後謁其大父石峯先生年八旬矣貌豐偉矍鑠異常坐論古今事更深不倦竊意其生當鼎盛時稟天之氣最厚故其年最高既而知其獲壽又不徒恃乎天也先生具特識弱冠後饌於庠四旬貢成均學問推重於士林少孤事母孝定省侍養無不遂其意一日醉歸母憂之先生謝曰吾自是不敢復飲矣迄

今酒不入口者五十年待昆季最愛伯兄撐持家政事之如
嚴父後異居每得美味必兄食之而後食凡於先人墓塋宗族
事變邑中學校之公務罔不竭力維持盡其心而後已是其所
以獲壽者皆其德之所致也竊見近日之士年踰少壯精力多
衰颯恆自憾其所稟不逮乎先輩進而考其行事於立身行己
綱常名教鮮有能盡道者其氣或有厚薄之殊降衷之恆性天
固未嘗今昔於其閒何徒諉咎於天而不返乎人事也昔周公
論壽必本無逸孔子舉而歸之於仁可見人惟能修其德者然

後可以頤養其血氣而不虧天之所予耳抑又聞之先生少多
疾壯益健觀其戒酒一節以之事親即可以之保身伊川程子
自謂受氣甚薄三十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七十後較其筋骨
於盛年無損蓋其生平以忘生徇慾爲深恥故不期壽而自壽
由是觀之先生之壽人也非天也人事盡天因而佑之也彼徒
談於氣數者曷足以語於此哉先生不得志於時以一經訓後
其子旭齊昆仲皆力學其季爲諸生有名今璞山繼而入泮矣
膝前諸孫皆以禮自持先生之德匪特壽其身而其壽子孫者

尤無窮期己酉夏五月稱八旬觴璞山以壽言請余因舉先生
之所致壽者祝之且卽以此勵璞山諸昆仲也

楊母某孺人七旬晉一壽序

歲庚戌楊生昌濬遊余館稱其族曾祖母 勅封孺人者壽七
旬其嗣君丹鳳昆弟乞余一言以爲序余曰人子之壽親不徒
在乎言也在於能承其德況世之爲壽言者必洞悉其人之行
誼以頌其壽之所由致斯其所言爲不虛余於孺人居最遠莫
克知其令範卽長言禱祝亦無以信於世奚言爲昌濬曰是固

先生之慎於言也然孺人之德昌濬固深知之孺人生名門幼
嫻姆訓逮于歸某公克盡婦道事舅姑順待妯娌和某公歿又
以勤儉率其子婦教諸子以克紹箕裘爲念錦屏寺者先世文
鼎公所創也日傾圮孺人令子重修之建刹奉佛雖儒者所不
道而其克承先志之心有足多又命修焚字爐於里其於善也
殆汲汲乎爲之逮後令嗣綜理族綱篤修家政條理井井爲一
族之所推重是皆孺人之教有以成之今年已七旬矣猶董內
政康健不少讓異日之克享天年者正未有艾是孺人之壽實

其德有以致之也以言壽之卽以其德壽之矣余聞之不禁輟
然曰有是哉是可以言祝孺人矣而余之所以祝孺人者猶不
僅此自世教漸衰民不興仁率皆以徇欲利己之事爲急務每
於濟人愛物可以利賴一時者恆逡巡不肯爲故惻隱慈祥之
心往往不發於男子而存於婦人孺人淑慎其身克承先志其
於義舉慨然令後嗣爲之不少吝惜其所以存諸心者已藹然
其可見令嗣能先意承志以顯其親之德於鄉里其所欲貽以
令名者當知所以自盡苟因其心而推廣之凡於分內之所當

爲與事之所不忍不爲者皆慷慨以爲己任異日道其事者莫不曰由母教之所致則其所以壽孺人者益大且遠又豈徒恃吾輩之楮墨爲之鋪揚已哉柳仲郢古道自持其母和丸之教傳歐陽永叔學成其母畫荻之風著丹鳳昆仲其將從事於斯乎昌濬以爲然因書其言以壽之質之丹鳳昆仲以爲何如也

節母陳母李孺人六旬壽序

孺人陳公紹先之配恪勤公滄洲先生之元孫婦也毓自名門姻女誠事父母至謹十七于歸以不及事舅姑爲憾歲時祭祀

極其誠潔年三十紹先公歿時嗣君繪園僅數齡家業蕭條衣食恆不繼孺人午夜針黹弗爲少輟撫之至成立婚教皆有法其先世墳墓遠在百餘里外屢爲強鄰侵孺人則多方保全之是皆所以承夫志也昔恪勤公歷任江淮廉直之聲著天下嘉績殊勳彪炳史冊爲一代名臣婦人孺子道其事者無不爲之歌泣其後人應克食其德華盛至於勿衰迄今訪公之裔足以延其祀者惟孺人之子若孫何天之所以報施善人者若是其難測與向使孺人當夫喪之後不能以松操自勵數尺弱齡賴

誰以立一綫之祀又將有不可知者是孺人之貞節匪惟成夫
之志其所以關係於陳氏者尤大也夫人之能扶大綱者有三
曰忠臣曰孝子曰節婦婦之能以節著者卽以孝著故朝廷之
旌表於凡天下之貞孀皆以節孝褒之孺人於艱難困苦之中
獨能立志守身固不愧爲忠臣後而其所以保全先世者尤非
尋常所可及碩果不食他日之來復者皆於是基之耳孺人之
孫達爲吾邑左青峙刺史婿因從余遊者三年丁未舟過湘潭
得謁孺人之慈範彬彬以禮法自持深敬之己酉六旬壽達以

壽言請余曰孺人爲未亡人故不欲以壽見也然而孺人之節及所以盡其孝者實因壽而益著天與孺人以壽正所以成其節與孝耳且壽卽福之徵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余又知彼蒼之所以報孺人與所以報恪勤公者正未有艾詩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敢請以是祝之

李母羅孺人六旬壽序

乙巳秋九月吾友李子泚秋附縣學籍其母羅孺人實壽六十孺人澤南之同族祖姑也壬寅冬尊翁維臣先生遇甲族黨欲

製錦稱觴先生固辭焉至是堅欲合祝之訖秋承族黨意囑澤
南一言以爲壽澤南謂人稟二五之精以生理卽從而賦之得
乾道者成男得坤道者成女或剛或柔皆此一理以宰於其閒
故人之稟壽者雖由其氣之足要必有德以承之而後無虧於
此生先生有剛德正直自矢不詭隨流俗見人有不軌者正言
論之不假以詞色中歲紀綱族政修寢廟置學田設課法凡於
宗族有關係者力任之不辭其勇於義如此先生之剛固不踰
其則矣孺人以柔德承之生而貞靜言笑不苟善內助相夫以

禮法以不及事舅姑爲憾每歲祭享必親潔盥盥以致誠敬先
生之剛直待人有不能受者孺人默有以解之而人不怨嘗從
容訓誥秋曰爾曹讀書當思有以自立毋以博一衿自喜也孺
人之柔又可謂不失其範大易一書三百八十四爻莫非剛柔
之變易惟得中正者爲最吉家人之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貞
吉九五曰假有家勿恤吉以其得正而且中也先生與孺人之
德有之此其享壽也固宜然澤南竊有以質之 泚秋者吾人事
親固莫不欲得一第以承暮年之歡心吾謂以科第而榮親不

過侈一時之稱羨以道德而榮親實足貽後世之令名古之人
學成德尊功建名立而其親之嘉言懿行莫不永著於天壤蓋
其子賢則親爲賢人之親子聖則親爲聖人之親奕禩馨香自
有不可泯滅者先生與孺人之德美矣泚秋又學聖賢之道有
年使由是擴其所學於聖賢之道果能升堂而入室俾後人仰
而溯之共知其淵源之有自先生與孺人之所以壽於世者又
豈僅時俗之顯揚也哉書曰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非有德者
孰克與於此

鍾母徐孺人六旬壽序

道光丙午余館洲上鍾君柏泉令其弟苔洲從余遊好學深思
尤有志於治身余契之秋八月其母徐孺人六旬苔洲承伯兄
意請余一言壽余因是有所感焉今人於親之壽莫不欲壽以
言也余謂壽親以言莫若壽親以德壽以言者求文人之筆墨
以述其德於不朽也壽親以德者惟自行道立身砥礪於聖賢
中正之域以無忝於所生俾天下後世慕其人者共知其先訓
之有自故有柳仲郢之賢熊九之教以著有歐陽文忠之學畫

茲之風日昭呂榮公德器成就申國夫人之訓益傳子輿氏明
百王之大法繼洙泗之薪傳稱爲亞聖爲天下萬世師其母三
遷之賢益彰是數母者其淑範令儀固足爲天下法亦由其子
之德隆望重而其徽音遂因之赫奕於古今耳孺人生自名門
自于歸咸熙先生數十年相敬如一日事姑嫜孝敬無違於姊
如中獨得其歡心舉丈夫子五先生卒後教之益嚴嘗曰爾曹
爲人以正品行存心術爲要人有非禮加者忍容之無爭合嗣
皆敬率其教兄弟之間友愛日篤內外無閒言孺人於貧困之

家樂周恤亦莫不承其意與之是孺人之德固足以享乎耄耋
後人又能先意以承其歡故其年日高其精神日固是固不徒
欲以言壽其親而實欲以德壽者又豈徒恃乎筆墨之贊揚已
哉雖然君子之學原無止境德進矣當益求其進業修矣當益
求其修昔洲既有志於身心不詭隨流俗宜自致知力行勇往
不倦日偕伯仲以存心立品爲急務異日學成德尊無愧於高
堂之訓後之仰孺人之德者莫不曰是不愧柳母之熊丸也是
不愧歐陽母之畫荻也是誠與申國夫人之嚴肅孟母三遷之

懿範相頡頏也是有子之賢孺人之德益著而余之所以頌孺人者人益信其言之不虛矣古人云欲爲善思貽父母以令名壽親之道無有加於此者吾洲之居近泉山余曾遊其地其泉香而潔源源不竭日可溉數百畝殆古人所謂壽泉者與余將酌之以祝孺人壽且卜其後嗣之世澤日新云

節母康母胡孺人七旬壽序

道光丙午邑侯奉 天子命率邑人士採訪節孝請 旨

旌表修建總坊邑人士以康公上位之妻羅孺人暨其孫旬瀛

公之妻胡孺人應余因偕採訪者至其庭得謁胡孺人之淑儀
見其令嗣象書先生昆仲怡怡一堂後進皆彬彬有禮法深羨
之越明年丁未孺人壽七旬其孫斗南從余遊請以一言壽余
謂人之所以能撐持天地者以其能循禮義植綱常於天地所
賦之理全之而不虧於天地所賦之形守之而不失也是故男
子秉乾之剛則當爲忠臣爲孝子爲悌弟爲信友於分內當爲
之事不敢有一毫之稍虧女子得坤之順以三從四德爲圭旨
不幸而失所天則誓死守志以全其松柏之操夫如是其性盡

其形全天地之綱維因以賴之而不墜不然雖長壽於世亦爲虛生也已孺人毓自望族素嫻女教于歸後琴瑟靜好事姑孝晨昏定省無違禮姑臨沒曰爾如是他日當得孝婦如爾之所事我者事爾年二十八旬瀛公棄世孺人以子幼故隱思存身以爲其夫之所欲爲屏華飾勤紡績一言一行無不以禮自範故今四世一堂長幼內外悉秩然而有序也夫孺人之壽非孺人之始願也當良人棄世之日固願以身徇夫之死靡他惟以鞠子之故延年至於今日嚴霜冽冰與祖母之節孝相輝映

其視世之鬚眉男子不能循禮義植綱常以撐持天地之正氣者相去不啻千萬欣逢

聖天子盛典表揚潛德孺人之壽卽與其節永垂於不朽矣又奚俟余言之贊揚也哉然余竊有爲斗南勵者臨大節而不可奪豈獨閨閣爲然士人讀書明道尤當以禮義綱常爲己任自矢其志百變而不易其操斗南承兩世節孝之後家聲清白惟自操身勵行以古之忠臣孝子悌弟信友爲則倣日率羣季以不負前人之教異日學成德就爲名教中不可少之人孺人之節且因後嗣之賢而益彰矣吾知

斗南必有進乎此也詩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澤南敬爲
孺人誦之

羅忠節公遺集卷五

記 引 紀事 說 銘

遊天井峯記

歲丁未余館左氏之芭蕉山館夏四月雨浹旬謝子綱齋康子
斗山自漣濱來訪適雨霽因偕館中諸生同遊於天井峯少長
追隨或先或後穿林間徑緣山之石磴而上宿雨初收山水觸
石激鳴聲瀾瀾不絕古木修竹翠色欲滴幽禽驚人至飛鳴上
下與泉聲相互答亭午憩山巔之僧寺寺有井泉深而清冽上

映天碧寺僧吸泉烹茶款客茶畢遂踞山巔而遠矚焉南望龍
山西極褒中晴嵐縹緲隱現無常衡嶽峙其東祝融軫宿岫曠
石廩諸峯突兀天際令人思虞舜志南巡懷禹碑之奇古北則
瀟湘洞庭遠在若有若無閒自昔遷客騷人所嘗棲遲者徘徊
四顧一日千里遠近河山盡呈奇於指顧之下臨風懷思心曠
神怡幾不自知身在峯頭也謝子顧余而言曰今日之遊樂矣
哉勝友咸集美景畢露遊人之幸與亦山之幸與余曰風日晴
和吾人得以登眺其上爲之蕩滌其塵思以發舒其胸中之奇

氣固遊人之幸也若夫山之幸不幸則在乎人之自立其或有人焉道明德修繼往哲之墜緒或扶危定難挺不久之功勳於宇宙後之慕其人者莫不曰某山某水曾爲某之所遊眺爲之憑弔不置斯山之名遂與斯人同不朽否則肆意登臨轉瞬夢幻曾何與於山也哉因相與歎息者久之日影西斜乘興而歸暮烟蒼翠尤令人望之不盡時偕余同遊者鍾子苔洲李子希菴左子月樓黼臣植臣

遊南嶽記

系上卷下
三三
二
戊戌秋余偕陳子喬林固菴二人之衡山輿行兩日抵其麓陰
雨驟注咫尺晦昧興幾盡詰朝雲暫開祝融峯忽現天際旋露
而旋滅強之行山徑崎嶇昇者無所用其力各躡草屨以上午
憩半山亭亭以下清澈其上雲深不可測飲畢經三十六灣羊
腸屈曲尤奇險可畏瀑布奔流怒號於萬仞下一失足人莫援
以手秋日自上蒸之雲五色奪目所歷之境恍惚不可爲狀俄
而一岫見以爲凌絕頂也奮登之則聞鐘聲磬聲鷄犬聲行歌
互答聲倡和天半仰之不見其處從容攀躋抵上峯寺宿焉雲

至寺忽劃然而斷峯巔挺現雲中如螺如髻如大海孤島絕無
依傍風動雲舞山嶽俱搖令人眩悸不能自持夜半風大作殿
上鐵瓦欲飛曉起視之雲盡爲風散矣乃攀危石凌絕頂近矚
荆襄遠覽宇宙一目萬里洞然無蔽吾竊因之而有感焉凡人
於天地之間其始多蒙而未開而其本體之高峻未嘗不時爲
之發露不因其所明而求之遂至茫然而莫辨且卑而近者其
境易窺高而遠者其妙難見天地之蘊奧每多有所祕藏而不
可以驟知使因偶有所得而遂快然其自足亦將無以極宇宙

之大觀盡顯乎造物之奇故安於蒙昧而不進者自棄也得其
半而卽欲自止者畫也殫其力之所能爲以求其境之所可至
至於疑似眩亂天或未有以啟之又終有所不能達也盡乎人
復得乎天而後此心庶乎無憾矣此余之所以有感於斯也余
聞衡嶽之上多幽洞異巖爲昔賢所曾遊者余將遍訪而詳覽
之以悉得其概蓋觀其大又欲有以盡其細也二子其亦有志
乎因而爲之記

遊龍山記

龍山高踰四十里與南嶽祝融峯並跨湘鄉邵陽安化新化四
邑峯巒挺拔氣象雄偉壬寅余館洲上去其山百里許望之如
在目前屢欲遊之不果秋九月天氣清高經旬不雨偕謝子春
池綱齋李子察菴往遊之越二日宿白水已登山之半矣山勢
至此忽平田廣數十畝烟村相望水循石硤而出瀑布飛懸數
百丈地故以白水名俄而風寒起陰雲自巖穴中出遍布山谷
閒欲俯視飛瀑已不可得而見因薄雲而上目之所矚不踰二
三丈攀履之境不旋瞬卽滅如泛大海茫然莫辨其所歸如立

太虛縹然莫知其所止人前後行稍緩莫可辨時以行歌互答
驗其遠近聞犬吠聲知爲山人居也踞石間徑於霧中相答而
終不見其處竟一日之力始得造其巔巔有祠皆石壁鐵瓦祠
中有井懸軒望之楹庭外卽無所見樵者笑余曰子何汲汲而
來此邪是山之高爲南方巨鎮當其清明之時東匯豫章西接
辰沅南望衡嶷北瞰荆襄極目所至莫不環繞拱向呈伎於襟
袖之間秋陽久麗萬里澄鮮而陰凝之氣潛伏於人所不及知
故一出而雲霧遍天下知幾者神固宜懸其車息其足矣子何

汲汲而來此邪余曰然爾亦喻夫道乎險易者殊塗道無往不
存也雨暘者異候道無時不在也其心與道凝者斯其神與天
遊曠然怡然無入而不自得方余之來遊固欲極宇宙之大觀
揭造化之奇秀今既不能獲矣而其遊山之心自若彼浮雲之
卷舒初何與於我哉況世事靡常烏知今日之昏昏不可易爲
昭昭者乎子又安忍是山之高大終蔽錮於塵霧中也樵夫聞
余之言負薪而歌曰南山雲開兮萬物光輝南山雲深兮茫乎
莫辨其所歸時乎時乎不可知樂乎天命復奚疑曲終而去莫

知其嚮

遊石門記

辛丑余館洲上石門在其南冬日偕諸生遊之由山北造其巔
高一里多惡石巉巖不可狀毒草惡木又從而蒙蔽之令人心
悸而目駭遂欲返山人告余曰山之麓有巖尙幽邃子何棄而
去之邪因循石磴而下階厲陡絕幾不可施足巖有三最下者
曰水巖山南水注之多泥不可行遊中巖始入荒甚旁有穴窺
之甚黑持炬以進其洞最宏深石多白鐘乳之上懸者若鏞若

磬若鸞鳳若虎豹熊羆若旌旗若劔凝於下者爲礮爲几爲牀
爲檻可坐可凭入里許忽聞水聲潺潺乃下巖所潛經者視之
成溪溪中有洲下有橋水觸石激鳴坐而聽之琮琤琤幽靜
淒切山人謂循此而上有數重掘其土可糞田農人皆利之從
者多不欲深入反而之上巖多溫風炎氣拂人所持之炬幾欲
滅山人稱之曰風巖劃然長嘯其風喁喁然和之眾竅皆應洞
數重皆層遞而下所見益奇最下有員竅不可入墜以石其聲
礧礧然歷一時始盡出巖時日已暮矣顧二三子而歎曰嚮者

吾見石之惡草木之蒙翳以爲不足觀也使遽以是而歸此中之奇異與其所以利益於世者不可得而識人將笑余所見之不深且無以盡其才矣然世之以其外無可見因疑其中之無所有徑棄不顧不獲一展其蘊者何限余方幸山人之來告而又惜其相賞者之稀也或曰此地之人類桀驁不馴其得山之粗氣者與曰固其氣稟使然亦習俗有以致之然其所受於天者固未嘗不善特未有啟其竅者何遽以其俗而棄之也歸而記其說

遊洗筆池記

洗筆池者唐僕射褚公遂良洗筆之處也公以諫立昭儀謫守潭州偶憩湘鄉滌筆於此湘人卽其地而祠之鑿池於祠之前以紀其蹟宋魏了翁先生爲之記余寓居湘城偕客遊池之上碧水清瑩古木蒼翠席地鳴飲觥觴交錯臨風愜然顧客而有言曰事必至此忠良始有立足之地也當時永徽諸臣同受太宗顧命佳兒佳婦言猶在耳孰不知昭儀之不可立而長孫無忌緘默不言李勣等阿迎以取悅蓋知高宗之心已深溺乎色

身下卷之三
三
一
一言不可此獠必遭撲殺保全社稷之心有不能勝其保全爵位之心也公獨流血直諫甘竄斥於萬里之外耿耿孤忠莫能自明當此之際又誰爲辨之者迨至蓋棺論定忠直顯著卽此遊憩之地人皆樂傳之不忘以視屈身女主奔競宮闈者不已腐鼠之不如哉客曰此不過公偶爾滌筆之地豈必公之靈嘗式憑於茲乎余曰是固見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天地正氣滂薄古今惟賴此一二忠臣孝子義士節婦爲之綱維於其閒如公之奮不顧身犯顏廷諍湘人固慕其節憐其忠表以風示

後人爲當世之逢君長君者戒奚必公之靈長留茲土也哉況夫精貞之氣固又愛慕忠良者之所能感格者也公工書後人以公所書之聖教序刻之於祠客愛其字而摩之夫公之不磨者在其忠貞之操而書法其餘技也

羅山記

余之居在湘鄉縣百里外之羅山羣峯鉤連四面羅列故名曰羅山山之勢自西來最大者曰黃龍山橫亘數十里曲屈變化矯若游龍能興雨山脊盤繞北下雙髻挺峙突兀雲端日光射

之紫色奪目者荆紫峯也上有寺最幽邃其西北一峯獨秀者
曰顏子嶺橫列若屏者曰龍破石皆雄偉特立無柔媚態桃林
一山峙其北山之麓羅山諸溪之水匯之夾岸多桃樹此西北
諸峯之美者也由黃龍逆折而南岡巒起伏翹峙於西南者曰
石屋嶺上有洞洞中有牀有竈下有泉相傳爲昔人修煉之所
南爲蕉芭嶺又折爲天使嶺視石屋蕉芭尤高縹緲雲端如天
使下降其下多奇石異巖不可紀循是而鏗鼓嶺而藁車嶺而
仙峨山連亘東南隅悉種竹烟雲繚繞翠色參天忽而奇峯迭

起高與天使埒而大過之與荆紫峯對峙於東西表者爲九峯山黃龍南折至此皆衡山幹脈也自此一支東趨祝融一支東北趨厯城湖爲雙峯屹立水濱與桃林山會爲羅山門戶周約百餘里中徑五六十里居其中望之如城如垣如藩籬如旌旗繞侍如臣僚芴立無一處有稍缺者其聳立於山之中者曰筆山曰觀音山曰古牛峯三山並立端凝莊重余之居在其下其餘諸小山縱橫交錯如相揖拜於宮殿之內其閒多良田宜稻園宜菽宜瓜蔬宜麻山之材宜松宜杉宜桐宜梓宜竹箭鳥多

黃鸚慈鳥人多淳樸水最清匯而成川潑洄奔赴由雙峯下而
出夫山川之流峙天地自然之結構也人於修業之暇時相與
眺覽之最足以滌塵垢宣堙鬱以條達其廣大高明之氣是山
據湘之上游磅礴鬱積其巍然於外也萬仞壁立高不可踰其
闕然於中也寬平舒泰無一物凝滯投之不能得其開窺之不
能盡其藏其殆有類於有道者與衡嶽在山之東不百里七十
二峯蒼蒼鬱鬱山之西有龍山其高亦不讓於嶽嘗登高處望
之又若重翼於外成爲一家者然也

恥不逮齋記

道光丙午李子希菴從余遊日與講論正學自以躬之所行不逮所言因以恥不逮名其齋請余一言記之余避其志抒所見以進之曰聖人之道身心性命之道也其文雜載於詩書禮樂易象春秋其理散著於視聽言動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一事一物各有當然之則是皆爲吾性分所固有我躬所不容已者非徒供人談笑已也天下之士其能以言見者多矣據膠庠獵經史出其所見悉足以縱談是非與夫古今之得失成敗而

又流諸筆墨著爲詞章代孔曾思孟立言人世閒富貴卿相無不以是而博取之及進而考其所行與其平日所言多如冰炭之不相入是豈其人惟能言之終不能行之邪蓋其所學不過以聖賢之義理資其考辨掇取科目初無關於身心性命卽或一二志士自知俗學之無益願自制身立行無悖矩範而義理之心終莫勝其物欲意氣又從而潰裂之是以言日見其有餘行日見其不足求如古人之昭大義植綱常挺然卓然特立天地毫無愧於其言者不可多見吁可慨矣今希菴旣自恥其不

逮願砥礪磨礪底於無過其識見已超邁乎流俗學問之功不
患力之不足惟患守之不固讀書以清其源力行以踐其實毋
惑私欲毋逞意氣日就月將自可緝熙於光明周子曰人之生
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恥其不逮將日求其逮矣希菴勉乎
哉余與希菴講論有日矣孔孟程朱未嘗一日離諸口自返厥
躬抱愧實多殆所謂以言教人者與竊願希菴以我之不逮爲
戒以古人之所逮爲法庶乎其有濟耳行矣吾願勵其志氣與
希菴同事於此矣

此君樓記

王徽之性好竹自言不可一日無此君吾友左子蕪谷居東閣其境曲而深環山多種竹不減渭川千畝構樓其中爲觀書之所自題之曰此君樓明所好也樓之高數仞四面皆疎櫺清風徐來竹枝搖曳窗牖閒絲葉縱橫蒼翠欲滴有幽禽時飛鳴其上其音睨睨雜竹聲俱至聽之愈靜東有池當皓月初升時一鑑懸碧梢閒密影倒蔭池中潛鱗驚躍波淪宕漾披襟對坐境與神適余謂竹之爲物較凡卉獨清勁節挺立滄然塵表且其

心最虛昔人故以君子稱之古今來清高之士優游盤澗嘯歌
晤言一切猥鎖卑污皆不足入其胸中又復時涉古籍採眾論
以擴一己之識見是以其識日遠其品亦日高竹之性得母有
類於此者乎薊谷襟懷灑落其識力之超邁迥出流俗少年泛
洞庭踰漢沔下江淮歷覽金陵北固之勝復涉吳淞臨震澤太
湖三萬六千頃烟波浩瀚恣其吞吐意氣之盛凌轢一時忽而
託跡林泉以書史自娛所以有取於此君者非徒愛其蒼翠之
怡目寄託之意尤深且遠也余館薊谷家者三年良辰佳夕嘗

借之登樓眺望披清風挾明月焚香啜茶相與論古今人物興之所至恆徘徊而不忍去今告歸爲一言記之以質薊谷期其不愧乎此君也

覺夢軒記

吾友謝子春池取朱子以格物致知爲夢覺關之義自名其軒曰覺夢軒歲辛丑與余讀書朱氏別塾朝夕講習以聖賢之道相徹醒囑余以一言記之余不禁喟然歎曰格物致知之功發之孔曾闡之程朱其義已無餘蘊矣何天下之有志斯道者絕

少也蓋自聖道不明俗儒之學盈天下天下之士不盡力於詞章卽凝心於記誦陽儒陰釋之輩又從而蠱壞之矜言頓悟不事講習身心國家之要遂無復有尋求而講論者不知人稟天地之氣以生理卽從而賦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具於一心惟其特於形氣之私滯於見聞之小是以此心之所知者有所蔽而不能盡故夫記誦之學以徇外誇功爲務而不體之於身心實一無所覺也詞章之流鋪陳古人之糟粕而遺至道之精微是於夢中說夢也厭格物窮理之功而惟恃此心之良知以自

試於人倫日用家國天下之門謂可以悉合乎矩矱是率天下
之人蔑視聖經蕩軼禮法同歸於大夢也朱子曰先知覺後知
先覺覺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舍程朱格物致知之功求造
孔曾之闡域黜聰墮明莫知所歸不幾自陷於迷途而甘與同
夢也哉今春池以此名軒則其心之所志者既遠且大而其所以
斥俗學拒異端盡心知性以離夢而就覺者當亦可以循序
而漸進矣然而吾更有所以勉春池者聖賢之學窮理以致其
知力行以踐其實不明善無以爲誠身之本不誠身則其所明

者亦虛而無據使徒欲擴其識見而不體之於身心以推及於家國天下其與記誦詞章與爲陸王之學者何異惟因其所擇而固守之去欲存理敬義夾持庶吾之所覺者日益覺且可以覺人之所未覺矣吾知春池必有進於此也援筆記之質之春池卽以質之天下之有志斯道者

惜字爐記

近日好善之士樂修惜字爐所過名區皆石閣挺立濃煙郁馥足見一時崇文之盛余謂惜字之義至無窮也蝌蚪篆隸字之

文也仁義禮智字中所載之理人惜其文而不忍委諸地尤當
惜其理而不敢忘諸心古聖賢嘉言懿行微義奧旨莫不載在
典籍紀諸編冊讀其文者自宜身體而力行之以不負其所訓
見孝子之書則思我之所以事父母見忠臣之書則思我之所
以報君國植綱常扶名教正品行厚風俗凡有關於世道人心
無不爲之維持斯其所惜者大而其所修者宏非徒以敬惜字
紙遂可告無罪於斯文也惟愛其道因愛其文故於斷簡殘編
蠹用剩墨不忍令其糊之牕壁墜於泥塗兢兢焉建爐以焚之

以見文字之所係者爲匪淺鮮故耳世之誦虞夏之典覽孔孟之籍弄筆墨邀利達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名節所在罔知愛惜羞其行者共歎爲斯文之掃地觀字爐之建應亦有所惕然於心也已余族某以好善爲心欲自勉其所行勸族眾捐金修爐於女子橋之側余因舉是說以告之共喜余言之是且欲書之以勒諸石也謹錄所見質之當世之敬惜字紙者

修羅氏宗祠記

我灣洲羅氏遷湘之祖賜宴賜松兩公也兩公爲從祖昆弟始

祖季一卽所自出始祖居吳二世華八卽華十三卽遷於衡三世而宴松兩公遷於湘世居灣洲迄今四百餘年矣歲以清明分祀宴松兩公於始祖未嘗致祭以未遷湘故也其偕吾兩公遷湘者同房之文用公爲季五卽之孫世居臺洲我房曾與之建祠於白竹山歲以冬至合祀之亦未特祭始祖念我灣洲兩房爲一祖所自出聚族而居世篤雍睦祀僅及於遷湘之祖而始祖之饗祀不修旣無以明其爲一本而仁人孝子之心實有不勝悽愴者乙巳夏余以修祠商之族族父老皆以爲事之不

容已緣先年兩房派分十柱置有公田爲課士賓與費租僅給其所用無餘金因共捐錢而修之卜基於灣洲羅戶橋之右其地雙溪環繞諸峯羅列子孫萃居蒸蒸日上佳氣鳩工度材不數月而祠告成夫子孫之精神祖宗之精神所由嬗也始祖以武功擢千戶忠直之氣自不可磨雖居吳子孫世在於湘傳而爲數十世衍而爲數千人莫非其精神所遞續建祠饗祀知吾祖之英靈自在也然子孫所似續者祖宗之精所長享者祖宗之德後嗣克昌實先人積累所貽修祖廟虔祭祀與祖宗之神觀

尤當正人品端心術植綱常扶名教與祖宗之德合立身行道
顯揚世澤庶上可無忝於先人下可貽謀於後世古人云神所
憑依將在德矣澤南竊願與諸父昆弟及後人之繼起者共勵
之也

思孝堂記

道光乙巳吾族建祠於灣洲以奉先人澤南敬名其堂曰思孝
堂取伊訓奉先思孝之義也夫宗族者先靈之所棲也祖宗雖
遠其精神遞嬗於子姓修祠以萃之則其神有所依而子孫之

誠敬亦得以伸登堂致享固宜盡其孝思以與在天相感通矣雖然孝之道無窮而其思亦與之無盡身體髮膚吾先人所全受者也則必戰戰兢兢思有以全歸之不使有所虧也日用倫常奉吾先人所遺之身與爲因應者也則必思其當然復思其所以然一言一行求合矩矱貽先人以令名也由是而宗族祖宗一人所自出也一本之親必思所以睦之不至等若秦越也由是而民物亦與吾同胞與者也膺仕籍任民社思所以教養之安全之無一物不得其所俾天下後世之仰其勳者知其先

澤之有自也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是則人之於世無一不爲思孝之時亦無一不爲思孝之地又豈僅以設俎豆陳牲醑遂以爲無忝於先人也哉且夫子孫之蕃昌實祖宗盛德之所貽畱者耳根之深者其枝葉始茂源之遠者其流始長積之極其厚而後發之極其光吾族自遷湘而後迄今四百餘載椒實繁衍人文漸著皆吾祖若宗積累之所致昔日積之今日得而享之矣今日享之又必復思所以積之以守身體以正倫常以睦宗族以仁民物不墜乎先人之堂構庶異日

者又將享今日之所積修德裕後其獲報固有可操券得者澤
南不才不能聿修厥德以爲前人光且愧且懼敢以心之所欲
爲者望之宗族相與共勉勵於弗替焉登斯堂者其將有感於
吾之言也夫

重修父魚亭記

癸丑歲暮余與李子續賓平永興土寇駐師郴州過城北父魚
池乃唐昌黎伯韓公貶謫陽山令量移而北待命郴州招張員
外父魚處道光閒州牧曾公鈺構亭其上爲堂三楹以祀公駐

馬視之欄榭門櫺無一存者詢之士人知去秋爲粵寇所燬兵
燹之餘荒涼滿目因偕李君出金修之以復其舊公之貶陽山
也或以爲論宮市或以爲論關中爲天下根本小人媒孽其短
鬱鬱適茲土後之人莫不爲公悲余謂天下之禍亂憂之者君
子釀之者小人君子思患預防苟有謀猷入告我后小人則從
而排之擠之使不得竟其說譎張爲幻變亂是非而不顧公有
唐一代偉人骨鯁之性死生弗渝使當日用其言公之所欲建
白朝廷爲天下生民計者必盡形諸奏牘以制治未亂譏諷顯

加待罪萬里匪惟公之志沮天下忠盡之士莫不爲之結舌朝
野大政墮壞冥冥之中遂有不可勝計者唐之末造黃巢以一
匹夫倡亂海澨度嶺表下潭洲塗炭中原禍延關中李唐之祚
不絕如縷是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是觀之小
人之爲害君子者淺流禍天下者大撫今追昔有不勝爲之太
息痛恨者也公待命郴州不過偶爾駐跡耳而其父魚亦一時
遭興之所爲無足異千載而下猶從而臺榭之歌詠之萋兮菲
兮成是貝錦究何損於君子之大也哉余方巡師永桂不及待

其工之竣董是役者湘鄉李于

蕭子

郴州曾子紀龍

也咸豐三年癸丑除日記

重修濂溪先生墓記

潯城東南蓮花峯下周濂溪先生之墓在焉咸豐五年春澤南
與李子續賓督師潯陽往謁之其中爲鄭太君墓乃先生所自
卜者先生沒耐於其左右則陸蒲兩夫人也歷年久墓圯因與
李子購陶甓與石重修之命監生李蘭亭外委謝維德先生二
十二世孫周文珍董其事不一月告成吾道之興廢世運之盛

衰所由係也孔孟既沒聖賢不作天下之士不馳騫於功利則
陷溺於虛無古人修己治人之學無復爲之講求六朝五代攘
奪頻仍生民之禍至此已極無他聖學不明故也先生生千載
下奮起邊方不由師承默契道體圖太極著通書四十章以示
天下後世孔孟之道燦然大明其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至深
且遠也向使天下後世之士盡能學先生之所學求合乎仁義
中正之道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治世則上有禮下有學又何
至賊民紛起重貽斯世之憂也哉救亂如救病養其元氣邪氣

白不得而入感懷時事興念斯文蓋不禁有味乎先生之道且
深有望於學先生之道者也距墓西北五里許爲濂溪書堂先
生愛廬阜山水之勝結廬於此道光二十九年圯於水兵火頻
驚不暇爲之修復尙有俟乎後之君子咸豐五年乙卯春二月
湖南後學羅澤南謹撰

重修謝疊山先生祠引

咸豐乙卯春暮賊陷廣信城中官吏多徇難者時余方破弋陽
賊聞檄馳平之因游信江書院訪謝文節公疊山先生祠祠久

圯古碣猶存蔓草中林桂相觀察李迪葦太守唐義渠劉豫川
大令蔣香泉通判同事戎行慨斯祠之未復也各出金囑楊鳳
山大令吳雲谷學博率諸士紳釀資重修之客有問於余曰大
難初平生民未輯何遽爲此不急之務邪余曰然此正今日之
急務也人之所以能撐持世運者此節義耳夫節義豈必時窮
而後見哉天下無事士人率以名節相尙處則浴德澡身出則
爲斯民興利除害斯世必不至於亂卽亂矣相與倡明大義振
厲士氣當萬難措手之際從而補救之削平之未始不可挽回

古之人所以能制於未亂之先弭於既亂之後者惟賴有此耿
耿之心爲之維繫於其閒耳先生生宋末集民兵數萬守信州
民賴以安及元有天下屢徵不起從容就義人以此重先生之
節而不知先生未殉難之先所欲爲於天下者其志爲甚大惜
乎有未竟也方今小醜未靖禍延江表廣信爲四省咽喉東南
大局之所繫是賊所必爭者寇雖退善後之事猶無已使非得
有明大義者振厲一時之士氣又何以永奠生民於衽席乎今
之時非先生所際之時今之地卽先生所守之地尙古人所以

風今人孰謂斯祠之修爲非今日之急務也哉客以余言爲然
亟興工取今歲殉難諸人祔祀之凡十一人廣信府教授雷封
上饒縣知縣蔡中和上饒典史江錫綸貴溪縣縣丞洪立成千
總兼署守備楊錦鳳玉山縣把總周得鳳鉛山縣把總陳炳榮
辦理軍需局府幕范某趙某雷教授之子雷某洪縣丞之弟洪
某

修祠紀事

我灣洲羅氏賜宴賜松兩公後裔派分十柱積公費置田爲課

士賓興費道光甲辰余謀於族曰積公費以爲祖也兩房歲以清明分祀宴松兩公於兩公所自出之祖未嘗修祠致祭子孫之心有歉焉報本追遠爲事之不容緩者族庶皆以爲然乃總括公費之存餘者謀以修祠是年芸皋叔登賢書其兄文藻亦將入京候銓給公車費八十千所餘之錢僅六十千矣歲祇收公租二十餘石乙巳夏余自長沙解館歸慨然曰公費如其不敷必俟其裕而建祠直不知何年始成非捐金以爲之不可族中諸父老皆然之六月十五日議乃定卜基於灣洲羅戶橋

之右其地雙溪環繞諸峯羅列前朝冠纓後坐玉屏宗族皆曰
吉地屬宗人尙志以公田易之稍隘又以公田易應運之田以
益之於是繪圖定式登山庀材擇期興事命工畢然後向族中
議捐自頃以來天下財用多不足我族尤甚然皆以爲祖宗之
事樂輸之不吝各房之積公費者亦量其祭資之多寡而捐之
有未積公費者或釀錢以書其祖父之名其錢皆陸續送公以
應用但錢少而功鉅非極從省約不能濟也因計所售之樹派
族中壯者二百餘名令以一日運之是日不約而至者四百餘

人諸山之樹一日畢至陶工磚瓦距祠三里刻期周流運之冬
日短悉以鷄鳴至有一日運至三十餘次者有一肩至二百劬
者爭先恐後以竭其力而後快前後所運無不自備糗糧未嘗
需公食也累竹爲架有竹者送之未嘗用公錢也各工以時餽
以酒食皆主修及各房公費遞餽之限以五六日爲期自始事
以至功畢悉如約而至未嘗費公資也主修諸人或會約公務
或勸催捐項或運辦錢貨或入山度樹或在祠督監工匠莫不
自備食用每釀錢沽酒列坐工作中舉杯勸飲論及居家處世

敦倫睦族之道雖嚴風冽霜中而不自覺其疲各房有私餽主
修以酒食者則招隊暢飲之未嘗用公財也其餘一切當用者
公用之可省者省之是以其功雖鉅而所費亦不繁祠凡兩楹
上楹爲主堂堂之內爲寢室三始祖之神居中東以二世祖配
之西以三世祖配之祭之日請主出於堂而饗祀焉取太甲奉
先思孝之義顏曰思孝堂摹宋朱子忠孝廉節四大字於堂之
兩壁堂以下兩傍建樂樓二下楹爲一堂族事於此論斷之楷
書家訓及宗祠儀則懸之俾知父子兄弟夫婦之道人品心術

之要及祭祀之儀坐作進退之節左右廂房爲與祭者齋宿之所擇丙午十一月初三日迎主入祠歲以冬至日致祀乃總計陶瓦磚石漆髹土木之工若干捐錢若干而匯計之動用公錢幾若干而已主修者澤南與譔臣疏九石闕也監修者以輝俊巖惟一登瀛永壽寅伯迪吉成綺必祥特生國裔昆載也憶自定議以來迄宗祠告成之日不過數月耳堂構巍然先靈以安報本追遠之思於是乎可伸固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啟之然非族眾之一心與諸公之慎重其事不克至此謹紀其事俾後

人知祠之所由成且以見爲公事者非如是不能濟也至於堂之後或更立寢室祠之旁或增置學塾是在乎後之繼起者

號悔泉說

甲午秋八月幾望夢書一聯云悔當年未培心地從今日站定
腳跟一人旁詢曰培者何余應之曰培源其人曰此一悔字最好醒誌之不能忘昨在漣濱偶與張歸昌兄言及張曰是言當銘之座右余原名澤南因以培源爲字以悔泉號之作悔說以自警焉悔之爲義大矣哉仰不可愧於天愧當自怨俯不可忤

於人忤當自艾古之人曰省曰恥曰懼曰克曰反曰復曰新皆此悔心爲之起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顏子三月之後未嘗不違旋違之卽旋復之不遷不貳克至於聖人之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以悔而存湯武反之也以悔而反向使此數聖賢者一念偶失之初毫不知悔將日貢於非幾而不自覺安望盛德日新之若是哉余今年二十九矣回首生平過端叢集大抵由於不知悔卽悔矣又不克自振拔以滌舊惡司馬溫公生平所爲皆可對人言余一生所爲不可對人言者多矣今

日如此他日可知在家如此立朝可知自顧何人洪忍若此能不痛哉能不懼哉陳忠肅公曰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孔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惟能站定脚跟培植本原庶乎可以爲人矣丙申八月二十日記

健菴說

瀏陽謝子之蘭與余讀書城南性潛篤檢身未敢自寬余名其讀書之室曰健菴今夏六月復語於長沙請余以一言爲之記余因抒所見以進之曰健之爲義大矣哉天以健運故能知大

始而祖萬物聖人以健行故能盡道義而全性天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湛然而至善其氣浩然而無虧凡扶綱常傳聖學位天地育萬物莫非分內當爲之事亦莫非盡人所能爲之事本至健者也然而天地之大古今之久求其能盡乎此者不可多得其故何哉物欲害之故也蓋人之一心至眇也天下之物欲至眾也人惟內有所主始不爲物欲之所侵奪否則物之勢大我之力微鮮不爲其所屈是故富貴之念熾則舍道德而慕紛華矣聲聞之情急則忘內行而務外著矣安佚之意生則厭

檢束而喜放蕩矣利害之見起則墮氣節而事趨避矣外此而
管商之功利佛老之虛無俗學之訓詁詞章陸王之陽儒陰釋
又從而搖之亂之阻抑之陷溺之使非奮其精神循其義理以
自振拔於其間則進銳者退速見異者思遷幾何而不徇於人
欲以失其至健之體也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息
者聖人之與天地合其德也不息者君子法天之學也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終日乾乾不敢有失庶可以盡吾生之所能爲與
吾之所當爲而爲天下之至健者矣謝子勉乎哉余非健者也

身心多愧不可爲知己道子獨樂得余言以相勵其精進之心固自無窮謹質所見其亦足以當盤盂之箴乎朱子曰至明足以燭其幾至健足以致其決是則窮理者又自強者之先務也謝子勉乎哉

悔過銘 並序

悔之爲義大矣哉人稟天地之性以生日用倫常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惟古之聖人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始能無所偏倚無所差謬下此皆不

免有過焉白圭有玷磨之則潔衮職有闕補之則完惟視其能
改與不改耳改之則爲忠孝爲仁義入於聖賢而不難不改則
爲邪僻爲兇惡流於禽獸而不知夫無心者過也有心者惡也
無心而失之復有心而遂之則過日多而惡日集惡大禍烈噬
臍何及此悔之所以不可不早也雖然昨日有過今日悔之今
日悔之而不能改明日又將悔今日之過矣無日不在悔中復
無日不在過中其與不悔者相去幾何哉某以愚柔之質而不
自加困勉之功怠惰因循莫克自振仰愧俯怍何以爲人作悔

過銘以自警

銘曰不知而爲之其過猶微知而爲之過將誰歸縱欲恃性任氣忘規人雖不知吾理已違況乎鬼神之鑒察人世之議論尤顯著而難欺嗟嗟一言之失駟不可追一行之失藥不可醫大丈夫行事當皎然如白日青天了無塵垢何獨憧憧往來不能慎之於先幾誦聖賢之明訓守父母之遺教懲其既往救之將來或庶幾其無大疵

羅忠節公遺集卷六

書

寄謝大春池書

澤南與閣下貧士也飢寒交迫變故頻加澤南之貧較閣下爲更甚然而人有所甚不貧者其尊也超乎勢利之外其榮也得之有生之初故氣數之命操之自天人所不能強也義理之命予之自天操之自我我欲爲之天不得而限之人苟豔慕富貴求去貧賤身雖不貧而心之貧者無已時況未必卽不貧也人

荀奮志道德此本然之良當下便可做去卽困苦難堪其心自坦坦蕩蕩綽有餘裕邵子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孟子曰天爵曰良貴原指其至富至貴者示人欲人不失此固有之真耳澤南險阻崎嶇半生歷盡猶幸強自支持頗不爲世俗所動惜不能痛下工夫欲復性而性有所未能復欲祛欲而欲有所未能祛不堪爲閣下告耳去歲促膝春驅家得領清誨閣下向道之心勃然觀其識解是已超異流俗但未知守得定否人處貧賤而不能安貧賤則其處富貴也必不善處富

貴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以其於艱難之中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身在貧賤心在富貴是徒足害其心性耳焉能有所動之忍之也哉澤南不敏竊願與閣下共相切磋耐苦耐寒做去成敗利鈍一聽之天得勉強成就箇人則幸甚矣

與高旭堂書

來諭分袂之後閱書不下十餘冊是皆吾人所必讀者不一一研求無以窺天人之蘊奧辨理欲於毫芒但數書廣大精微徒事涉獵祇能得其皮毛不能阻其骨髓吾輩讀書不可不博又

不可不精不博則識見太隘無以窺大道之全體不精則泛濫無歸無以探大道之底蘊橫渠先生曰聖賢之言須循環理會自家長得一格則所見又別以旭堂之聰明固不難尋其旨趣而義理無窮終不可以淺嘗得也至謂周易一書本義存其大本瞿塘寫其枝葉僕竊以爲不然瞿塘列錯綜以爲象穿鑿實甚說而應乎乾以兌之說履乾之剛故爲虎也瞿塘謂艮爲虎不取象於卦之中而索象於卦之外是根本上自然發生之枝葉乎抑翦綵裁葉以附於木者乎如此之類不可枚舉欲取瞿

塘之象附於程朱之後特恐擇焉不精反多牽強之弊若陸子
品誼陽明勳業固有不可磨處但欲廢講學以求頓悟竊禪門
之宗旨爲吾儒之工夫有害吾道匪淺吾輩固欲取其長嘉其
功尤不可不知其偏而辨其謬也僕謂讀書必先擇書奉聖賢
之舊典明吾心之體用細心研求以歸至是吾心之理明而後
異說不能擾不然心無定秤易爲古人所欺且先人之說爲主
縱欲濯去舊見亦被他自來糾纏又不可不虚心自立意見窺
測經典每至強聖賢之義理佐吾心之議論世有有心斯道終

不能探其本原者職此故也伏冀旭堂站定腳跟仔府斯文以四子之書爲宗旨以六經爲菽粟以宋五子之言爲尺度尋其源委晰其本末平心玩索以求至理之所在而又身體而力行之化偏私擴度量慎幽獨正行事斬釘截鐵硬起脊梁做去異日之所造豈有限量乎哉

又答高旭堂書

前辱手書具悉愛我厚意且以僕前日所論可備采擇更詢芻蕘以藥舊習是可見旭堂之虛懷益可見旭堂之進境也吾人

用功以治心爲要心也者帥也耳目口體卒徒也帥強則士卒用命指揮無不如意帥弱則士卒驕悍肆出而不可制是故人不能正其心則耳目口體無不足爲心害雖然心立矣耳目口體皆欲其退而聽命矣養之不得其道則亦無以祛其欲而全其天何哉大道之蘊至深至微得其粗必窮其精得其表必窮其裏偶然涉獵遂謂會其旨要此中之奧妙不復爲之詳察是雖日取數十卷讀之亦無所得於其心及見之行事未有能縝密者此其心粗也聖域賢關非一蹴所能幾及必持之以恆久

需之以時日寸累尺積從容涵泳而後可底於成以遠大之功
程邁期效於旦夕不復循序漸進以次臻於高明之域則行遠
不能自邇登高不能自卑躐等之弊生助長之病起矣此其心
躁也一心之微天下之理無不具必擴其度量廣集眾善如大
海然納之以百川而莫見其盈也如深谷然投之以眾物而莫
見其滿也參考眾說以求至善之所在始足以盡吾心而知吾
性故謙則受益滿必招損使執一說而眾說遂有不能入偏立
一見而他人之見遂有所不能受必至師心自用滯於一隅而

莫能匯大道之全矣此其心隘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爲聖爲賢祇盡一己分內事惟學成德立出吾言以發斯世之聾瞶古聖人著書立說以明道也非以爭名也纔窺宮牆卽思垂著述於後世是皆外面起見用功雖超乎流俗立心實中於功利矣且立言必先知言格致未深遠思編集眾說針灸庸流何異乳兒舌澀思論天下大事哉此其心雜也粗則不能精其心以窮一己之理躁則不能永其心以竟一己之功隘則不能宏其心以集一己之善雜則不能一其心以復一己之性況乎其進銳

者其退必速始恃其壯往之氣思欲成功於一時久無所獲則必厭棄而不肯進而耳目口體無不投閒抵隙以爲一心之害是粗心躁心隘心雜心不去而怠心又因是而生矣如軍令嚴肅士卒畏威而大將暴虐終不足以服其心必至於離德解體軍令有所不能行者旭堂以穎悟之資兼果敢之力實吾輩所深畏特觀理或粗求效或躁取善或隘用心或雜如吾前所云云者今自知其爲癩疾廣搜藥石以醫之則有不難起沈疴於一朝者旭堂勉乎哉格致者所以窮此心之理誠意正心乃工

夫下手處也修齊治平根於心而次第以施之者也精其心而於事物之理無不欲其窮永其心而於道德之功無不欲其竟宏其心而於天下之益無不欲其集一其心而於天命之性無不欲其復發憤以修其業從容以俟其成夫如是吾之心日擴吾之力日固怠心不生道心彌存斯可以祛吾欲而全吾天以造聖賢之闢域矣旭堂勉乎哉夫知病不難也知病而能求藥爲難余受病最深何能醫君之病然先聖先賢之書具在無不可按證以求方也古人謂人主用兵不難於將兵而難於將將

吾人進德不難於應事而難於養心心得其養又何疾之不可除何病之不可醫乎旭堂勉乎哉令叔雲亭先生江右之行果否想家政日多此際亦難驟往以令叔天懷之沈靜識見之高明立品之清潔深足爲旭堂藥石使得日侍其側親聆訓誨吾知旭堂之受益必有無窮者別情繾綣言不盡意

與譚硯農書

人之爲學必先立志志不立雖以至易爲之事逡巡畏縮廢然而無所成志一立雖以至難爲之事鼓舞而不可禦夫所謂立

志者志爲聖人而已矣今人安於卑陋與之言爲聖人莫不大
驚小怪謂此豈吾輩所能勝不知聖人者亦祇盡夫一身之所
當爲也亦祇全乎人之所以爲人也孝如大舜孝之至也於子
道未嘗有所加也忠如周公忠之至也於臣道未嘗有所益也
雖其生知安行非尋常所可驟及然加以困勉之力亦可漸臻
於遠大蓋人稟天地之理以成性其理足以應萬事而無所虧
稟天地之氣以成形其氣足以配道義而無所餒苟銳其奮往
之志一日用力於仁至重也吾自任之至遠也吾自致之又何

事之不可成何境之不可臻哉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
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其自暴自棄亦因乎志之不立耳夫志
立矣而其用功之道又不可不講窮理者所以離夢而就覺也
格物致知必期本末之兼明居敬者所以祛欲而全天也存心
養性必務動靜之交修不居敬則無以立窮理之本不窮理則
無以明居敬之功不本末兼明則其所知者不全不動靜交修
則其所守者必偏是以程子之九條朱子之補傳曾子之戒欺
求慊子思之存養省察無不切切言之以爲聖學之準繩吾人

之步趨也至日用倫常各有當行之道今人學之不進者動謂以事累之不知事之所在卽爲道之所在事爲我所當爲是合依理行之則處已接物無非學問工夫天下無事外之道欲存心而厭事必坐禪入定而後可也聖賢之學豈如是哉硯農以穎悟之資兼稟和順之氣進德修業固所不難特患從容涵泳則有餘果敢精進則不足致知力行有未及猛力向前者伏冀豎起脊梁站定腳跟斬釘截鐵向聖賢路上做去矢必爲之志加進修之功志之所在氣必從之異日之所造豈有限量乎哉

來書問黎公講經濟之學不勝爲之欣羨但不知所講者何如耳治國平天下必先格致誠正脩齊始爲有本之學若徒誦於口耳而不先以躬行是無源之水必不能放乎四海無根之木必不能榮其枝葉也近日士人創立名士派經濟派名色爭關門戶吾嘗論及之曰名士不本於性天終爲六朝之放誕經濟不原於道德卽是五伯之雜圖硯農有志乎此是必依大本大原上做去始爲有用之學徒講求錢穀兵刑抑末耳

答劉孟容書

所示諸生持守涵養之說誠爲學者良劑士人讀聖賢書不徒以之資口耳實以之範身心持守不固涵養不深雖日談仁義終是一場鶻突古人之學言與行合而爲一者也以平日之所言者勸而爲行卽以一身之所行者發而爲言故聞其言卽已知其人也今人之學言與行分而爲二者也著爲議論者居然聖學之知獲見諸行事者不免世俗之迷亂問其言則是問其人則非也縱合其行事勉強支持不至墮落此心憧憧已不可質諸幽獨況涵養不深則省察不密省察不密則舉動必乖舉

動既乖則言語必謬其病相因而其害無窮澤南每當清夜之餘恆自悔往日之踐履少而議論多顯不可以質大廷幽不可以盟夙夜近不可以慰良朋遠不可以對聖賢一時存養忽而一時寬懈日月流駛白髮催人膺心自問悚仄悚仄霞仙言之於我心有感感焉此不特諸生所宜書紳亦澤南所宜奉爲針灸者矣惟學者工夫窮理居敬直須並進不居敬無以立窮理之本不窮理無以明居敬之功天下之理至精至微自一身至於萬物斷之必先其切也自一理至於萬殊窮之必盡其量也

其道靡盡其功靡竟使於理有所未明終難必其持守之悉當於義有所未精終難期其涵養之盡純大學教人以格致爲首務其先後之序皎然其不可亂朱子之補傳或問切切然爲學者言之其功直在於萬世也陸子靜不事講習專務踐履是以終墮於禪學朱子之所以辨之者旣明且詳其文集中雖有悔往年教人在言語文字上用功之語此無非鞭辟學者欲其卽平日之講習爲身心之準繩其所謂言語文字者固卽討論玩索之功非如俗學之詞章在所可後也若以討論玩索爲可後

而惟專力於持守涵養是又墮陸學窠中矣王陽明取其說之
近乎是者以爲晚年定論朱子集註或問爲中年未定之說後
自痛悔至自以爲誑思欲改之而未及其說之誣先儒辨之明
矣後世主良知之說者猶自張其誕而曉曉不休聖學不明人
不復尋其緒於遺經者直自陽明之毒中之吾輩旣知其害之
大正宜剖析毫釐決其疑似以障狂瀾於旣倒不可有一毫假
借使入主出奴者爲之竊發於其間也霞仙佩服晦翁至深至
堅而其殫力於格物致知者旣已有年固將覺後進之昏憤而

使之不陷於異說今獨舉此文集中之一語以爲學者不加循
守專務誦說未免後其所先其所後夫不加循守專務誦說
固中吾人今日之大病矣而其所謂先後之義若有不甚明者
伏冀霞仙取朱子文集中之意再爲明示以解諸生之惑且勿
爲良知家所藉口也所示啟某執事書極陳時弊再三展讀不
禁爲之浩嘆是固有爲人之所不能言亦有爲人之所不敢言
者憂世之心可謂深明而痛切矣然亦竊願有質之霞仙者士
君子學聖賢之學明德新民莫非一己分內之事朱子稱范文

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以其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但身處草茅道在求志全一己之性天不必議人世之是非鑑古今之成敗不必論時政之得失有憂國憂民之心不必有感時憤俗之語一部周易皆言素位位在潛而潛潛有潛之道存位在躍而躍躍有躍之道存禹稷以三過不入爲中顏子以簞瓢陋巷爲中位在故也伏冀霞仙學與年進德與時加合古人之聰明爲一己之聰明學問中未始非閱歷盡庭幃之侍養以驗平日之講習閱歷中未始非學問殫敬恕

之功以全性分之大儲經濟之畧以待國家之用精進之功斯愈達而愈上而其所以流諸筆墨形爲簡牘者尤宜謹慎不然出位之謀欲伸及身之災難料是固不可不爲畱心者至於身體違和亟自保惜養生之道大約以除嗜慾定心氣節勞逸調起居爲要披閱經義雖宜乘時講究力不能繼之時不可稍事勉強以耗精血慎之慎之須畱此身以有用也叨在知心直陳鄙見以霞仙之高明當有以恕其狂瞽矣近作養氣論以明天人一理天人一氣之旨亦好爲論說之病特以霞仙不來欲語

無人聊抒所見以代講習望細爲簡閱訂其瑕疵其言或有悖於古或有戾於今或擇焉而有所不精語焉而有所不詳者皆爲一一標明使澤南得有所質證焉則幸甚也

與劉孟容書

某自正月二十七日入館終日課讀自己工夫曾不暇爲之整頓館有讀周禮者時與討論其書見得周公當年制作極廣大極精密斯民之身家性情勤惰奢儉至纖至微之務無一不爲之理畫三代以上風俗醇厚雖先王之盛德有以感之亦由其

法制之盡善也其中制作卽有不能盡宜於後世而其良法美意自有不可磨者因意宇宙之事無一非至理之所在吾人爲學固當於身心下工夫而於世務之繁瑣民情之隱微亦必畱心窮究準古酌今求箇至是處庶窮而一家一鄉處之無不得其宜達而天下國家治之無不得其要此方是真實經濟有用學問使徒自說性說天而不向事物上窮求雖於本原上有所見終不能有濟於實用也特天下之義理無窮人生之光陰有限年年鍼線無所成就屈指韶華不勝汗流足下侍養之餘所

讀何書搜求研索自必有得力處惜不獲風雨一堂共相商較
而其愛惜光陰之心諒兩地同一轍也拙稿曾呈閱篇內瑕疵
想已爲之指點祈將稿本附擲來手俾得知其中之不是處幸
甚幸甚少霞暨蘓浦昆仲今年讀書何所嘗深思念少年光陰
切勿令渠等虛擲也東家青峙長嗣年十四天資聰穎語以程
朱之道亦覺易入其家亦不令作時文他日或有所成就書不
一一惟祈照答

與某友書

星垣話別相慕彌深想進德修業功與日長閣下秉質和粹識見高卓惟惜相見時暫分袂時久所欲與共證者不獲時爲之賞斷也前讀閣下寄霞仙書自云心中不能消卻孝廉二字某未識其所難消者其孝廉之實乎抑孝廉之名乎夫欲盡孝廉之實則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他日之仁民愛物可由此而推之矣一介取與辨乎道義他日之決去就臨生死亦於此基之矣此誠君子爲己之學擴而充之則優入聖域固所不難若祇繫情科第已是逐外面作人當非君子之所以用心也夫道德仁

義賊之自天操之自我我欲爲之氣數不得而阻之富貴貧賤
命之自天操之自天我欲爭之天未必遂與之舍其操之自我
者慕其操之自天者幸而得固吾命之所當得苟不能得卽日
夜營求又何益於分毫哉君子之學道德文章事業原是一項
工夫平日深格致之功以求義理之蘊奧究其當然復究其所
以然表裏精粗無少蒙蔽因而體之身心使此理實有諸己不
令一毫之稍虧夫如是筆之於書則爲不磨之文章施之於朝
廷則爲不朽之功業此體明者所以用達本深者所以末茂也

苟不務此惟兢兢詞章以博一第遵義有所未明體驗有所未
至則其所形諸楮墨者未能言之而有物縱令窮工極巧一發
入彀亦不過爲庶人之鴛士之雉大夫之雁而已而其所欲施
諸事業發爲經濟者又全不在乎此是其所得者甚微而其所
失者甚大也閣下以古道自砥礪必不肯役役於此卽或偶爾
分心亦迥異俗輩之沈溺特天理人欲界限爭在絲毫此心不
入於義卽入於利其閒原無立足之地伏願窮理之功已精者
益求其精自修之學已密者益求其密勿爲俗說所牽引勿爲

俗情所搖奪斬釘截鐵硬起脊梁做去庶可乘時精進漸臻聖賢之闡域功名得失不必憧憧於心在己者己爲之在天者天爲之是雖屢應科舉抑亦無害乎道先儒所謂實人累科舉非科舉累人斯言良可念也僕生質魯拙歲月蹉跎無一善狀可爲知己告辱承不棄採及芻蕘敢以我之所未逮者轉而望之閣下諒不以其言之迂而棄之也

答雲浦書

伏讀來諭謂弟恪遵濂洛關閩兄志在杜韓歐蘇轍迹雖殊兩

情仍契欲各隨其性之所近而深入之期於有成可見吾兄卓識雖以弟之迂拙亦不厭棄且從而砥礪之是不惟可以泯門戶之爭且可以借他山之錯教誨之言深銘肺腑矣然而弟竊欲有以質請左右者夫道德文章本合而爲一者也古聖賢之學窮淵湖委明體達用性命之精微身心之功用政治之得失古今之興廢無一不洞燭於胸中故其施之躬行者爲不朽之德業形諸簡策者爲不磨之文章蓋文爲載道之器道卽爲作文之基也孟子七篇其文之變化淵博爲韓歐諸家之所深推

者矣然而其所以稱爲賢者七篇之外別無所見豈徒博此文
章之美哉蓋以其能崇仁義辨楊墨扶王道黜霸功閑邪衛道
功不在大禹下而文章特其餘事耳三代以下以文章自命者
多矣昌黎起八代之衰廬陵埽五季之陋莫不以文章爲己任
迄今讀其所作要皆於道有所得者始能炳著於古今韓之原
道佛骨表送浮屠文暢及與孟尚書等書識見卓越孟子而後
不可多得歐陽子之文不讓昌黎而其議論亦多於道有所見
唐詩李杜並稱而杜終勝於李亦以其忠君愛國之意時時流

露於楮墨間可見古今來文章之可傳者要必其言之有物而後爲人之所不忍棄苟無關於世道人心卽其縱橫雄宕足以推倒一時亦不足以垂諸後世其本未裕故也是故孟子之學由道德發而爲文章者也故其片言隻詞悉關道脈韓歐之學因爲文而有所見乎道也故其文有未契於道者遂不免爲世之所議向使昌黎學孟子之文而卽道孟子之道枉尺直尋嚴其辨詭遇獲禽峻其防則其上宰相諸書必不如此之亟亟以求進而爲後人之所遺憾者矣吾兄工於文者也且亦能力其

行者也弟自與結納以來不徒愛兄之能文而尤愛兄之近理
兄襟懷灑落天資坦易待昆仲友愛日篤接朋友直諒無飾雖
近日境遇窘人其磊落光明之氣自若終不肯爲媚人態在吾
輩中誠爲不可多見此卽是希賢之資弟竊謂兄性之所近不
僅在杜韓歐蘇而又在濂洛關閩也倘肯窮身心性命之原更
加以涵養察識之功異日充其所學以杜韓歐蘇之文發濂洛
關閩之旨豈不更爲吾道光區區之心未嘗不於轍迹稍異中
望其殊塗而同歸未知吾兄亦肯俯從否也象山之學已經朱

于明辨弟固未曾及惟姚江良知之說竊禪門之宗旨亂吾儒之正道雖經前人議論而其中之似是而非者尙未能一一剖晰故曾爲明辨之固非攘臂於已斃之虎狼而欲居其除害之功也至謂議論先儒恐開後生輕薄之門吾兄所規誠爲允當然吾觀古之聖賢無一不以長厚自居而於學術之邪正往往辨之不少恕亦有所不得已而然也然而吾兄之箴規弟當書之於紳而不敢忘矣弟於宋儒諸書雖頗自涉獵而智不足以明道勇不足以決幾立身行己頻復頻失捧讀兄書不勝感愧

但願箴言長賜使不至於墮落幸甚幸甚

覆某友書

前蒙惠書教弟以揣摹時好弋取功名其愛我誠切然弟有所見有不得不陳之於足下者士之品大概有三有富貴之士有功名之士有道德之士道德之士者尊德樂義明體達用出則陳綱敷紀帝臣王佐不出則講學明倫守先待後貪功徇名之念未嘗一毫萌於心禹臯伊旦顏孟是也功名之士者慨然有大志攀龍附鳳奮躍從王惟冀勒功鐘鼎垂勳竹帛身家妻子

之累絕不以之動於念留侯伏波汾陽是也今之所謂弋取功名者大率皆富貴之士也就傅受業之後惟汲汲於誦讀詞章之學工文字講聲律以爲登科之具父兄以是期之師友以是教之子弟以是赴之一旦得志朝廷之政事皆懵然而不辨惟聽之胥吏之所爲而私意物欲又時時擾於方寸之間奔競夤緣干謁攀附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又烏睹所謂功名也哉夫道德者功名之本也功名者道德之華也道德囿於功名則其道德不宏功名出於道德則其功名乃大古之人蓬戶蕭然歌出

金石天理日以復人欲日以淨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盡備之於草野之中及臨大事決大策不
動聲色已措天下於磐石之安何者其蓄之有素而出之有本
也三代以上之政事其迥異於三代以下者正以此耳吾人讀
書亦惟盡其在己者而已此心之私欲果能克盡否天下之事
務果能周知否一旦僥倖棟橈鼎折論忠貞不及論廉潔不及
論勳猷不及庸庸碌碌徒爲後世所詬病此則我之所深憂者
耳至於今日取士必由科舉吾亦惟按期課文試期至則應之

技之售不售是固有命存乎其閒非吾之所能爲固不必先爲之慮也許衡七歲入學問其師曰讀書何爲曰取科第耳衡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及長慨然以道自任曰綱常不可一日忘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吾之志固已有所在雖有笑我迂者亦不能爲之辭矣少伸鄙意當有以鑒我

答友人書

承君以書見寄道及城北某寺佛閣巍峩梵宇宏敞金身高六七丈所費約數萬計河濱某寺修未竣亦不下數萬爲吾邑之

巨觀也余則謂其不然佛教之興流毒生民高明者溺於明心見性之談愚昧者惑於福田利益之說歷千餘年不能過其波其害誠有甚於楊墨者宋明帝作湘宮寺備極壯麗自以爲此是我大功德而國運日替梁武帝棄位捨身同泰寺災起十二層浮圖公私損費卒不免侯景之禍秦姚興以羅什爲國師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魏世宗親講佛書作瑤光寺胡后繼作永甯寺浮屠高九十丈上利復高十丈僧房千間延昌之際州郡共有三千餘寺佛寺之

盛未有如晉宋齊梁陳隋之閒者也當此之時禍亂相尋彝倫
攸斲君臣父子之經幾不知爲何事爲其君者徒知耗天下之
財竭萬民之力以作此無益之舉誠有如虞愿所謂百姓賣兒
貼婦錢之所爲者上行下效天下之靡然從風也固宜方今崇
聖教黜異端薄海內外靡不家喻戶曉知邪說之不足信愚懵
者偏陷溺於其說佈施供養無所不至不思海內平治民齒蕃
庶天地之生財止有此數卽力行節儉猶將有所不給也況水
旱時聞螟蝗迭見草野家室嗷嗷待哺朝廷方賑恤之不暇乃

景一遺集
三
欲糜此浮費張彼異幟匪惟失國家尊崇聖學之意亦大負其
務尙節儉之訓也已無論無所謂佛也者卽有所謂佛佛又安
忍坐竭眾生之膏血以享此寺宇之崇高也哉成事不說遂事
不諫旣往不咎此寺旣成追論之何益特以世人溺於邪說莫
可救止故力爲明辨以告今日之廣營佛寺者君其以爲何如
也

答劉克菴書

克菴足下別緒縈縈兩地同心昨接手書知足下今歲仍與健

菴讀書城南其爲學以閱四書爲急務旁及諸經有餘力則爲詞章以爲應試之具可謂得用功之要者也居今之日思欲用世不能不應科舉欲應科舉不能不作時文然朝廷之以文章取士者非徒欲其能文也欲其平日讀書窮理探四子之精微闡五經之奧義擴其識見端其身心儲其經濟裕其謀猷以爲天下國家用臨時以文試之以觀其胸中之蘊謂其枝葉茂者根本自深也士見上以文試之惟知以文應之諧句調逞詞藻千擬萬摩以求工妙五經四子束之高架而不顧聖賢之實修

帝王之大法朝廷之安危生民之利病毫不關於其心一登仕
版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平日之所極力求工者至此皆一
無所濟是以天下之學術日見其壞亂天下之人才亦日見其
不足耳孟子曰閤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今之工文求售者
其有類於是乎抑亦有甚於此者乎此則吾之所不敢知者也
士君子之學亦惟求其在己者而已立德立言各有當然之則
盡己之所能爲而用舍聽其自至凡事有所爲而爲者雖勉行
善事亦無關於性天無所爲而爲者卽一言一文莫非吾心之

妙用以時文之程式發聖賢之義理矮屋風簷扞所見以應之
得失利鈍絕不計較是固於道無害否則描章雕句竭一生之
心血爲之匪惟蹈程子玩物喪志之譏其有害於心術者尤大
也先儒謂非科舉累人實人累科舉正謂此耳克菴有志經學
不肯溺心詞章然旣握筆作文不可不掃除此習至於讀四
子五經之法則以體之身心爲要其窮理也因己之所已知者
窮去其克己也因己之所最偏者克去蔽義夾持知行並進則
四子五經之理皆在我之一身使或徇外爲人終無益於實用

也

寄謝健菴書

健菴足下克菴書到知足下今年讀書城南身心益自砥礪幸甚月前歸應縣試想今仍入書院矣場中得失足下尙以此動其心否近日士人以作文干祿爲事詞章爲進取之羔雉試帖乃仕宦之媒妁揣摩規撫僥倖一第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戚戚厥心靡所不至不知人之顯晦原有命在傀儡行空暗中有弄其線索者吾命應貴雖無心聞達爵位自至吾命應賤卽百計

奔求亦罔有濟嘗見人少著文名老猶潦倒場屋者匪文之不
工實氣數之有限也夫朝廷之所以取士者何爲也哉鼎食鐘
鳴非以拯多士之貧困也若若纍纍非以光多士之門閭也旁
求俊彥簡選英才以熙庶績以亮天工以定人民以安社稷所
望乎士者重故所以求乎士者愍士人當民社無責之日正宜
廣學問嚴操守審時勢酌古今預儲所以致君者何業澤民者
何猷出則行之不出則卷而懷之此纔是有用之學不知務此
惟欲博一第以爲快無論其未必得也卽令得之智小謀大力

小任重鼎折餽覆後悔無及朝廷之上又何用此人爲哉足下
識力堅定區區得失諒不以之介於懷特以應試之際此心易
爲外物所動故奉此言以進之惟盡我之所當爲勿冀命之所
未至惟思我之所以報君勿冀君之所以榮我致知力行樸實
地做去庶內重者外輕其德業未可量矣古人云透得名利關
便是小休歇打此關不破未有能進於道者惟足下審之

與蔣瀛海書

瀛海足下苔洲自書院歸言足下近與諸友齟齬忽逞怒氣悔

悟之餘欲得吾一言以相警可見足下悔過之速且有喜聞過之誠幸甚幸甚余意昨日之事大約非一朝一夕之故不平之意久蓄於中偶爾觸動遂一發而不可禁不知吾人持身涉世亦惟求己之不是而已不必計人之不是也求己之不是者日用酬酢必自立於無過之地一言未法不啻芒刺之在背一行未善不啻嘉石之自陳愛懼惕厲以保无咎自檢點之不暇何暇檢點他人若惟以計人之不是爲心此心祇見人之不是不知人亦有是矣此心惟欲攻人之不是不知此攻人不是之一

心先已自蹈於不是矣始猶欲以己之是責人之不是繼則渾
忘己之不是而惟索人之不是始則猶以人之不是爲不是責
其必出於是繼則直以人之是爲不是以掩覆乎己之不是是
與不是遂顛倒於吾之一心而不可以復辨操是術以往處鄉
鄰則結怨於鄉鄰處朋友則結怨於朋友甚至於父兄師長之
前亦將絜長論短負氣不肯相下小則招尤大則取禍皆由此
見人不是之心以至於此極耳夫人之所以克乎一身者氣也
能宰制此氣者理也人之於氣惟時以理御之則可成爲德義

之勇足以勝天下之大任否則爲客氣爲暴氣爲戾氣如無羈
之馬無楅之牛奔放觸鬪而不可以復制天壤間以氣壞事者
最多匪氣之爲害由無義理制之故也足下天資強健英氣勃
勃充其才力似亦可以有爲伏惟平時讀書窮理以義理澆灌
心胸取古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之道鞭策自己身心以調和
其血氣臨時又痛自省察之翦落之人是矣而我不是不是在
我於人何尤我是矣而人不是不是在人於人何校順乎道理
抑其躁戾庶心平氣和行事不至有失且剛大自養足以配道

義而無餒矣余少時好逞氣不惟行事多錯至今胸脇閒嘗有
肝氣作痛足下自當以我爲戒宿雨初收天氣清和此際正好
平心讀書以觀義理之所在慎勿以區區微嫌芥蒂於胸中也
惟足下繹之

寄郭意城書

星垣話別倏經年餘遙想德業時進道履綏吉契慕之餘彌切
禱祝昨遇霞仙得悉閣下近況且言與閣下約來年欲共讀麓
山以畢夙志以兩君之學識高卓素切同心復得風雨一堂麗

澤交資斯道必益光明但不知果能如願否學問之道至今日卑陋極矣詞章之士奉對偶音律之文以爲掇科名之利器未得則珍若金玉既得則棄若敝屣修己治人之道全不爲之留心卽或有一二特異之士語品行則涉於福田果報藉修身爲邀福之具不知其爲性之所固有分之所當爲矣語經濟則惟考求乎海防河務鹽法水利以待用於斯世明德新民之學視爲迂疎矣迹其所學似勝於竊取富貴者之所爲究其所爲要皆從功利上起見是以所見日陋所行亦日卑不知君子之學

淑身淑世爲性分內所當爲者而已平日格物致知以求義理之蘊與若何爲修己之要若何爲治世之業表裏精粗不使有一毫之蒙蔽因而體之身心罔或差謬醞釀既深體驗日熟由是筆之於書則爲不磨之文章推之家國天下則爲不朽之功勳此體明者用達本深者末茂也苟不務此徒向枝葉上用功縱做得偉然可觀終是三代以下品詣三代以下作用況乎以利己之心行之尤終不能有成也哉閣下天資純和識見卓邁平日用功迥異流俗特以天人之界祇爭毫末此閒原無站腳

之處所差者微則其所謬者遠伏乞窮義理於微茫殫身心之實功無慕外物無牽流俗斬釘截鐵勇力向前做去庶處則可爲醇儒出則可爲名臣不至囿於輓近也已霞仙近來亦爲家事羈身而其向道猛勇直是可畏閣下得與共事定能深受其益澤南歲月蹉跎無善狀可爲知己告惟以其所欲爲而未爲者轉以望之同志鴻羽有便望以箴言賜我俾不至於墮落則幸甚

與劉孟容論水陸各分兩軍進攻書

別後思念殊深接來諭滌帥到豫章官紳備極慇懃應付軍餉
深以爲慰水師陷入內湖我師之不幸也一綫生機卽自此動
向使彭蠡賊船不爲盡焚逆帆得以往來其間北路之賊又復
紛竄武漢潯陽一軍進退維谷禍兮福所伏焉知非天欲磨勵
此軍抑其躁進之心養其久疲之力爲將來大舉地步耶承屬
勁率弁勇振厲士氣以關好議論者之口竊意我軍自岳州而
下轉戰千里所向克捷一渡潯江諸軍皆鈍意者人事有未盡
天命有不祐與君子行事求盡其在己者而已賊勢猖獗中原

鼎沸生民困苦莫可名狀身在事中者正宜深自引咎枕戈嘗
膽日以抒生靈之禍爲念謀之其臧事雖不濟此心自可以無
疚謀之不臧卽僥倖成功浪得流俗之美譽終不能無愧於其
心一時之譏刺何定千秋之公論自存悠悠之口又何必遠籍
之而遠關之也哉至於勦賊之策澤南前致書滌帥議陸師則
江南一軍江北一軍水師則湖口一營江西一營相與分擊夾
攻滌帥以爲然第爲此舉非三四月所能猝辦當今之時不患
無勇患無餉不患無餉患無辦事之人有其人天下之財源雖

湖未始不可以徐圖而勇則易集者也鄙意滌帥宜先於陸路
中擇老成持重而兼英毅之資可以獨當一面者二人付以事
權一令其帶久戰之師二三千人歸湖南更招四五百人益之
自岳州渡江而下漢陽以搗漢口湖南所練之水師與爲聯絡
歸其節制漢口破卽由蘄黃下安慶以攻北岸湖南四川陝西
餉項任其支撥以專責任不濟則治其罪一令其帶現在潯陽
四五百人更招二三千人益之暫駐潯陽日事操演牽制賊之
大股不得盡竄楚境且以固江西之門戶待彭蠡水師一出湖

口相與并力以攻潯城潯城下卽渡湖口出彭澤擊蕪湖以定南岸南北兩軍各自爲戰待其可合而後合之如是在南者不憂北岸之無人在北者不憂南岸之空虛彼此相資前後相應區區小醜不難殄滅計不出此徒於一路求勝終不能濟往事可以鑒矣辦天下之大事者不可畏難畏難則苟且而不進不可欲速欲速則急遽而無序統籌全局奮迅以圖之從容以應之事雖難未有不可以辦就者賊在城上語官軍曰汝祇有此一路耳若有兩路吾亦不打江山矣此言實爲中肯爲今之計

固無有出此之右者也芻蕘之言未知有可採否久居潯陽鬱鬱不自得練勇之暇卽覽周易於進退消長之理頗有所得古人於憂患時作之吾人於憂患時讀之愈親切而有味也因本義以卦變之說釋彖傳上下往來字義似非作易本指妄以管見附於其末未知足備一說否寄呈一編祈吾弟與滌帥鑒定之不宣

與曾節帥論責成重任書

接讀來諭具見深意澤南致霞仙書南北兩路夾攻此今日正

辦賊勢分途竄擾不能不變其局以應之舍此固有難望其成
功者來論謂守潯之軍易回岳之軍難回岳之軍不難於招勇
而難於籌餉此爲至要之論而澤南則謂最難者在於得人不
得其人雖有勇有餉不能制賊之命至謂非澤南不能獨當一
面吾竊以爲不然澤南一介書生罔識時務德不足以動人才
不足以應變軍興以來勉從戎行蓋賴有麾下之調度動中機
宜又得智亭軍門同心共濟是以未至於大戾而其中失機之
處每至事後而始明智力不逮故也議論世事易擔當世事難

困人成事易獨任大事難智小謀大力小任重鮮有不貽覆餗
之譏者且人之所以能有爲者德也才也而其所宜乘者勢也
麾下久歷朝端聲望素著忠誠之氣上下交孚故當財力支絀
之秋出而任天下事創立一軍天下莫不響應澤南湖南下士
寂處無聞偶爾從戎卽欲起而當一面之重任微論不能辦此
卽能辦之天下又誰從而信之天下無難事視乎其爲之者而
已以其難爲遂皆束手而不前斯世之事更教誰做古人事業
固無有不從艱難中做出者然亦必求其事之有濟而後獨任

其難而不辭苟自知其不能有爲徒欲勉強從事迫其無成然後從而悔之亦已晚矣宇宙之大何患無才苟謂事當如此辦理望更擇一德望素著者令主持其閒澤南不才願從而贊襄之以助一臂之力或可有濟至於南北兩路各自爲戰不過以吳楚地懸大江中隔一切事宜難以遙制故必奏請

聖旨得以專摺奏事而其大權則必麾下一人握之不獨漢口以下之餉必賴以徵調卽金口以上之餉亦有不能不爲之籌畫者非謂江北一軍遂可以委之不顧也餘不一一

與曾滌帥論盩山退軍利病書

湖口之賊非甚强悍不過以築壘高堅鎗礮轟擊使諸勇不得近而已我軍數攻其壘輒負固不出近忽分路來攻我軍列陣山下靜以俟之澤南親率二三十人誘賊三四里外每進一步則賊退一步是可見其無能爲矣水師連日獲勝焚其木蘆燬其戰船十二夜之敗以舢板多上姑塘賊得以乘隙縱火至使湖口坐船爲其所焚亦非其力足以制我致有此失也人皆以陸路數戰不能得手戰船又被焚慄慄自危澤南與霞仙迪莽

以靜鎮之竊計方今之務有三策陸師穩駐盃山水師之在潯城者急下八里江在姑塘者遍焚姑塘青山一帶賊船然後與八里江之師合力夾攻從容以圖之自足以制賊之命此上策也潯城之水師不能速下八里江則姑塘之船不能爭出湖口陸師之在盃山者糧米無從接濟暫且駐營姑塘與水師相依護一可以保南康一可以與潯城聲息相通此中策也陸師因水師之不利遽退潯城此下策也而營中謀士從下策者多尊意亦主此說潯南竊惑之我軍轉戰千里賊所畏憚一退潯城

則賊之氣大長必至襲我後路併力潯城而安慶之賊紛紛上矣潯城水師不能復下八里江安慶之賊船必上江面復爲其所有水師在潯江者亦有不能久駐之勢而姑塘戰船終無復出之日如此舉動實有害於大局幸奉檄之後尊函旋至亦以此軍不宜退駐爲言始轉憂爲喜當眾心搖動之時特澤南一人爲之靜鎮而退師之命出自大帥諸兵勇必有不用命者惟湘勇以攻城攻壘之故受傷者眾必須如前命休養一旬然後可養其全鋒各營因水師失利其心愈不固必須於智亭軍門

營中擇將官之有膽畧者帶千人來此庶足安士卒之心而壯其氣非獨爲此一軍於大局實有裨益

與曾節帥論進攻湖口利病書

今日之憂不在湖口之難復而在湖口之難守賊上踞武漢下踞金陵相爲犄角吾出湖口之後欲攻武漢則慮小孤賊船乘於下欲攻安慶則慮武漢賊船尾於上且湖口逼近江面爲賊必爭之地得湖口必分兵以守與賊相持於無已非長策也爲今之計惟以復武漢爲要著武漢復則從北路以攻蘄黃下小

池口金口之水師相聯而下以斷賊之糧道內湖之水師從而會合之然後以一軍搗江之南以一軍控江之北顧茲小醜尙能久居此耶計不出此徒爲爭湖口爭九江之謀是不過徒爲江西固門戶也今日之禍天下之大變也東征西討無非以安天下爲事勦廣饒爲東征故卽勦義甯亦無非爲東征故況勦義甯可乘之以下武漢於東征大計尤爲有益乎澤南才力不足難以肩此重任事權不屬又恐爲他人掣肘力小任重自知最深請麾下卽爲布置另擇一人以統湖內之水師澤南請先

以義甯自效克復義甯卽請隨同麾下進征武漢斯爲上策至
於南康之水師不可無陸營以護衛之酌甯何營與爲聯絡由
義甯以趨武漢湘勇尙嫌太單必更與以一營其勢乃壯皆乞
酌定以決行止

與左季高先生論湖南協餉書

十三日由擴夫來使接到尊函敬悉一切前此九江所接之書
數月未及裁答知閣下必疑澤南忌其言之太直而又知閣下
能諒澤南不如是之淺此身日日在過中力求藥石而不得敢

忌醫乎敬讀覆書吾人刻刻以聖賢自勵卻不可以聖賢自許
驕之弊宜若易勉然時時對勘亦正爲難此誠有道之言不獨
澤南當佩之天下之從事聖學者皆當書紳王伯安先生所謂
臨陣止爭此心不動馬君可爲將每與言輒惕然澤南不才竊
願從事乎此提師振旅以遏寇氛三軍存亡係之蒼生安危寄
之每念及此毛髮悚然在九江得尊書會占一律云事業極伊
呂浮雲過太虛矧茲一戰績已出二年餘世事知胡底臣心敢
負初九龍終有悔珍重故人書此實自心體驗之言閣下當能

諒之頃在梁口得一小勝已備公文託擴夫達省十三日由棋盤嶺進發鰲嶺大眾已行賊以萬餘乘其後幸先事防維唐義渠蔣薌泉二君守隘以禦不爲賊敗反能以寡勝眾誠爲天幸十四日賊又以五六萬人撲我鰲頭之營四路包繞一戰而勝賊賊至五六千之多以我得地利故也鰲頭距州城七八里尙據形勝州城之險已失惟斗城堅固賊之防備又嚴攻之未知能得手否亦惟謹慎以圖之不敢以屢勝而生驕矜而已昨接中丞札示調湘軍回楚兼已形之奏牘同室有鬪披髮纓冠而

往救固其所宜但思郁永雖多未靖得閣下之籌畫與眾材之
勇往不難了此崇通雖在境外此股不靖終我省之禍克復義
甯之後當乘勢攻通崇埽湖北之賊巢卽以固湖南之門戶岳
州解嚴卽可併力郴永而不分其力知閣下必玉成此舉也此
後軍餉不能不仰給於湖南天下事須放手做亦顧不得許多
此誠爲有力量語欽佩欽佩又謂籌餉一節任如何勞苦萬分
亦當極力謀之決不膜視此言已謹銘之肺腑往年寒苦讀書
錢貨全不繫懷一人戎行時時較量師行而糧食不得不仰仗

此物以圖天下事也生平無他幸事惟喜得朋友數人時時砭我痼疾凡得朋友箴規語必早答之如服藥見效須告之醫者俾知其能受也作報爲遲不罪不罪璞山漸平和可喜銳氣亦減可慮戰陣所爭者在理亦在氣也所論雲浦甚當然其所帶勁勇蓋多出於中右兩營之舊部今歲又加以訓練都司朱蘭桂尙可用但亦視其將之者何如耳

與曾節帥論東南戰守形勢書

竊嘗統籌天下之大局黃河北條之水也秦晉燕趙之險憑之

大江南條之水也巴蜀荆襄徐揚之險憑之河水渾濁操舟維艱長江數千里一帆可以上下故東南爭戰必恃水陸之兼濟大江之要害有四一曰荊州蜀江初出峽之水也荊州不守則西可以窺蜀南可以襲常澧一曰岳州沅湘洞庭之水由之以匯大江者也岳州不守可因之以犯長沙窺衡嶽而通嶺外之寇一曰武昌江漢之所由合者也荆岳諸州倚之爲鎮鑰而溯漢水而上卽能犯湖北之襄鄖陝西之漢中度南棧可以爭劔閣踰北棧可以據陳倉秦蜀奧區悉爲震動一曰九江大江東

流彭蠡入之南昌之門戶也西踰湘南東犯閩浙在在可通此皆自古用武之國智謀之士所必爭焉者也至於皖城江表重鎮爲都金陵所必重而非長江險要之地建業龍盤虎踞古稱天險而地居下流勢尤不足以控西北荆岳鄂潯非其所有遂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六朝偏安江左其安危恆係於荆襄有宋南渡諸臣日以爭江夏爭荆襄爲事故得偷安於臨安元伯顏一人襄陽下武昌南宋不能復支以成建瓴之勢故也粵匪倡亂之始不過桂林一隅耳無與於長江之險也程制軍防堵

衡永不能以兩湖之全力守嶺表之險要致賊踰嶺而北陷道
州陷郴桂逼圍長沙我師力守得保省城賊遂迂道而破岳州
破武昌破九江破皖城僭號金陵當其時賊勢初成羽毛未豐
利金陵之富侈饜一己之貪求自岳而鄂而潯皆得之而不守
使收武漢之餘燼據上游以自固居高臨下亦無難制賊之命
當時封疆大臣亦無有計及此者賊得金陵之後遂日以上犯
潯鄂爲事咸豐三年夏奪九江而薄江省江中丞進援江西賊
不得志章門因而上窺武漢浸假而據漢濱之德安矣浸假而

上據岳州矣浸假而逼長沙迂道以據湘潭矣由是而湖南之常德澧州相繼胥溺湖北之荊州亦爲賊所擾長江之險盡爲賊有東南大局幾有不可支者賴麾下提師湘南操水軍以肅清江面爲要著湘潭一戰賊鋒始折因而復常德復澧州進攻岳州賊勢大挫武昌之久爲賊踞者亦得以一鼓下之嗣是而大治而興國而蘄黃而廣濟而黃梅轉戰千里所向無敵長江之險幾復盡爲我有賊之所保者僅九江一孤注耳勝負無常變生不測水師攻破九江賊船下泊湖口以阻江西內湖之戰

艦會爲賊虜者使之不得出大江湖口賊卡既破小舟駛入彭
蠡舉賊舟而盡焚之我軍巨艦之在江西者反兩爲賊所火陸
師由蘄黃而南者亦頓於潯城與之相持不下楊制軍不乘我
師克復武漢力圖善後以備不虞不自揣量率請以攻劔北路
是任致賊復襲廣濟陷黃梅武昌漢陽又爲賊所淪陷東南大
局於是爲之一變今官軍所能力持者獨有潯江一險耳九江
雖爲賊踞陸師之圍之者賊不敢撓其鋒湖口雖爲賊守水師
之在南康者賊屢爲其所敗潯城逼近金陵兼能牽制武昌故

賊深以爲憂必欲從而爭之犯弋陽擾廣信且欲從信水以下彭蠡而抄我師之右矣據義甯守梅嶺且欲從修水以下彭蠡而抄我師之左矣幸賴麾下指示方畧澤南因以獲捷於其間江右東西兩路俱爲安輯九江門戶益固賊不得恣意於武昌兼以湖南之水師堵於金口官制軍之陸師已及德安武昌雖爲賊據當有不難撲滅者特以湖北之崇陽興國通城通山羣盜如毛荐食之心無有饜足崇通之賊不除江西之義甯武甯湖南之平江臨湘巴陵終無安枕之日是以欲制九江之命未

有不從武漢而下解武昌之圍未有不從崇通而入者爲今之計惟有率南康之水師與圍潯城之陸師合力以攻湖口橫踞大江以截戰船之上下更選勁旅掃通城通山崇陽興國之賊悉其種類而殲除之則江西湖南兩省之邊患可以漸紓然後乘勝以下咸甯出江夏與湖南駐泊金口之水師相爲聯絡以攻鄂渚復漢口是不惟荆岳可固卽九江殘孽亦將不攻而自下蓋賊欲保金陵必得鄂潯而後無西顧之憂我師欲復金陵亦必先收鄂潯而後成建瓴之勢南條旣清北條自固國手下

棋必爭先著形勢所在固有不待龜著而後決者澤南奉委從戎力小任重夙夜祇懼常自恐其有失然苟有可以效力之處雖備極艱險而不辭倘不遺葑菲欲俾以勦崇通援武漢之重任則願益以千人以厚其勢予以數月之餉以儲其糧雖自知其不才亦願枕戈嘗膽以從事其間以殲此一隅之羣醜成敗利鈍古人亦難逆睹澤南亦惟盡其事之所當爲與夫力之所能爲者以不負委任之至意而已昔人云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謹呈管測以備芻蕘是否

有當伏乞裁示

與曾節帥論分援江西機宜書

二月二十三日接到手書知吉安失守武甯城又爲賊分股所破又知翼賊已至臨江分支上據贛州江西之事一何糜爛至此讀之心痛章門兵勇猶多竟無一得力者來札調湘勇回援理宜卽日就道以副懸望而此間事勢有不能遽行者澤南到武昌已逾三月賊負隅自固久頓城下旣不能安江漢之生靈又不能拯章門之災厄寸心思維抱慚殊深然以事勢論之今

歲之圍武昌與去歲智亭軍門之圍九江其勢不同去歲圍九江江面非我有也北岸非我有也卽南岸東路之湖口西路之興國瑞昌皆非我有無論潯城不能破卽破之亦不過得一孤城於大局無補今歲之攻武昌北岸爲我有南岸爲我有江面自沌口而上皆爲我有其所未圍者祇水路下游一面而楊厚菴之水師已料理下泊現在賊糧將盡勢日窮蹙若得水陸俱下釜中之魚必不能久生湘勇遽然撤去則潤之中丞之兵單不能獨立於南岸不特前功盡棄其禍殆有不可知者去歲武

漢之賊其初猶弱自八月韋政上據所部皆賊中死黨非有勁
旅不能制其命洪山之路開雖中丞之陸師厚菴之水師同駐
金口足以守此一綫賊必如去秋故事上犯咸甯蒲圻以窺岳
州其禍不獨在湖北卽湖南亦將難以支持楚中士民惟恐湘
勇之去與江右之日望湘勇來者殆無異情況武漢天下樞紐
我與賊所必爭之地垂成而急釋之尤非策也特江右東南腰
膂一有不虞東面之閩浙西北之兩湖皆有唇齒之患且南通
兩粵賊之詭計每思由江西湖南以通粵中之氣石黨之上巔

州寶欲爲此不急圖維則東南之禍亦將不可勝詰兩湖之人
只知兩湖之宜守謂湘勇不可遽行江右諸公祇計江右之多
難謂湘勇必當速援此皆非通籌全局之論澤南所部湘營自
入楚後日益加多合寶勇共計有七千二百之數所以加至此
者冀武漢克復以後可以南北兩路夾江而下潯城也頃已分
派李進菴之二千劉峙衡之一千移駐審灣其地去洪山約十
里聲息相通距壇角以下江岸祇二三里之遙扼之可以斷賊
青山陸路之糧水師大船俱已辦就待東南風作卽使下燒一

炬而盡之妙矣卽不能焚賊船必下駛以避火我船卽隨之而
下與迪菴之陸師相爲聯絡或下樊口或出田家鎮賊水路之
糧亦斷孤城定難久踞如幸兩城頓破則湘勇之援江西易易
耳卽不然將分迪菴峙衡之三千人與寶勇之八百由武昌攻
大冶興國各處之賊皆不過數百以此三千八百之勁旅驅之
殆如秋風之掃落葉因乘此入江境復武甯以俟麾下之命澤
南湘勇與中丞所派之勇一千四百人隨駐洪山者共得四千
八百人仍駐洪山與賊相支天假之緣武漢克復卽偕水師下

潯城與大營會卽一時不能得手亦必與此城相終始如此行之兩面可以兼顧迤菴能戰能守峙衡亦驍將於湘營爲極得力者寶勇亦勁旅以之入江西合梧岡與印渠之師必能有成今日與中丞商定早籌行糧俟水師一炬卽便啟行大約來江之期在三月中也左季高信言湖南境內無賊劉印渠四千餘人從醴陵入萍鄉蕭啟江楊寶峰所部皆歸印渠統轄此際想已復袁州可與梧岡夾攻臨江方今

主德聖明天年屢豐民心恨賊盡入骨髓而我軍之氣未嘗稍

散此等醜類定就銷滅或者斯民之劫數未盡故稍緩時日耳
天下之事在乎人爲決不可以一時之波瀾遂自灰其壯志也

羅忠節公遺集卷七

傳

謝星垣先生傳

先生姓謝氏諱本字道立號星垣先世自宋紹興時由江西吉安遷湖南寶慶數傳至必勝者遷湘鄉子孫世居之高祖茂對邑庠生以孝義舉於鄉曾祖五賓祖又新俱邑庠生父煥若先生爲煥若公次子生穎異五齡時祖授之書若宿讀愛親出天性家貧九歲隨長兄肩炭易米以養親嘗自掇苦菜以充饑歷

三旬餘講習岐黃術延者至徒步數十里霜雪風雨不辭勞瘁有所獲歸以陳之親自奉儉約父母甘旨不少缺父性剛少拂其意卽怒或繼之以杖先意承志曲盡歡心親歿哀痛甚嘔血者數人皆稱其孝焉初邑高崗山寺僧與其父善一日父攜先生遊於寺適其徒亡僧泣父亦泣因指先生謂之曰以此子與爾何如僧喜時先生年十餘矣歲大旱餓莩載塗家不舉火者累日冀賣身爲仰事資泣從命且與僧約師歿得人以代之當還家因就傳於寺午夜誦讀不輟見古人之言孝者則廢書流

涕嘗曰存其心養其性豈談空苦者所能爲乎事父母能竭其力舍身猶可以事父母乎能詩愛親之心時流露於吟咏閒因自名曰本示不忘也僧柔善寺產爲鄰侵先生訟之於大吏強禦斂迹修佛寺建燈田厯二十年師歿招一僧繼之寺中所有一無所取歸而侍其親者又二十餘年孺慕之誠固有厯常變而不渝者性耿介富者少不爲禮雖求其醫不至也見人有非義事不少假以詞色然於仇怨不欲其大明尤篤於追遠自曾祖以上至遷湘祖有誕祭未興墓門未修者糾族捐金爲之凡

先人所修之橋梁道路少有傾圮卽爲補葺晚年爲子擇師家
嘗畫粥度日膏火束脩必預備每自外歸聞子讀書則撚鬢色
喜時訓以大義欲其用力於本原之地年七十三而卒羅澤南
曰先生奇男子也始以養親之故而出家旣而復歸以事親旣
不負僧之所約天又獲予其親以壽俾得復侍庭幃者二十餘
年艱苦流離之中獨能自行其志殆所謂困而不失其亨者與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孩提知愛天性也佛氏乃使人耽空嗜寂
去離親戚先生顧託其術以養親師死而去之終以孝聞灑然

有以自適其性者觀先生之生平未嘗不爲之太息也先生子三長邦翰邑庠生次塲次翊從余學有年兄弟之間以正道相砥礪人皆稱其能承先志云

族祖又希公傳

公諱某字又希某公之季嗣也幼穎悟好讀書窮經研史晝夜弗輟爲文以先正爲矩矱揣摩時好勿屑也屢試有司不得志遂棄舉子業操持家政性澹泊於聲色無所嗜自奉以儉雖一絲一粒不忍暴殄嘗語人曰儉美德也可以保家亦可以惜福

身
三
人能儉斯能安分而守己奢侈自恣未有不至於敗者事兄某
公最恭謹終身無參商兄子伯益勵志學問公力爲勉之館中
膏火考試資斧助之不少吝分多潤寡數十年如一日領袖族
綱井井有法度飲人以和而人不敢干以非古臺洲清明祀其
初權輿於勳揚公後以置祀產負債祭幾廢公從而倡捐之區
畫經營得置祀田數十畝高祖九日公祭費亦然公經理十餘
年桑盛肴核悉從豐餘事概爲減省少有零虧自出貲補之人
有欲過費者力持不可祀產亦日增凡公之理家事與積公貲

莫不由約而漸豐者皆儉有以致之也晚年復勸房眾捐學田
爲延師課讀之資光大門閭之心至老弗衰年七十三而卒子
一謹守先人之彝訓足徵積善之有慶云

贊曰公學伊何曰公黽勉公德伊何曰公克儉與爲其奢甘爲
其斂不與世爭不爲俗染然自奉薄於先人之祭祀日求其豐
自用約於骨肉之親愛情不勝其繾綣此與世之儉不中禮者
固自有辨使非學問之有得胡能如是其不忝孔子云以約失
之者鮮

賀彝齋傳

賀子彝齋名興範字協先世爲湖南湘鄉人父元集先生最長
厚彝齋其第三子也生而沈篤孩提後舉止若成人七歲就塾
一年終四書及大學中庸章句後以歲歉廢十六歲遊族鐘塢
先生館試以文異之勸復讀道光辛丑從余遊年二十矣問爲
學之道余曰儒者之學豈徒以務詞章邀利祿已哉讀書談道
當以聖賢之言體貼到身心上致知以明其理力行以踐其道
明體達用方是聖賢真實工夫否則俗學耳彝齋以爲然遂有

志於道始授大學以朱子之章句爲圭旨參閱或問語類及諸
儒論說會其綱領究其條目以幼未讀論孟集註每日鷄初鳴
起讀之成誦然後深思其旨趣越明年爲講中庸天人性命之
旨中和誠明之奧殫心體究無敢或疎於本朝先儒最喜讀陸
稼書先生松陽講義以其能辨眾說之支離發章句之蘊奧且
一一鞭緊到學者身上也凡橫渠之西銘濂溪之太極圖說朱
子之周易本義啟蒙無不苦心探索以求有得從遊兩年余所
講授皆虚心聽受體驗著己每有疑義必反覆辨明而後止性

虛靜於世無所嗜至此益信聖賢之道自在身心一言一動必欲求合乎矩矱後以其父有望科名之心令其讀書家塾近日試場命題多割裂聖賢語氣文必以巧思牽連其閒學道者恥爲之彝齋以父命亦時效其體其心則以求道爲要人有以利於場屋勸者曰聖學工夫實無妨於科名無慮也況窮通得失自有命在人其聽命於文乎抑聽命於天乎侍養庭幃委曲以承親志有憂色多方悅娛之吾邑風俗父母於其子多爲置私財君曰吾兩兄有子非財不能濟吾不需此也悉以歸諸父鄰

有以非義之物相遺者力辭之飲以酒詳示以理義之界鄰感而愧之乙巳春訪友雙峯書院其族蔚詳先生端士也招與之共學深喜其能自立不月餘抱病歸七月二十三日沒沒時謂家人曰吾死正吾衣冠以斂之吾不信浮屠愼毋作佛事也沒後左手脈猶應指家人冀復生越三日始絕然後斂年二十五未娶耐葬於祖墳細屋之原

羅山氏曰近日之士以作文掇科爲急務語以身心性命之要莫不以爲迂而笑之間有樂聞其說者思欲向此道用功至於

得失利鈍之際遂搖搖不能自持求其能志乎此者不可必得
賀生獨能確然有見不爲時世所移易天與之年所學亦必有
可觀惜乎其不壽也生讀書之聲清而短余曾決其年之不永
亦不料其如是之促是固數有以限之與回首疇昔風雨講論
今已不可復得能不爲之傷悼也哉

外祖蕭公蔗圃先生傳

公諱積璋字季圭號蔗圃老人蕭公楚材之季嗣也生而穎異
數歲能屬文父母鍾愛之晨昏侍養子道克盡昆季四友愛日

篤仲兄柳溪先生喜吟咏兄弟時相唱和兄嘗曰有子弟得天
偷樂事矣爲文喜雄渾以黃陶菴熊次侯爲的鄉先正張筆石
先生深器之潦倒場屋數十年未嘗一易其體曰士人窮達有
命何趨時爲弱冠後卽訓授生徒游其門者日眾里中之登賢
書及以文名著者皆其門下士長於詩有佳山水處攜其門人
遊之其所見怪石異木奇峰峭壁或風雨奮發或星月交輝卽
以其胸中之所欲鳴者寄之於詩嗜酒未嘗至大醉醉則微吟
之故所歷之境奚囊常滿性和厚持身接物彬彬有禮法蕭氏

世居婁底其族譜經百年未修公以路遙莫竟其志深歎之自輯其一支爲墨譜世系源流昭若日星而於先人祭產廬宅極力保全晚年栖眞林泉笑傲煙霞永佳堂之上有山曰鐘麓松竹交翠溪水環流時登眺之以適其意自號爲蔗圃老人曰人當遲暮有敝裘足以禦寒疏食足以充腹子孫足以承歡卽爲佳境道光乙酉年八旬自壽以詩門生多和之越明年元日以無疾終

澤南曰余總角後每自館歸先母取先正格言及古人行事之

可法者示之曰此皆爾外祖之所以語我者爾誌之勿忘又曰爾外祖發憤讀書終身不得博一衿曾不爲之介意士人益仰慕之可見人之見重於世者原不在乎科名爾曹當有以自立也歲時伏臘澤南嘗登外祖之堂時公年將八十矣紫陽綱目猶手不停披澤南至卽舉歷代之興亡得失細爲講授乙酉先母歿明年外祖亦逝感懷風木泣涕不能自己云

伯祖亭樹公傳

伯祖父諱芝字亭樹魁五公長嗣也修七尺狀貌魁梧音聲似

洪鐘少習舉子業不售習射一矢發鵠無不中講求韜畧慨然欲著績於當代初爲武生屢應鄉試不第性剛直不以詞色假人遇大事胸有定見一經籌畫成敗無不先燭領族事於先人祭產極力營護各祠公田多爲公所手置初族有恃強凌孤弱者人莫之制公爲之立規條嚴誠約事至秉公剖斷之不少貸由是強禦皆斂迹數十年閒鮮以訟牒赴公庭者晚年猶偕族人遊豫章抵太和訪先代源流墟墓歸修家乘年七十三卒澤南曰郡縣興數百里之地一縣令宰制其閒又無比長閭胥

族師以聯糾之其教多不能遍及斯民聚族而居多者至數萬人少或數千人必得剛正之士整飭其家範家範嚴則國法自肅吾族人以數千計迄今規範猶森嚴罔敢有犯國憲者公啟之也雖不遇猶可以想見其才矣

節孝蕭母羅孺人傳

節孝蕭母羅孺人湘鄉羅公尙珍之女蕭公清渠先生之淑配也先世自邵陽遷居湘鄉之女子橋爲里中望族孺人性貞靜幼嫻姆訓清渠先生勵志詩書以遠大自期孺人佐以紡績相

歡也事舅姑以孝稱未幾清渠先生以瘵疾死孺人哀痛甚欲
以身殉以無子故懼夫之禋祀莫續勉延喘息俟畢其志是時
清渠先生之胞兄紹蘇僅舉一子越四年次子思立生乃撫之
以爲己子孺人始色喜曰此差足慰吾夫於九原也稍長延師
訓課井井有法度朝夕禱祝冀其承先人志自先生卒孺人年
二十八矣至五十餘以壽終生平言語作止恆以禮法自持孺
居數十年如一日嘉慶丁丑戊寅間修湘鄉縣志諸紳士採其
節呈諸當事載之志以彰風化云孺人自奉儉而性好施與族

里中有貧乏者陰出所有以賑恤之而人莫知歿之日悼其節者又無不感其德澤南於孺人爲同族知孺人之苦節爲最悉且羨其詒謀之盡善也爰紀其生平以傳之贊曰

不易立者曰地之維不可磨者曰人之綱惟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足以扶兩閒之正氣而其振其倫常孺人性秉貞靜志矢秋霜守夫之志卒能存夫之烝嘗松柏節操歷久彌光紀之家乘載之邑志百世而後人猶慕其芬芳夫又何傷

節婦羅舒氏傳

節婦長沙舒某之女攸邑羅宗訓妻也生而貞靜寡言笑嫻姆訓能誦女誠諸書年二十于歸琴瑟靜好相敬如賓舅姑先歿事夫之祖母最謹昏定晨省無一不得其歡心歸兩年夫死辟踊號泣以死誓之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居喪不踰闕哀泣之聲日夜不輟年餘忽言笑自若家人疑其有異志勸之嫁氏怒正色斥之臥數日不起有戚迎之至其家婉勸之亦怒遽命輿歸歸謂其母曰我之所以不死者以母在耳不然及黃泉久矣何人之不相諒耶而人終莫解其意不知婦之笑實婦之病作矣

嗣是疾日甚疾作獨坐一室自言笑如癡如醉如夢疾間哭夫如故家人以其病悉厭之如是者六年卒生於嘉慶丁丑歿於道光甲辰年二十八葬於長沙城東門外許家坤祠夫之右羅山氏曰余聞婦之始病時日以餘粒啖一鼠鼠弗之忌後嘗買餅以飼之數年不倦甲辰上巳後一日婦病篤鼠登於牀若哀奔狀左右欲攫焉婦止之驅之去少頃復登復驅之鼠踞椅視婦良久哀鳴甚一躍而下繞室百餘次死越翼日婦亡夫事之足以動人者莫如綱常之大忠臣孝子義夫節婦雖婦人孺

子聞之莫不爲之歌泣得天理人心之同然故也婦以守夫之
故哭而病病而死以身殉病實以身殉夫何其家人猶不諒耶
鼠之異其事之偶然與抑其九死不顧之心未嘗求諒於人惟
鼠感之最真與然而氏之節苦矣

節母康羅氏傳

節母羅某女康公上位之妻也生有至性年二十二夫喪哭盡
哀幾死生子甫八月貧甚饔飧不能繼夫叔勸再醮氏怒以碗
擲碎於地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吾豈爲此苟賤之行以負夫

於地下乎且此呱呱者將誰屬耶此碗合吾再嫁矣家人知其志之堅聽其自守焉日勤紡績易粟米以奉姑嫜已啖粥度日姑食必甘旨姑之戚至以其食欸之自餓竟日而姑莫之知持身嚴一言一行必申法度非至戚不通音問婦人有遺行者恆峻拒之而不得一見教子極嚴肅令其勤儉自守晚歲家稍裕置田數十畝節母日事織紉易錢完賦曰婦人無能爲聊以此報國恩耳年六十三而終子一名拔一孫五其某孫甸瀛早卒孫婦胡氏亦青年矢志道光丙午邑侯採訪節孝請旨建坊都

人士以一門雙節應

羅山氏曰綱常之義大矣哉人遭顛沛流離之際當忍其性堅其操百變而不易其志而後無虧乎名教之重以爲天地之完人使或意念二三莫保初心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如盜碗之碎而不可以復完吁可畏也世之士大夫讀詩書享厚糈一臨利害遂搖搖不能自持聞羅氏之風其亦可以自反矣

糞叟傳

糞叟者不記其姓氏其先世仕於周爲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

地周公採其術著於周禮其後有爲上農夫者戰國時諸侯去其籍遂不顯子孫皆能世其業叟素黠慧能含忍少年卽自食其力講求治糞之術日益精其具有簣有箒有杓有甕其地有厠有池有溝有窖有磚房土室茅廩糞有人洩禽洩獸洩出自人者曰太獸之類不一若牛若羊若豕犬若麋鹿狙狐有所別若者宜於禾若者宜於麥若者宜於麻若者宜於園瓜菓又煮其骨汁浸種以投合地氣瘠者可使之肥惡者可使之美雜腐草敗葉用泥蘊壞之經數月以成有火糞掘土合薪以燎之貯

其灰凡收拾積聚罔不有法叟性不事修飾屋數椽僅以蔽風
雨堂屋厨階皆糞器飲食與之俱往來交際其家者習爲常鮮
潔已進者習勤苦朝夕拮据不憚勞瘁有所利雖數百里求之
不辭弗獲則百計經營卑躬屈節必欲其得而後已當長夏盛
暑時熱氣蒸鬱燥臭不可耐其蟲曰蠹曰蝨曰蟻終日飛緣牖戶
聞且多蚊囓人輒紅腫至有爲所傷而死者叟坐立其間觀望
眉章色嚙嚙以爲樂家人呼之食不違往或諷之曰吾固所利
於此也舍是終身貧且賤矣人得其糞以施於田園無不利爭

售之巨室日聞其名家以是致富得復草人職丞相某議與水利於西北將試用因其議中阻不果行子孫在官者祿皆有差人有求其術者秘勿宣惟侈談其事以誇人人稱爲糞叟云德馨子曰百畝之糞固農夫所利賴者叟以此致富貴而不自計其穢苦矣哉

皇太子

一

羅忠節公遺集卷八

事略 墓表 誌銘 哀辭附

先大父六藝公事略

先大父諱詩字六藝魁五公之季嗣也性和順識大義事父母最謹先意承志務得其歡心昆季四友愛日篤伯兄亭樹公壯歲有聲庠序教諸弟極嚴肅公敬事之不敢違雖至老勿衰娶賀孺人生余父方三歲孺人歿時公年二紀不續娶家益貧出爲人治賈生平深以不學爲憾思欲有以竟其志凡所貿易之

處卽命子從師以受業客衡一年令讀書於衡客安化二年讀於安客陝西興安州五年讀於陝公自食其力所得之直爲子讀書罄之不少客陝西山最峻險深箐窮谷羣盜嘯聚其中無賴子好結會出入咸以刀槩自隨公謂同客於秦者曰此地恐有變宜早歸取笑之公歸不二年白蓮教匪起居秦者多罹難歸湘旅囊蕭然吾父以貧故廢學公惜之因自伐木竹誅茅構屋里中沽酒米爲業最勤儉十餘年中得鬻田十畝餘自耕之待人極和厚遇爭訟多方勸解不從則益婉諭之人無不諒其

誠舉公爲族首以置學田課士爲急務吾族世耕稼無仕達者公曰貴賤有命在惟多得讀書明理者便算是一家之幸吾族宗祠課士自公始澤南四歲後卽授書四書章句集註及五經註疏之有關於要義者令讀之時教以待人事長之則遇先人祭祀預期令習儀升降揖拜必慎重見士人放曠者深厭之嘗戒澤南曰聖賢之書吾雖不曾讀總是要人作好人不要人作壞人爾其慎之勿陷爲輕薄子也十歲就外傳公年將七十矣家中食不足且負債公悉售田以償之日嘗不舉火館中食

缺公典衣給之寒暑之服屢質之於市得米令家人省食或兩升或三五升公親攜之館至則慤慤誠之人有欲澤南習他藝以覓食者公曰吾不能以田地貽子孫獨不能以書貽之乎命應餓死不讀書遂能免耶冬日自館歸命肆業樓中間讀書聲則撚鬢自喜雖飢寒不計人有以非義干者拒不受曰吾何以示子孫也年七十六以無疾終嗚呼先大父之所以貽我後人者至矣勤儉自持樂善不倦以生平未學之故欲竟其志於後嗣不以困苦易其心積累之厚曷其有極小子南旣不能奮志

典籍慰其心於生前又不能立身行道顯其名於歿後繼志之
謂何吾其何以爲人謹述盛德以示吾後人俾共知先人之艱
難濡筆涕泣不能自已云

蕭處士墓表

善化蕭氏有隱君子曰仲虎諱寅顯郡學生曾祖正煜祖文載
父衡萬皆不仕先生生而穎異爲文落落有奇氣弱冠時豪放
自若務爲個儻可喜事瀏陽朱脊甫先生文煇見而奇之勉以
學由是折節讀書於先儒諸集罔不研究尤殫心於易反復經

傳深思力索務究厥旨嘗言古今注易家其不合於經者皆由
不細讀孔氏傳義之故因以所得著易象闡微六卷自成一家
言晚年識益進有所見輒易其稿有謀以付梓者先生弗之許
意有待也家貧授徒自給以不樂爲科舉業不事進取視塵世
軒冕泊如也嚴取與進退之辨士大夫不以禮不能得其一見
然待人平易與論學及談當世務疊疊不倦固非無意於世者
行成而不耀言立而不章吾黨傷之以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
七日卒年六十有九病革輾然謂友人曰吾至此此心無一事

矣是殆有得於易之消長之理者與葬長沙縣河西都泉塘衝
先塋下與弟篤修德揚合家娶翟氏撫弟篤修之子庸暹爲嗣
女一適李澤南親先生最久思其人之行誼與其書湮沒而不
傳偕諸同志表其墓以俟知者

彭丹亭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彭諱中輝字質夫號丹亭世爲湘鄉人父明山公太學
生昆季五長中某三中壩邑廩生四中坊邑庠生五中某先生
居其次幼嗜學穎悟過人以試郡冠軍遊庠後屢列優等乾隆

某年食餼嘉慶壬戌貢成均鄉試屢薦不售泊如也先生性孝友凡親所嗜愛力致之以承歡有憂色多方勸解之親喜然後安兄弟分爨後不足者屢給以財收養諸姪冀其成立待物最和厚雖卑幼相見必以禮不敢有所慢於人經理族務事無小大悉以理論之族中無以事訟公廷者中歲友教四方邑人士多出其門下貧不能讀者不計其束脩之有無主講東臬書院兩載文風爲之一變邑侯毛秋伯先生深契之時以杯酒過從慨論當世之務及邑中利病先生歿侯輓之曰兩載相親師範

肅平生無過士心傾可以想見其行誼矣夫人之顯晦至無憑也惟能自修其身立其德無背乎詩書之訓或出或處皆可以無媿以先生之學問行事至於宗族服之士林慕之使出其身爲當時用亦必有所見於世終身不遇固歎有以尼之者與然而其人已自不可忘矣先生德配羅孺人嫻內則體夫之志以孝見稱於舅姑先生棄世後孺人攜其子寄養於舅氏令親其訓不使納於邪先生歿於嘉慶某年享年若干葬湘鄉某坊某山孺人後先生幾年歿享年若干先生歿二十餘年子某爲治

墓發以石而屬予爲之銘銘曰

其止也誰尼其行也誰揚苟余行之不虧何問乎天道之茫茫
湘山蒼蒼墓門允臧

劉公燦華先生墓誌

道光戊戌澤南與劉君霞仙交謁其大父燦華先生豐頤廣頰
鬚長過腹言論約而當每一接見令人生敬畏丙午夏四月公
卒後嗣奉其柩葬於杏坤之原囑澤南誌其墓公姓劉氏諱有
暉字燦華其先世爲江南徐州豐縣人五代時有諱元貴者遷

湖南世居湘鄉曾祖鄉約正黽昉祖太學生其萃父鄉飲賓循
南皆隱德不仕公爲鄉飲公次子幼莊重讀書識大義鄉飲公
經紀邑里公務公棄舉子業治家人生產鄉飲公歿眾推公爲
族首值老成凋謝之後一族紀綱之大者多缺而未舉公董率
族眾正祀典置祭田培墟墓纂輯族譜釐然有序初族中祭祀
之費悉爲有勢者所侵公召追之豪某至人莫敢先發公以家
法示某笑曰欲行法敬聞命矣言已逕去公怒拘之跪堂下長
老爲之請曰吾欲爲祖宗行法以懲不肖耳卒追之由是諸侵

蝕者輸恐後劉氏自五代時居湘近千年生齒以數萬計善惡
雜糅事變蠶起公爲立誠約明禮讓以事來質者據理剖析寃
誣則雪之數年間無以訟牒訴公庭者其有累年積訟經州縣
數決之不能平反就質於公立剖之有某犯劫掠公械之赴縣
謂曰爾所犯宗族不爾庇逃則無復生理矣至中途其黨引羣
盜奪之去某曰公許我不死是必不吾欺者願就繫無悔其誠
信之孚於小人類如此嘉慶甲戌朝廷議復古月季讀法之典
詔郡縣選端方正直之士充其任邑侯毛公舉公以應修明鄉

約里俗大變公性嚴毅勇於任事人莫敢干以私遇有不誼引繩排根無所掩護而誠篤質實表裏如一雖所詆訶側立屏息各輸其情退無怨尤綜練世務事端叢委從容剖斷關開節解秩然成理以是屈服其鄉人吉凶之禮飲食之訟靡纖靡鉅諮而後行年踰六十卽謝絕世事後病風孳健忘惟先人忌日生辰先期戒家人虔祀事及期令諸孫扶掖以臨十餘年無少易乙巳禰祭家人及期以告公曰吾老悖值父母祭日而忘之耶因涕泣累日未幾病日篤丙午四月某日卒卒之日宗親號於

家鄉里泣於衢皆曰吾屬何賴嗚呼天之命爲豪傑賢人將以有爲於世而世或竟不獲一被其施功不顯於人而名不聞於後若公者尤足悲也然而敦篤其身與心使一鄉之人淬磨刻厲以成其俗雖使聖賢生今之世其道豈有易乎霞仙承公之志敦行勵學追古人而從之吾又以知公之成教遠也公生於乾隆乙酉享年八十有一元配鄧孺人先公三十八年卒葬萬寶坪繼配謝孺人先公一年卒耐葬於公之墓右子六長振宗例授登仕佐郎次忠岩次忠崑忠危忠某三人皆早夭季忠魏

謝孺人出也授將仕佐郎孫十一人長蓉卽霞仙次苞葵芝英
蕃莪芸芹俱業儒次蔚芬皆幼曾孫二培基

殤姪殤子哀辭

乙未夏大旱余院試不售歸步行數百里所過之處禾黍皆荒
閏六月十九夜抵家見父問安否聞哭聲父曰庚兒疫莫救庚
兒者吾兒之子也父哭余亦哭少頃妻起入室視之若無所見
者問之曰某日失明究其由不言又問兒睡否又不言出而問
父父亦不言妻哭聲自室中出矣始知吾兒以前六月十三日

歿也余哭父亦哭是時猶不暇爲兒泣急爲救生計家中錢米俱罄鄰舍避疫出借貸醫藥皆親往二十四日姪死是時又不暇爲兒與姪哭父以孫死故憤甚憊余益懼幸免疾不數日妻疫作幾死歷十餘日漸痊始憶兒與姪之死而哭之然又不僅爲兒與姪哭者憶自甲申冬完娶家中大小共十三人越明年母喪又明年兄與嫂喪又明年兄之女喪不三年死者四人戊子夏余始生子後又生一子皆穎秀自謂可昌吾門後先祖以庚寅終長兒次兒皆以壬辰春亡踰年妹死不三年死者又四

人去年三兒生余已不敢必其能長命也然猶自幸曰兒雖死
有子吾又生子或可以承先人祀方以家貧不能送姪讀書爲
憂孰意兒與姪二人又相繼而夭耶嗚呼痛哉十年之中前後
死者計十人存者僅六人此六人之中吾妹與兄之長女皆適
人弟客他郡亦不知其何如在家者惟三人父年已邁妻則耳
目不能親聽病不休余邇年亦多疾腰背酸痛家貧不能購良
藥以自治此三人又如此死者不可生庄者其長存乎嗚呼痛
哉是我之德薄致兒與姪之夭也命也天也理也數也俱有不

可知者嗚呼痛哉吾今日之哭者其哭吾姪乎抑哭吾兄與嫂
之絕其祚乎其哭吾兒之屢生不育乎抑哭吾妻之喪其子喪
其明乎其哭吾弟客遊生死不可卜乎抑哭吾父之年日邁不
獲弄孫自樂乎其哭早既太甚吾雖生而無以爲生乎抑哭天
下之共被災氛多不免於死乎恍恍惚惚迷迷離離是血是淚
終莫能辨嗚呼痛哉嗚呼痛哉詞曰秋風颯颯兮秋草其萎矣
吾不能承先人之祀兮吾姪與兒遂此其長棄矣他日黃泉猶
得見爾之嬉戲矣魂兮魂兮尙其余逝矣又曰秋風颯颯兮秋

日其斜矣吾其能承先人之祀兮吾兒吾姪其再生於吾家矣
他日入廟猶得薦我以旨嘉矣魂兮魂兮棄不我遐矣

羅忠鏡尚

李譜中齋

同治二年癸亥
刊于長沙

羅忠節公年譜上卷

仁宗睿皇帝嘉慶十二年丁卯歲冬十二月己丑先生生

先生諱澤南字仲嶽所居之地曰羅山峯巒羅列因自號
羅山其先世居豫章元季曰華十三郎者由吉水遷湖南
之衡州其子賜松徙湘鄉愛灣洲之善慶鄉新林里卽先
生所生處也曾祖日阮馳贈通奉大夫妣蕭氏馳贈夫人
祖拱詩字六藝贈通奉大夫妣賀氏贈夫人父嘉旦字元
初封通奉大夫先生卒奉

特旨推

恩賞加頭品頂戴母蕭氏贈夫人元初公有子三長清漪早卒
季澤曙太學生先生居次

十三年戊辰二歲

十四年己巳三歲

十五年庚午四歲

十六年辛未五歲

時先生甫離襁褓其從父簡拔公授徒於家先生時隨大

父往謁之每誨以字卽不忘如楹聯難識者至則私自仰覽若有省悟者大父以是異之外大父蕭蔗圃公每指先生屬元初公曰此子不凡雖極不給必資之讀他日大門閭者必是子也

十七年壬申六歲

從從父簡拔公受學讀書過目成誦日可千餘言

十八年癸酉七歲

所居丹崖堂成

十九年甲戌八歲

四月弟澤曙生

二十年乙亥九歲

二十一年丙子十歲

從族父巨卿公受學先生嘗曰某自幼貧不能讀先大父暨父母鍾愛之四歲命讀書十歲出就外傅時大父年將七十矣家業零落四壁蕭然至不能具餽粥一聞子讀書聲則撚鬚自喜饑寒俱忘館中糗飧不能繼恆典衣質物

易食食之大父一布袍親持入典肆者六七次皆爲予讀書也得米無遠近必親送之館嘗曰吾之以汝讀書者欲汝明大義識綱常不墜先人清德耳

二十二年丁丑十一歲

仍從簡拔公受學初學爲詩有奇氣所居外爲藥室其左爲染房先生撰楹聯云生活萬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見者靡不歎異

二十三年戊寅十二歲

二十四年己卯十三歲

從徐先生受學

二十五年庚辰十四歲

從族父廷弼公受學先生時讀左傳每自命題仿其篇法
作傳記如戰守攻取之類人知其胸所蘊蓄過人遠矣

宣宗成皇帝道光元年辛巳十五歲

先生曰吾十五歲時讀書鄉村一日吾母得一掬米與食
就館曰爾他日無忘此苦嘗惓惓於懷不能釋

二年壬午十六歲

從張疊浦先生受學三月兄子庚日生

三年癸未十七歲

先生自少爲文卽不求與時合其義理充足灑氣流行實
追陶荈每於世道人心攄寫透闢時喜自負人莫測其涯
量

四年甲申十八歲

十月夫人張氏來歸夫人嘉慶丁卯十二月十八日亥時

生邑處士致遂公女也

五年乙酉十九歲

二月應童子試罷歸授徒石坤齋宅六月母蕭太夫人卒
太夫人邑處士蔗圃公女性純厚家貧夙夜勤苦孝以奉
翁課子女整飭有法先生每自館歸取先正格言及古人
行事之可法者示之曰此皆汝外祖之所以語我者汝誌
之勿忘卒年四十一先生念貧苦未盡孝養之道痛幾絕
安厝本里星垣裏大鏡山之陽先生每展墓涕泣不能自

已太夫人有女三長適姚丹臺次適鄒高明三適黃

六年丙戌二十歲

肄業漣濱書院五月嫂蕭氏卒七月兄清漪公卒

七年丁亥二十一歲

館椿樹坪離家約十里許先生每夕攜學徒所饋殺饌歸

供大父

八年戊子二十二歲

館新塘劉宅六月長子丙生八月遊南嶽

九年己丑二十三歲

館石灰塘匡宅冬讀書雙峯書院從學邑孝廉陳達卿先生

十年庚寅二十四歲

館新塘劉宅五月大父六藝公卒年七十大母賀夫人棄世最早六藝公鯁居者五十年盛德稱於族黨營資送先生讀極懇至是卒先生痛甚後每讀輒飲泣先生曰人生天地間必有以復吾性盡吾倫而後無忝於所生先

大父清苦自勵日以讀書明倫相期望其所以貽我子孫者良厚予小子悠悠忽忽不能砥礪身心有負先人之彝訓其罪何可縷數每一追思未嘗不爲之泣涕痛悔云有記先大父六藝公事略

十一年辛卯二十五歲

館江家塘張宅十月次子辛生族中有啟明先生者性誠樸精易理每來館談論終夜不倦先生深受益焉

十二年壬辰二十六歲

館張宅正月次子辛天三月長子丙礪先生哭兒詩有云
夜臺有伴兄隨弟妝鏡無心母哭兒藥豈傷人疑有悞德
難宜子祇增悲詞旨悽愴不忍卒讀然憂傷中具見達人
知命之概九月再遊南嶽

十三年癸巳二十七歲

館張宅十二月葬大父六藝公於細鏡山山在居室之左
先是卜兆未就權厝蛇形山至是移厝於此是後每歲以
館穀所餘積買四旁餘地培植祖塋

十四年甲午二十八歲

館新澤李宅六月三子兆傑生十月遊石龍山

十五年乙未二十九歲

館李宅六月三子兆傑夭兄子庚日亦殤時歲旱薦饑里
中疫大作先生省試罷歸徒步用夜半抵家見所種田已
荒蕪叩門聞呻吟聲姪庚日方病劇就視又聞夫人哭聲
三子兆傑適先二日夭逝先生饑甚問夫人索米爲炊啟
盜視之無一米之存夫人又以哭子傷甚喪明明日姪旋

天奇窮至戚爲人世所罕見先生嘗曰吾年十九訓蒙餬
口遭家不造大故頻加先母歿越五年大父又棄世十年
之中兄嫂姊妹相繼逝者十一人妻以三喪子故傷甚兩
目俱盲耳又重聽吾亦善病潦倒坎坷幾無安日奔走衣
食之餘竊自乘夜讀書冀成先志所居窮僻師承無人螢
燈糠火夜以繼日蓋畱心詞章者有年

十六年丙申三十歲

館流南塘陳宅十月長女生

後適同邑太學生王開仍

時先生與王公

爾雲同館授徒常論爲學之要因取性理一書讀之遂究
心洛閩之學改號悔泉作號悔泉說

十七年丁酉三十一歲

館陳宅著常言後改定爲人極衍義先生曰予邇年始得
宋儒之書讀之因復求之四子六經至道精微固非愚昧
所能窺測然已知聖賢之道不外身心往日之所學末學
也乃益歎大父之訓爲不可及今年館陳氏尙友山房正
昔年大父攜米送吾讀書處也課讀之暇披覽舊典心有

所得隨筆之於書名曰常言非敢以爲窺大道之奧亦以書吾所見不自忘焉爾又作上達圖以弁其首上達圖者所以辨人禽之界限正學者之趨向也

十八年戊戌三十二歲

館陳宅作悔過銘邑人劉公蓉博通經史爲文宏宕有奇氣先生與語大學明新之道孟容歎服訂交莫逆後閉戶讀且十年時與先生書札往來彼此規勸考求先聖賢爲學之要旨身體力行至明日篤時人咸傾慕焉是歲三遊

南嶽

十九年己亥三十三歲

以郡試第一補弟子員冬修墨譜成先生七應童子試不
售爲文不規時趨俗以求苟得府試題舉枉錯諸直先生
取古今賢奸進退之故反覆勘論包鎔經史太守何公其
興見之歎曰此奇才也遂取冠軍入縣學先生泣然泣下
曰吾大父及吾母勤苦資讀期望有年今不得及見之以
稍慰也痛哉

二十年庚子三十四歲

肄業城南書院著周易朱子本義衍言時甯鄉劉公典瀏陽謝公景乾與先生共几硯講習討論互相砥礪

二十一年辛丑三十五歲

授徒洲上朱宅冬遊石門永豐雙峯書院新建文昌殿主者以立神位來商先生採陸清獻公祀文昌論覆之謂宜立木主不宜立像所釐定皆準於禮蓋凡事狃於習俗涉於誕妄經先生指示以歸於正者不可勝紀此其一也

二十二年壬寅三十六歲

館朱宅秋遊龍山

二十三年癸卯三十七歲

館新澤李宅娶副室周孺人孺人嘉慶丁丑十二月十六

日辰時生

二十四年甲辰三十八歲

館善化賀孝廉修齡宅著姚江學辨六月四子兆作生張

夫人出

聘益陽胡公達源女

次女生周孺人出

字同邑太學生劉鴻業

是歲湘

陰郭公嵩燾兄弟同在長沙與先生往來問學相得甚歡
二十五年乙巳三十九歲

館賀宅著孟子解秋修灣洲祠成先生族人在邑中者分
兩支皆季一卽裔也歲時各祀支祖而支祖所同出無祀
因商之族人合立祠於灣洲以季一卽爲始祖眾樂從之
方兩月而祠成規制整齊凡所以上奉祖禰下示後嗣者
極爲周摯

二十六年丙午四十歲

館洲上朱宅十月五子兆升生周孺人出聘曾公國藩女

二十七年丁未四十歲

館左刺史輝春家是年提督學政梁公同新歲試一等補廩膳生改定人極行義成

二十八年戊申四十二歲

館左宅科試一等時前任雲貴總督賀公長齡太常寺卿唐公鑑皆家居先生往語學問甚洽過從無虛日著小學韻語成

二十九年己酉四十三歲

館左宅著西銘講義成秋四遊南嶽十一月三女生周孺
人出時鄉有盜患胥役捕盜者因緣爲姦與諸豪猾謀陷
良民俾傾其貲以昭雪冤誣民益不自聊先生乃爲鄉約
痛除誣陷之弊鄉俗以安

三十年庚戌四十四歲

館汪家坤孔宅著皇輿要覽會

文宗初元舉孝廉方正邑令朱公孫詒以先生應時論以此舉

名實相符先生爲無愧焉

文宗顯皇帝咸豐元年辛亥四十五歲

館善化賀公長齡宅先是賀公卒遺命其子延爲師時廣西逆匪方熾今節相曾公國藩方官禮部侍郎應

詔言事有用人行政議禮汰兵等疏人爭傳之先生致書曾公盛稱其言之切當而尤冀其以正本清源爲務謂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後世苟且之學術云云而曾公已於四月某日上敬陳主

德預防流弊一疏先生書至因覆書云閣下一書乃適與
拙疏若合符節萬里神交有不可解者觀此亦見忠君愛
國之心不以窮達異也

二年壬子四十六歲

館賀宅四月廣西賊匪陷全州遂至黃沙河俘舟乘水下
江忠烈公忠源力扼之焚其舟賊遂由陸路進逼永州旋
竄據道州三關月連陷桂陽嘉禾安仁茶陵醴陵等州縣
七月犯長沙邑令朱公檄先生及王公鑫劉公蓉使練鄉

勇以資防堵先生做戚氏法部署其眾教之擊刺最以忠義紀律肅然會城解圍巡撫張公亮基論功奏保以訓導歸部銓選

三年癸丑四十七歲

正月巡撫張公檄先生與王公鑫募帶練勇赴長沙會會公國藩奉

命督辦團防各軍因隸之夏五月江西上猶等縣土匪竄至桂東曾公檄先生馳往勦辦行次衡山適草市土匪起聚黨

千餘人先生卽馳赴草市擒首惡劉積厚龍念七等廿餘人正法餘匪潰散至桂東會諸軍進擊賊遁還江西巡撫駱公秉章彙叙先生功保 奏以知縣用六月粵匪自金陵分軍犯江西江忠烈公據守會城乞援湖南曾公檄先生隨夏公廷樾朱公孫詒往援時李忠武公續賓在先生麾下幫帶湘勇六月至江西擊賊有功時太和土匪起陷太和安福圍攻吉安江公檄先生與劉公長佑同援吉安軍至賊解圍先生與劉公分途追剿劉公赴太和先生赴

安福時安福新爲賊陷城無居人賊亦不據以守先生以
八月十三日入據其城賊誤以爲本邑鄉勇也揚言當聚
而殲之日且夕賊悉眾蜂擁至軍驟不及防持矛立街衢
左右橫刺之或乘屋飛瓦大呼擊賊賊死咋不得入乃驚
奔曰此湖南兵也明日復至置巨礮交衢以擊我軍勢尤
張先生分布各哨扼衢口而從旁道橫擊之賊大潰殺賊
數百人餘黨竄永新蓮花廳焚擾上坪司天河東坑地方
先生飭李公續賓赴天河勦辦自由林陂迂道往天河策

應先生初以三百餘人破安福賊數千賊猶四路屯聚先生急請濟師夏公廷樾笑曰賊膽落矣羅山自足了之益師何爲先生兵果大捷會得湖南巡撫駱公札以太和土匪竄擾湖南茶陵攸縣等處飭卽帶勇馳回會剿先生卽由固江出吉安弁檄李公續賓回軍吉安以十月二十一日全師回楚適永興土匪千餘人盤踞油榨墟曾公時在衡州檄先生往剿卽日馳抵永興酌定攻剿之策分派永興紳勇攻墟之北自督勇直搗墟之西南三面夾攻破其

壘殺斃無算永興平江西巡撫張公芾以先生平安福功保升直隸州知州與劉公長佑並畱江西補用先生駐衡州修復石鼓書院勦辦油榨墟股匪駐軍郴州修復韓文公父魚亭俱有詩存集中

四年甲寅四十八歲

先生平油榨墟賊駐軍郴州城外以資彈壓而遣李公績賓破燬梁園八股羣賊巢擒巨犯黃榮發等十餘人人心始安先生因畱李公駐守而自率所部回衡州時曾公駐

遊 瀾 時 結 生 國 作 士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會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聖恩特授勇號尤異數也初五日由黃梅之新夏橋進軍濁港
破賊數千人進抵白湖港時賊屯聚孔壠數萬人悍賊羅
大綱又率萬人由湖口渡江駐孔壠統諸軍以遏我師十
二日我軍分三路進攻賊亦分三路迎戰先生分派諸軍
抄襲孔壠街口賊敗潰奔入壘中我軍一鼓而前遂破其
營羅大綱率殘賊逸去是役也賊兩萬餘人我軍止八千
人又當羅大綱之兇悍而戰皆捷賊遂大撤沿江各營併
力守九江相謂曰楚軍鋒不可當也十五日進紮小池口

二十一日渡江營九江城外白水港悉焚賊壘之在城外者二十五日移扎大東門外四里坡時賊駐九江者爲林啟榮悍賊石達開羅大綱等皆至深溝固壘攻之不能下而梅家洲姑塘等處賊匪相爲援應先生與曾公會商先絕其外援因畱塔公圍九江先生移扎湖口縣之盩山阻塞湖口之賊使不得上援且圖攻破梅家洲賊壘以搯九江之背環攻十餘日賊堅閉不出先生嘗言九江城如斗大梅家洲尤一小壘耳而賊堅壁以老我師靜若無人

無更柝號火我軍一至城下則旗舉礮發環城數千喋旗
幟皆立如林啟榮之善守賊中一將才也而使之作賊以
終亦可傷哉會水師擊燒湖口賊船遂縱兵至吳城賊潛
以小舟載薪火夜燒水師輜重船船大且重小船輕利者
皆駛入內湖賊舟至不能迎擊湖口水師遂潰十二月二
十三日賊又出小舟襲九江水營延燒大帥坐船曾公檄
先生回九江與塔公及水師相應援二十四日先生由盩
山拔營回扎四里坡二十五日進扎官牌夾二十九日渡

江攻小池口賊小池口爲北岸黃梅宿松交界處舊有官
軍營與南岸諸軍夾江爲守曾公調小池口營會攻九江
會水師失利賊遂襲據小池口舊營而分兵沿江上犯先
生謀先勦小池口賊以躡其後時謀者言畱營賊實無多
曾公檄周鳳山以一營往勦先生與塔公各率數十騎往
覘之渡江則賊大至周軍敗先生急斂軍而歸自是北岸
之賊縱橫無所忌旋陷黃梅湖廣總督楊公需所部北岸
兵勇率先潰逃由廣濟以上達蘄黃至漢陽皆爲賊陷楊

公退駐沌口武昌空虛旋陷先生每扼腕歎息謂江北岸
軍力厚於南岸竟無一人能遏賊也先生駐軍九江嘗與
李公續賓遊廬山至蓮花峯下謁濂溪周子墓墓久傾圮
慨然共修治之有記存集中以是年薪水所餘百金置灣
洲義學又置宗祠祭器著周易附說成致書劉公蓉曰易
者憂患之書今於憂患時讀之尤親切而有味也

			△ 1944
			△ 1945
			△ 1946
			△ 1947
			△ 1948
			△ 1949
			△ 1950
			△ 1951
			△ 1952
			△ 1953
			△ 1954
			△ 1955
			△ 1956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1963
			△ 1964
			△ 1965
			△ 1966
			△ 1967
			△ 1968
			△ 1969
			△ 1970
			△ 1971
			△ 1972
			△ 1973
			△ 1974
			△ 1975
			△ 1976
			△ 1977
			△ 1978
			△ 1979
			△ 1980
			△ 1981
			△ 1982
			△ 1983
			△ 1984
			△ 1985
			△ 1986
			△ 1987
			△ 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2021
			△ 2022
			△ 2023
			△ 2024
			△ 2025
			△ 2026
			△ 2027
			△ 2028
			△ 2029
			△ 2030
			△ 2031
			△ 2032
			△ 2033
			△ 2034
			△ 2035
			△ 2036
			△ 2037
			△ 2038
			△ 2039
			△ 2040
			△ 2041
			△ 2042
			△ 2043
			△ 2044
			△ 2045
			△ 2046
			△ 2047
			△ 2048
			△ 2049
			△ 2050
			△ 2051
			△ 2052
			△ 2053
			△ 2054
			△ 2055
			△ 2056
			△ 2057
			△ 2058
			△ 2059
			△ 2060
			△ 2061
			△ 2062
			△ 2063
			△ 2064
			△ 2065
			△ 2066
			△ 2067
			△ 2068
			△ 2069
			△ 2070
			△ 2071
			△ 2072
			△ 2073
			△ 2074
			△ 2075
			△ 2076
			△ 2077
			△ 2078
			△ 2079
			△ 2080
			△ 2081
			△ 2082
			△ 2083
			△ 2084
			△ 2085
			△ 2086
			△ 2087
			△ 2088
			△ 2089
			△ 2090
			△ 2091
			△ 2092
			△ 2093
			△ 2094
			△ 2095
			△ 2096
			△ 2097
			△ 2098
			△ 2099
			△ 2100

羅忠節公年譜下卷

五年乙卯四十九歲

正月初四五至十八九日連攻九江城賊負固不出時武昌告急曾公所部皆楚人多主回援者先生以大軍一動則江西不復可支湖南北終受其害不如以一軍牽制賊勢而分軍回援武昌曾公亦以爲然時胡文忠公林翼以援楚自任曾公揀諸軍以五千人隸之而飭彭公玉麟悉率水師之在外江者退保武昌比胡公等軍至武昌已陷

胡公遂駐洪山彭公以水師駐金口而曾公馳往江西收
集水師之在內湖者進駐屏風賊亦以舟師駐湖口與我
軍相持時湖口以下賊勢蔓延無官軍堵剿賊由皖南分
股趨浮梁進陷饒州府曾公方駐南昌與江西巡撫陳公
啟邁會商檄先生率所部援饒州九江圍攻事宜專責成
塔公二月二十八日先生遂由九江拔營回江西省城與
曾公面籌方略而饒州股匪已進陷弋陽因渡章江而東
趨貴溪時先生分所部湘勇爲三營自將中營李公續賓

將右營蔣公益澧將左營唐公訓方率常甯勇隸先生從
征三月二十日行次蓮湖畝東之大水橋賊乘官軍初至
謀悉銳掩襲以三萬人迎拒五里亭別以數千人由弋陽
北門出暗抄官軍之尾先生飭蔣益澧唐訓方堵北門一
路之賊自率中營駐李塘之陳家山賊分隊薄之先生從
容揮軍迎擊殺數百人賊敗潰乘勝追至西江橋五里亭
大股遂爲所截李續賓由大水橋迎上擊之又殺數百人
賊退逼湖汊溺水死者無算湖水爲赤甫收隊傳餐賊復

分三股由北門直抵陳家山東大松林內又分股出西門
遙爲聲援薄官軍一股中復分數股瀰漫遍野先生與李
續賓夾松林南北兩路分擊之賊大潰明日進攻弋陽縣
城時賊眾已多逃者餘匪猶閉城拒守先生至揮眾緣城
上克之賊悉眾奔德興樂平別股有自婺源來者先由德
興趨興安謀與弋陽股匪合攻廣信扼江浙咽喉聞弋陽
股匪敗乃引軍急趨廣信先生進軍興安遂躡賊至廣信
二十四日駐營大路口聞賊已攻陷廣信入據其城明日

進軍城西之烏石山山勢稍高俯瞰城中賊出入無隱先生駐營山下飭李續賓營山之左唐訓方蔣益禮營山之右以防賊之數路夾攻部署既定賊悉眾分門出攻一股出西門徑攻中營以一股出北門繞攻右營以一股出南門繞攻左營先生方督諸軍修築營壘不爲動賊屢衝力竭然後麾大軍乘之賊大奔擊斬無算居民聞官軍勝相率登烏石山大呼殺賊聲震林谷賊氣大沮二十六日引軍攻城賊萬餘分三路出迎又以數千人伏藏樹林深處

以待我師窮追先生登高瞭望知其伏兵所在亦飭蔣益
澧以左營伏右路高岡下時德安合劉希洛以平江勇八
百人至軍助勦先生令率所部踞右路平岡列陣以待合
諸軍皆不得出營誘賊近前然後接戰又擇精銳之勇爲
四隊潛往截其埋伏之路賊之三路來者見我軍不動不
敢前相持兩時之久先生督中營由中路出衝之唐訓方
從中路之右出以顧右路李續賓從左路出逼近賊前列
陣山岡又相持久麾旗進三營迅起乘賊大敗之劉希洛

蔣益澧皆從右路繞出賊之藏伏樹林者反爲我伏兵所襲諸路之賊四散其竄入城者爲諸軍所乘死無算賊以大礮迎擊官軍之追賊者反自斃其入城之賊已而大雨如注溝澮皆盈城上大礮不能施官軍四面薄城城外之賊不能復入先生度賊必宵遁夜擇敢死士四路巡邏二十七日復引軍攻城城中賊開東門遁去時賊驟陷廣信居民多不及避殺戮甚慘次日先生引軍至凡三日復其城斃賊尤多廣信士民歡舞歌頌先生所至皆焚香迎拜

先生召見士紳慰免以忠義出示令行團練法以自相保衛修復譚文節公祠以是年死事上饒縣知縣蔡中和以下十一人埶祀有記存集中游鵞湖書院與諸生論學甚懽比先生拔營行士紳送者無不感激流涕云是時賊自廣信竄浙江開化縣之華埠旋竄入徽州浙江巡撫札調先生赴浙防堵先生以廣信江浙咽喉東南大局所係未便遠往援浙而弋陽敗賊適竄擾樂平德興一帶四月十五日追賊至德興收復縣城弋陽廣信兩股復合據浮梁

之景德鎮自弋陽敗回者由德興駐樂平之湧山攔入景德鎮旋屯聚浮梁城外深溝高壘以自固自廣信敗回者由開化出德興樂平盡聚景德鎮設立關卡拒抗官軍先生以五月初二日駐營景德鎮上五里村賊聞先生至皆避去先生以景德鎮爲廣饒門戶東控徽甯遂進駐景德鎮意圖進剿徽州之賊庶江浙兩省肘腋之患悉除請於江西巡撫暫駐景德鎮以觀變訪知積匪洪茂春朱木匠張景安詹四美余顯亨戴華章江崇愷及監生朱克俊等

皆勾結賊匪爲之耳目受僞官糝括百姓財賄以媚賊因
與浮梁都司定凱設法捕得之悉斬以殉會湖北崇通股
匪攔入江西攻陷義甯州城江西巡撫遣都司吳廷光往
援全軍殲焉廷光驍勇江西所恃獨此一軍南昌震動曾
公急檄先生回駐省垣以衛根本而令李公元度以平江
勇二千餘人援義甯六月初五日馳抵南昌沿途感暑吐
泄並作未嘗休息江西巡撫欲先生援攻義甯曾公方以
進攻都昌合水陸之師駛出湖口爲意欲先生暫駐省垣

卽回南康商度機宜先生上書曾公以爲今日之憂不在湖口之難復而在湖口之難守賊上踞武漢下踞金陵相爲犄角湖口逼近江面賊所必爭得湖口必分兵以守與賊相持無已非長策爲今之計當以復武漢爲要著義甯當江鄂之衝尤江西腹心之患必以急攻義甯爲規復武漢之本因請先以義甯自效於是先生遂率諸營進攻義甯七月初五日駐營梁口探知義甯有南北二道南路隔脩河阻水當從北路入北路亦有二道一由南嶺踰嶺以

攻鳳凰山賊巢其路較捷而山徑崎嶇其險隘處僅容一人一騎悉賊斬斷其路設柵拒守必至爲其所扼一由梁口達四都從老莊裏西門坑以攻義甯州西門其路較平遂決計從四都進攻賊復從梅嶺而下掩襲官軍至抱子石分兩支一支循修江南岸而下直逼官軍分三路排列一支循南山而下潛行林閒掩旗息鼓以抄官軍之後先生飭李續賓唐訓方從營後繞出山阜以爲奇兵而擊循山之賊又令訓方分所部二哨埋伏山阿以備策應先生

與蔣益澧列陣營前以作正兵而擊沿江之賊部署既定
令諸軍士解甲釋兵坐地休息相持一時知賊之力已竭
突起乘之賊潰續賓訓方等從山後抄出賊以一支循山
抄我之尾續賓等軍反抄其後賊亦亂官軍乘勝追擊之
斃賊六七百名四面堵截賊泗脩河而渡溺斃者尤眾十
二日進駐老莊裏下之棋盤嶺探知入義甯又有二道一
由棋盤嶺經杭口過雙井可攻州城之西門擺正道也一
由棋盤嶺經乾坑過小南嶺鰲嶺可攻州城之西門間道

也南嶺鰲嶺各高二里許羊腸鳥道盤旋而入賊以其險無重兵據守聞官軍駐棋盤嶺皆趨杭口以圖阻截官軍進攻之路先生得州舉人李炎爲嚮導潛登小南嶺瞭望形勢以爲鰲嶺爲州城屏蔽賊踞之則杭口一路可以間道橫截我據之則可以俯瞰州城居高以臨下幸賊皆屯聚杭口鰲嶺可以乘虛而入因詭言明日進攻杭口而與李續賓等大軍徑趨鰲嶺度杭口之賊必乘其後恐賊多難以抵拒密令蔣益澧以所部扼守乾坑隘口方可以寡

制眾復飭李杏春與蔣益澧相機調度其間有小路可達杭口亦分兵扼之以防賊之閒道各軍掩旗捲旆徑度小南嶺望鰲嶺直馳時賊以一營守鰲嶺聞官軍方攻杭口不設備皆枕藉酣臥忽見官軍至紛然四竄官軍擊之斃百餘人因據其巔爲營蔣益澧至乾坑賊躡其後追之以大隊逼坑左以精悍之賊搗坑右又有賊二千餘由小路踞乾坑山脊以臨之蔣益澧已先據乾坑之隘旂幟閒雜林中使賊莫測其虛實因與李杏春誓眾曰今以數百人

抵七八千之賊若不致死命盡殞於此矣勇皆奮唐訓方奮登山上以禦小路之賊蕭啟江助之蔣益澧匹馬當先直擊坑右之賊坑右之賊先敗小路之賊亦爲訓方等所敗中路之賊雖眾而不敢前李杏春知其精銳皆在坑右與山上因督所部直奔中路賊大敗乘勝直追斬馘無算先生已據鰲嶺聞乾坑與賊相持急急馳援而蔣益澧等已獲全勝因會諸軍鰲嶺深溝高壘以自固鰲嶺距州城七里高約四五里其左大山一支蜿蜒而出經六七里結

鳳凰山州城之主峯也鰲嶺之右數峯參天最高者曰雞
鳴峯峭拔無匹盡於州城之西其下卽西門擺城外菁華
之所萃也先生令蔣益澧駐嶺之左以防鳳凰山之一路
唐訓方駐嶺之右以防雞鳴山之一路鰲嶺中發一支數
峯蟬聯初峯下峻而上平可以四應先生自率中營駐之
其次嶺長而脊瘦廣約二丈許李續賓駐之列營若長蛇
又前一峯高而銳與城北之鳳凰山相埒建望樓其上賊
之來蹤莫能遁兩面峭立左右有坑深莫測由嶺踰坑以

登兩支絕頂一升一降約二十餘里勢險絕攀援乃可上
大軍駐此賊來攻甚難官軍攻州城則有建瓴之勢賊深
忌之十四日賊悉眾四五萬人用五鼓襲擊官軍分五路
一路萬餘人從鳳凰山而下直抵南嶺大山相連八九里
之遙勢若撲我左營一路萬餘人從西門擺登雞鳴峯之
頂亦七八里之遙如兩翼分張遙相搏擊中路由西門坑
人者復分三路一路由兩坑之會合處跨嶺而上約萬餘
人直抵銳峯望樓之前以號召兩翼之賊一路約六七千

人從坑左大路而上多精銳直抵中右兩營之左一路從坑右小路埋伏樹林中冀攻中右兩營之右先生飭唐訓方攻右路蔣益澧攻左路分中營前右兩哨與右營左哨擊右坑之賊卽登雞鳴峯上分路以截賊之尾分中營左哨與右營之右後兩哨擊左坑之賊卽分勇登鳳凰山脈以截左賊之尾飭右營前哨聚立銳峯以擊望樓下之賊中哨相爲接應時所部不及賊眾十分之一先生以地勢可憑謀一舉蹙之部署既定戒諸軍無輕動待賊近逼營

前而後分路進攻庶足以致其命賊見官軍伏營不出疑爲弱自恃其眾直薄營前左坑之賊火箭火彈已近及營先生所部署諸哨整隊大呼而出其在鳳凰山脈者從橫脊馳下截之左坑賊先潰望樓下之賊聚立山頂無餘地自容各勇從樓邊掌旗而下賊奔退墜崖自壓覆死者數百人官軍乘勝追之兩路之賊駐旗於兩坑會合處意待官軍前進坑右之賊得從而截之而坑右伏賊已先爲官軍所襲尾追而出竟截坑左賊尾上下夾擊斃賊千五六

百人其鳳凰山上大股見左坑賊敗官兵窮追思欲循山而下以橫截之而左坑賊數百奮躍登山冀與左路會令共相堵禦左坑跟追之勇亦捫石攀藤而上牽連以逐之賊不能阻蔣益澧率所部纏南山大嶺橫過直逼賊前左坑之勇復自下而上以截殺之賊下坑則爲官軍所截欲逃脊東則爲大河所阻惟直望鳳凰山以奔諸勇又追殺二千人敗賊悉竄城中右路之賊排列雞鳴山上見各路兵敗官軍窮追不敢歸城惟踞峯巔以待官軍以數十

人誘之乃循崖而下徐度數峯冀撲唐訓方營訓方奮力
迎殺賊敗疾登峯巔官軍猱升而上復尋閒道以分抄之
賊竄急反從峯側以走官軍反出峯上連殺數百人先生
所部署擊右坑諸哨從雞鳴峯下循脊分道以抄之李續
賓又從雞鳴峯左繞道以截之賊左右竄悉遇官軍官軍
所斃及墜崖死者三千餘人是役也賊傾城以出杭口小
南嶺諸處皆設伏謂俟官軍敗數路橫截可以百不失一
而先生以二千餘之眾斃賊六七千人出奇制勝所向無

前賊氣大挫所在驚擾無固志十五日因飭蔣益澧率所部登鳳凰山一帶以觀城東北之形勢唐訓方率所部登雞鳴山一帶以觀西門擺之路先生與李續賓由西門坑審視復分登左右各山以望賊見官軍將次薄城以數千人紮鳳凰山巔阻我左路以數千人聚西門擺山坡阻我右路其中路西門坑於兩山之交會處設卡三重橫跨溪上各高丈餘分萬餘人以守官軍突與相遇乘勢前進緣兩岸之峭壁擊之賊見官軍速進皆奪氣所設諸卡盡破

之乘勝追至西門城下悉焚江邊賊壘無一存者左路鳳凰山之賊見中路諸卡破不能自持紛紛下竄官軍奮臨其巔悉焚山下賊營右路雞鳴峯官軍見兩路並進乘勢搏戰殺三百餘人賊所設西門擺望臺木城悉毀城中之賊閉門以守是夕棄城遯江西巡撫奏先生功

詔加布政使司銜先生以武昌東南要害在所必爭而崇陽通城興國大冶率爲賊之巢穴湖南江西均受其害謀欲出崇通以進攻武昌上書曾公極言長江要害凡四一曰荆

州西連巴蜀南並常澧自古以爲重鎮一曰岳州湖南之門戶也一曰武昌江漢之水所由合四衝爭戰之地東南數省之關鍵也一曰九江江西之門戶此四者皆賊之所爭也今九江與賊相持而賊又已上據武昌失長江之關鍵崇通一帶羣盜如毛江西之武甯義甯湖南之平江臨湘巴陵均無安枕之日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爲今之計惟有率南康水師與潯城陸師合力以攻湖口橫踞大江截賊船之上下更

選勁旅掃通城通山崇陽興國之賊乘勝合攻武昌武昌
復外江水陸之師沿江直下與內湖水陸之師相爲聯絡
九江可不攻自下兵家之勢固然也先生因移營杭口聽
候曾公進止時李元度攻湖口急謂旦夕可圖克復曾公
因檄先生至湖口相度形勢並面籌進剿機宜先生單騎
赴南康遂由屏風至湖口見石鐘山賊壘憑高而堅外江
水路尙爲賊據因言湖口未易猝復統籌東南大局必平
崇通復武漢以成建瓴之勢天下事乃可以有爲曾公因

奏令先生回援武漢兼以彭三元普承堯所部竇勇隸之
合五千人而劉公蓉亦自南康大營隨先生行先生令李
公杏春分部中營令劉公蓉分部右營進規通城九月初
五日進次通城東南山下先生自率親兵數百人沿城近
處審度形勢以規進取賊初據通城四五百人而義甯州
敗賊尙萬餘人屯聚崇陽之桂口聞官軍進勦通城亦分
賊來援於城西門外築大木城二座抗拒我師見先生登
山瞭望所帶兵無多急出薄之先生令軍士席地坐無敢

動賊漸沿山呼譟而登因回旗擊之斬賊將三人賊大奔
明日先生親率中營攻城之西南分遣彭三元普承堯攻
城之東南唐訓方蔣益澧攻城之東北李續賓劉蓉李杏
春分擊城外賊壘悉破之縱火焚燒時城中諸門皆閉惟
留西門以通賊壘留北門以通桂口之路城外敗賊爲諸
勇所截無可逃者爭由二門奔入城中官軍因尾追之相
與奪門而人東南路攻城者亦攀援而上大呼殺賊城中
之賊挺而走險盡從北門峰擁而出與官軍出城者互相

擁擠官軍亦有受傷者先生分飭各勇伏北門外樹林中俟賊大隊奔出四路截殺飭官軍權退出城以誘之內外堵擊鮮得脫者湖南巡撫駱公秉章奏先生克復通城功

上嘉其勞

賞給白玉翎管一枝綠玉四喜搬指一個荷包四對火鏢一把
十一日進攻崇陽之桂口桂口爲湖北南岸巨鎮西南可以窺岳州東南可以窺義甯賊自義甯敗竄後屯駐於此尙萬餘人意圖復襲江西以援通城再爲官軍所敗不復

能自振聞官軍至悉竄入崇陽先生以桂口三省要害命
平江勇之會攻通城者李源濬何忠駿黃策榮方城等因
賊舊壘駐防桂口復調劉騰鴻所帶湘勇五百以益之爲
江楚保障且以壯後路聲援十四日進次崇陽之烏龜石
遣李續賓劉蓉由烏龜石渡江前進蔣益澧居後以防賊
之抄尾沿江東岸而下於賊所搭浮橋東偏駐營以截賊
入通山之路先生與李杏春彭三元由烏龜石沿江西岸
而下普承堯唐訓方居後以防賊之抄尾繞道出城之西

北逼近城外賊營半里許駐營賊以官軍初至急出六七千人分兩路來撲一由山脊直攻大營一由城西迂道以抄官軍之後先生令諸軍賊不逼營不可與戰移時賊逼愈近先生率所部破山脊而下彭三元從左路堵之兩路之賊皆敗李杏春由江岸下繞賊壘以截賊之歸路賊不敢復入營壘唐訓方普承堯從後逐之賊繞城西北冀由東門渡江以逃李續賓劉蓉蔣益澧適自東岸堵擊而來賊悉入城閉門以守復出城以千餘人掘修壘外壕溝先

生沿江審視聞城內人聲鼎沸顧左右曰賊誼如此將遜
矣佯爲修壘以示堅守耳因密令各營派勇分數十隊暗
伏兩岸要隘又令敢戰之士數百人用夜半負沙囊雲梯
薄賊壘緣壁而上焚其營帳火光燭天兩岸伏兵見賊壘
火起環呼殺賊城中賊大亂遽開北門遁伏兵截殺千餘
人餘賊皆竄蒲圻凡攻崇陽一日復其城是時江公忠濟
駐營羊樓司以遏賊上竄岳州之路與賊戰軍敗死之先
生懼賊乘勝上犯湖南遣李續賓劉蓉蔣益澧唐訓方普

承堯各統所部駐羊樓崗之西以遮賊上竄先生與彭三元李杏春三營暫駐崇陽以資彈壓崇陽士紳以偽總制楊萬年方據梯木山距城三十里當剿絕之二十三日飭彭三元李杏春由塘泥嶺進攻梯木山焚其巢殺賊數十人忽報偽翼王石達開率悍賊六七千人前至壕頭埠杏春三元等謀分三路迎擊之斃賊八九百人因營壕頭埠壕頭埠四面皆山官軍以賊方敗竄不爲意就平地爲營期明旦還崇陽是夕彭三元以孤軍深入無後繼慮賊大

至包山以襲我軍宜乘夜回崇陽幸得自全李杏春持不可旦日翼賊大隊至台二三萬人李杏春彭三元左右拒戰賊來愈眾環之數重三元左耳受礮子傷血淋漓血戰益力日暮回營環顧四山賊營屯聚歎曰孤軍援絕而賊勢如此吾有死而已二十五日賊悉眾撲營杏春三元等方出迎擊而賊已分股自後撲入三元營三元回救賊追戕之杏春馳至營前復被害其弟光熾亦力戰死之先生先夕聞三元被圍狀率勇往援已無及矣時僅餘中營三

百餘人卽夕馳駐羊樓崗與諸軍會招集諸潰勇訊知哨長先逃者一人臨陣棄主將不知救護者二人劉公蓉曰軍法不行久矣釋有罪弗誅無以懲後因斬以殉先生自起一軍與賊數百戰未嘗敗衄至是有壕頭埠之挫簡軍勵兵戮有罪者三人士卒皆知軍法以義憤相激人忘其敗矣初先生謁會公南康瀕行會公謂曰君所部五千人而賊眾常數萬是可合不可分分則不足以支大敵先生追念會公之言以書自引答曰公神人也不用公言以有

此耳先生甫移營羊樓崗賊聞官軍敗謀急躡之適韋逆昌輝大股至蒲圻合翼逆大股及崇陽敗賊徑趨羊樓崗爲二大支一支薄山而下踰田隴復分三支薄官軍之右是爲賊之正兵一支捲旗息鼓埋伏七里坤各山內是爲賊之奇兵先生飭劉蓉擊田隴賊陣之腰李續賓從石山繞出抄田隴賊之尾唐訓方以三哨當田隴之賊以二哨搜其營前山內之伏普承堯分爲二路以搜七里坤諸山之伏而先生所部中營憤欲出殺賊因使之策應各路賊

見訓方所部兵少專力直攻訓方按兵不動相持久始起薄之劉蓉復從中段截之賊亂反旂走爲諸軍所包不得出回奔山上李續賓已先繞至山巔截殺之賊之正兵大敗其伏於山內者普承堯督兵進攻中營策應之師從右路繞出山巔承堯從山下蹙之賊之奇兵亦敗先生曰中營敗後得此一勝軍氣庶幾復振矣十月初三日賊復由楓樹嶺雷家橋循七里坤東路來犯分股由千嶂嶺張鼓嶺踰山而來排列營北山巔韋逆昌輝張繼設蓋於上俯

敵官軍又分股由港口驛循中港而來排列營西葉家山
上牽制西面諸營東路大股進薄官軍復分三路一路從
山脊而上直逼右營一路據麥園防中營之橫截一路登
小石山以撲左營李續賓循山下擊山脊之賊先敗蔣益
澧分左營爲二以一支奮登小石山以一支繞山北抄之
賊眾大潰先生亦自擊敗其中營時劉騰鴻所部之湘勇
亦適調回與劉蓉普承堯等分擊營北及葉家山之賊皆
敗之自是不敢復犯官軍矣先生乃調六溪口官兵三千

二百人謀進攻蒲圻時賊守蒲圻尤嚴鳳凰山及南門豐樂門外環築大營設立石卡以扼入城之要路北岸爲木城四座以通咸甯武昌之賊河面造浮橋以通來往先生以重險難越乃開道出公安畷進踞鐵山臨城西北隅賊壘遽失其險鐵山高二里綿亘數里與豐樂門之雞冠山相值其東南爲鳳凰山西北爲寶塔一帶諸山形勢雄險先生駐營山脊俯瞰城中分營駐山之左右以便分路進攻念官軍野戰則易於取勝攻堅則受傷必多日出兵誘

之賊不爲動二十一日先生乃與劉公蓉攻南門外賊壘
李公續賓攻豐樂門賊壘蔣公益澧唐公訓方攻五嶽觀
賊壘普公承堯劉公騰鴻等駐寶塔諸山截河北之賊兼
以攻城賊盡銳拒守官軍攻壘卡者皆仰攻攀援而上賊
俯禦之多傷戰久不利先生與李公續賓劉公蓉蔣公益
澧等駐山坡據險休息相與誓曰今日不破此壘賊勢必
張須一戰勝之而後已因復戰劉蓉弟劉蕃親督兵攬稻
草柴薪燒賊壘身先士卒直薄賊柵中礮子傷而斃諸軍

繼之拔草薪以前縱火焚燒賊眾始亂乃乘機奪柵以入
蔣益澧亦乘之騰踏東岳觀賊壘以入唐訓方亦毀河邊
之壘賊大潰劉蓉以兵四面環擊之斃賊數百人先生乃
悉銳攻其南門之壘李公績賓亦急攻其豐樂門外之壘
賊見壘卡皆失無鬪志諸軍乘之以入斃賊三千餘人於
是環城之五壘及石卡重重盡爲官軍所破是夕李公績
賓以百餘人踞雞冠山頂俯驚賊營蔣益澧督所部從鳳
凰山而下防賊南竄崇陽之路普承堯劉騰鴻督所部駐

城西門外山上賊莫測官軍所由入
薄城緣雲梯而上賊盡從北門出自
圻克復時湖北巡撫胡公林翼亦以
生相得權甚石達開聞蒲圻爲官軍
入江西義甯江西之賊益劇十一日
賊擁城自固蒲圻敗賊亦先後屯聚
諸營會攻賊膽落奔潰追十餘里遂
南諸城皆無賊蹤十四日進至山坳

官軍一擊破之十七日進駐紫坊與巡撫胡公大營會合
先生卽往見提督楊公載福於金口商度進剿機宜二十
八日與胡公分路進兵先生率湘勇三營從東路駐營洪
山南岡胡公率所部及普承堯唐訓方諸營由中路出省
城之南駐營隄上合九谿營兵出西路駐營金口爲犄角
兼護水師時賊於武勝門之唐角築壘二以通興國大冶
之賊鮎魚套口白沙洲築壘二以護江面賊船望山門外
八步街口築壘二防西路京口之師中和門外十字街口

築壘一防中路隄上之師小東門外築礮臺一東西附城
坡上築大石壘一高與城等與十字街口大壘相對阻東
路洪山之師又築二小壘聯絡於二大壘之間使中東二
路不能相通先生方駐洪山修築營壘適胡公隄上師至
賊遽集白沙洲八步街口諸壘賊二萬餘人從十字街衝
擊官軍胡公麾諸軍擊之賊敗退旋出搦戰如是者數次
先生乃與李公續寶馳赴之息鼓捲旗啣枚疾走至賽湖
隄邊分爲二路一由隄上直攻附城大壘一由隄下踰溝

越溪經湖中澗處以攻十字街口之壘普承堯唐訓方見
湘勇援至卽佯敗反旗而走賊不虞先生乘其後縱追官
軍普承堯等回旗迎擊先生已率師抄出壘北縱火焚燒
遂破其十字街口一壘賊之追官軍者無路可歸官軍蹙
之盡殪附城大壘之賊見官軍進攻遽合二小壘賊出營
堵禦官軍擊之賊大敗歸壘遂乘之以入賊皆縋城上毀
其附城大壘並二小壘破之武昌東南賊壘皆盡先生與
諸將議曰武昌城大可襲攻必悉毀其附城賊壘而後官

軍可以薄城又賊西路八步街口二壘爲我陸營通江要
路守之則我之軍糧無由而達北路塘角二壘爲賊通興
國大冶要道守之則賊之軍糧無由而斷十二月初二日
先生於鮎魚套港內搭造浮橋率兵直攻八步街口二壘
以奇兵逼望山門襲壘之後壘高而固官軍盡銳薄之立
平其二壘西路賊壘亦盡初六日遂分兵薄城胡公攻城
西北先生攻城東南大東門礮臺踞蛇山脊不能掘壕官
軍乘閒以雲梯薄城緣而上縱火城上延燒礮臺火藥城

中大亂賊悉精悍堵禦官軍屢登城闕皆爲賊所阻莫能
進多負傷者賊從塘角經沙湖尾謀乘官軍之怠擊之官
軍分駐小龜山雙鳳山並力抄擊截殺數百人賊大潰初
十日遣李公績賓攻塘角賊壘三面圍攻李公親督兵從
礮石中衝入緣柵上奪入賊壘適以火箭延燒賊營火藥
賊驚潰官軍復從壘中出追擊之乘勝沿江而西毀其漢
陽門外一壘賊所設船廠在壘旁盡焚之殺千餘人城上
之賊見官軍轉戰西北沙湖來路空虛由城竄出截其後

李公急反旂回據小龜山以待先生督所部由小東門城下截出與李公夾擊復殺數百人由是環城西北賊壘皆盡無一存者先生以初六日攻城勇多傷堅城仰攻非策也謀引賊出城擊之以挫其鋒十一日遣李續賓劉騰鴻出據小龜山上賊以大隊乘之小龜山前有石山附近城跟賊復繞出石山之右謀截官軍先生急分兵趨石山伏山左右以待李續賓衝山而下分三隊各爲一字陣排列沙湖涸處前隊進戰中後隊按旗不動前隊退則中隊進

中隊退而後隊又進循環不已賊久戰疲忽分大隊由城
跟出右山包抄中營之伏於山右者挺出迎戰賊反走伏
山左者截之斃賊千餘人賊見抄後之師爲伏兵所敗急
以大眾衝其伏伏兵佯敗賊乘勢窮追伏者回殺先生隨
出兵截之斃賊又七八百人賊拒城以守乘夜於望山門
外修葺石壘二重十八日胡公飭中路各營塌破其前壘
賊復加修次壘高與城等先生以白沙洲賊壘尙存謀並
攻之二十日分三路進攻中路各營攻白沙洲之壘湘勇

左有二營攻望山門外之壘先生率中營攻大東門復分
兵踞小龜山防塘角之賊各有斬獲二十三日遣李公續
賓出窰灣百眼橋一帶截賊饒道賊出七八千人由塘角
經小龜山沿湖下以抄其後先生飭劉騰鴻蔣益澧等出
洪山之東自率中營出洪山之西前後夾攻賊大敗殺千
餘人賊自此餒甚擁城自固不敢出隊矣

六年丙辰五十歲

正月十二日先生移營洪山絕頂畱後右各營仍駐南岡

以成犄角之勢先生度賊必乘夜撲營每夜遣兵偵探十
三日夜半賊果以千餘人來襲突與官軍遇敗之明日飭
劉騰鴻登雙鳳山擊大東門之賊賊以千餘人縋城又於
小東門出手餘人抄後先生自率中營迎之從湖涸處分
二支繞賊左騰鴻亦分二支繞賊右四路夾擊斃賊六七
百人城中賊由漢陽門出數千人繞沙湖之尾來援李續
賓蔣益澧等由小龜山直逼沙湖敗其援師二十四日夜
賊千餘人來撲中營猝抵營前幾登牆矣官軍以大石擊

之三
之先登者皆殪嗣是每夜來擾二十六日夜先生密遣兩
軍分伏來路之左右賊果以千餘人來襲既過而後起截
之斃賊數百人賊連夜皆敗不復敢襲營矣二十八日賊
復出數十旗誘官軍官軍不爲動賊忽於塘角出千餘人
從隄上牽制左營又於大東門小東門出千餘人直撲洪
山頂何紹彩之營先生率中營從城跟包繞賊反居其中
四面夾攻斃賊六七百人二月初三日賊以官軍數緣城
跟抄擊出數百人掘賽湖之隄以斷城跟之路先生飭劉

騰鴻馳擊以鷹嘴閣下有伏賊別遣一軍護其後賊於隄上迎戰官軍分三路抄之乘勝追越鷹嘴閣賊復以千餘人伏十字街口長虹橋下溝內城中賊見官軍寡急以大隊分三路一接應鷹嘴閣伏賊一出長虹橋助戰又以一支渡鮎魚套循隄而上於長虹橋對岸隄上列陣以待官軍抄至長虹橋突遇賊伏起劉騰鴻方與鷹嘴伏賊戰不能往救幾不能支乃督軍立於橋南用礮轟之傷賊頗多適各路援兵俱至賊大敗走入城初九日湖廣總督

官文公命水陸各軍南北夾攻先生飭各營製長梯三百架多備土囊沙袋稻草填城下之溝又置大礮山巔轟擊之分兵進薄四城暗遣健卒負長梯至城下寂無聲凡列三十架緣城上賊始知之礮石俱下先登者皆傷又有從而繼登者至日夕乃罷自是連日攻城賊負固相持不敢出先生以下游青山窰灣一帶爲陸路接濟賊糧之道擬分數千人駐紮其地以斷絕之窰灣在沙湖尾湖水所經建石壩以通江隄先生與李公續賓先往相度率數百人

橫列隄上又以數十人沿江上觀賊泊船處賊四五萬人由武勝門出橫亘六七里前隊八九千人直逼隄下先生以寇眾我寡隄廣不能戰必據險乃可乃退駐港左賊亦進薄之列於港右先生預以鎗礮手百餘人伏港低窪處令官軍反走賊追之急甫至壩鎗礮齊發先生回旗擊之賊大敗適各路援兵亦至凡斃賊五六百人而賊先分兵駐紫金雙鳳諸山見官軍赴窰灣度其不能遽歸盡由武勝門城跟萃於紫金山下謀徑赴洪山大營蔣益漣督兵

禦於山右劉騰鴻禦於山左時騰鴻全隊駐小龜山賊不
得踰小龜山而上乃由紫金山之南橫出小東門與大東
門之賊會又衝而上各營橫截之以數千餘人禦賊數萬
賊終不能逞密灣官軍歸者又往會擊賊大潰入城二十
三日賊數百人復出小龜山大東門搦戰先生令所部分
應之小龜山賊遁官軍追之因駐其山以待賊復由塘角
出二萬人列沙湖溝之北分軍登紫金山從沙湖之隄上
與官軍相持先生乃自督軍先擊退大東門之賊飭劉騰

鴻等同踞小龜山用劈山礮擊隄上之賊又分兵奮登紫金山賊遁歸溝內而排列溝北者如故復據紫金山及隄上搦戰官軍冀誘賊踰溝復令數百人追隄上之賊至紫金山下溝內之賊見追兵寡果踰溝來抄先生督大隊分路應之橫截紫金山之賊賊悉爲官軍所包大亂斃六七百人二十五日遂分湘勇右後二營移駐密灣二十六日先生親往密灣與李續賓劉騰鴻等巡江畔以圖截賊糧道賊由武勝門出萬餘人與我軍力戰隄上殺賊數百人

追抵城下賊閉門自固先生率所部繞城審視以定進攻之策從大東門至塘角賊無有出迎戰者時江西吉安失守瑞臨撫建皆爲賊據曾公屢檄先生回援江西先生上書曾公言今歲之圍武昌與去歲之圍九江形勢不同去歲圍九江江面非我有也北岸非我有也卽南岸東路之湖口西路之瑞昌興國皆非我有也卽令攻九江破之亦一孤城耳今歲攻武昌北岸爲我有南岸爲我有江面自沌口而上皆爲我有所未合圍者下游一面江路耳現派

李迪菴劉峙衡紮營窰灣斷賊青山陸路之糧楊厚菴軍門已料理水師下泊樊口斷賊水路之糧孤城定難久踞俟水師一炬之後大功幸成回援江西易易耳卽不然當令迪菴峙衡與普欽堂寶勇由武昌攻大冶興國乘此入江境以復武甯俟麾下之命澤南仍率所部駐洪山與賊相持天假之緣武漢克復當與大營會於潯城或一時不能得手亦必與此城相終始天下之事在乎人爲決不可以一時之波瀾自灰其壯志也蓋公以武漢繫天下大局

方與楊軍門議斷賊水路接濟力圖攻復兩城始定回援江西之計二十九日夜有大星隕於西北三月初一日大霧漫天咫尺不能辨初二日賊出千餘人焚小龜山下民房先生派兵迎剿自率中營陳於大東門外田壠見小龜山賊敗繞城截之賊窺守營兵無多開大東門出隊萬餘人掩旗息鼓疾趨撲營又一支由小東門出以禦我接應小龜山之師又一支由中和門出從賽湖隄包抄而來約二萬餘人漢陽之賊亦進江攻胡公隄上大營彼此牽制

不能相救先生勒馬迎戰歷二時之久先是先生與諸營約賊大隊出卽以白旗標示各營各營見白旗皆趨救中營守營兵並力衝殺賊大敗乘勢追至城下環城鎗礮如雨有小子中先生右額傷甚血溼衣裾猶力戰逾時而歸劇甚日夜危坐不眠與在營諸將議攻城方略初五日日占忠義祠楹聯授左右書之初六日病益甚不能起口誦誦念時事無一語及其私忽睜目指几席間意欲作書左右濡筆伸紙以進先生仰臥書曰願天再生幾個好人補

偏救弊何必苦限此蚩蚩又書曰亂極時站得定纔是有
用之學初七日神散氣喘自知不可爲適胡公來視先生
張自言曰武漢自古用武地賊必死守不力戰恐荆襄岳
鼎均無乾淨土矣初八日早汗出如瀋握胡公手言武漢
未克江西復危不能兩顧死何足惜事未了耳其與李續
賓好爲撐持言未畢而目瞑胡公具先生死事狀奏

聞奉

上諭胡林翼奏道員力戰受傷殞命懇恩加等賜卹等語布政

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以在籍生員倡率生徒辦理團
練嗣因楚省賊氛猖獗率其鄉人自効戎行轉戰湖南江西
湖北等省大小二百餘戰克城二十朕嘉其忠義奮發屢著
偉績由訓導超擢道員加布政使銜方冀其攻復武漢殄滅
逆氛克膺懋賞茲因攻勦武昌乘勝追賊直逼城下受傷殞
命覽奏之餘深堪憫惻羅澤南著加恩照巡撫陣亡例賜卹
伊父羅嘉巨著賞加頭品頂戴伊子羅兆作羅兆升均著賞
給舉人一體會試以示朕褒恤蓋臣至意並著於湖南本籍

及湖北江西地方建立專祠其湘鄉縣士民弁勇打仗陣亡者著一併入羅澤南本籍專祠以慰忠魂欽此旋奉

旨予諡忠節

今上初元命湖南巡撫遵員赴本籍家祠 賜祭先生所著有周易附說讀孟子劄記西銘講義小學韻語人極衍義皇輿要覽及詩文集八卷其言語行事散見於諸家者則有同邑楊昌濬尊聞偶錄甯鄉劉典從戎日識湘陰郭嵩燾思舊錄及先生所著家訓亦足以見先生